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曹雪芹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清） 曹雪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平）32.25（精）32.125插頁（精）4頁
1981年7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數（平）25,001—32,600（精）1,001—7,400
總一書號：10186・274　定價：（平）6.75元　（精）7.65元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鈔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二五毫米寬一三二毫米

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本序

馮其庸

現在國內所藏《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早期抄本共有十種〔一〕，另有一種木活字本俗稱程甲本，其底本也是一個脂硯齋評本。合計起來脂評系統的《石頭記》，共有十一種之多。這十一種本子，惟獨過錄己卯本已確知它的抄主是怡親王弘曉〔二〕，因而也可大致確定它抄成的年代約在乾隆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之間〔三〕。其他的各種抄本，至今都還不能確知它的抄主和抄成的確切年代。即此一點來說，這個己卯本也就彌足珍貴了。

己卯本名稱的來歷，是因爲在這個抄本上有『己卯冬月定本』的題字，所以簡稱『己卯本』。己卯是乾隆二十四年，當然這個年份是指底本的年份而不是現在這個本子抄定的年份。

現在所知己卯本最早的收藏者是近人董康。董康字授經，別署誦芬主人，清末進士，著名法學家，卒於

〔一〕現在國內所藏的脂評系統的早期抄本，計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冬月定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秋月定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戚蓼生序南京圖書館藏本》、《夢覺主人序本》、《舒元煒序本》、《鄭振鐸藏本》。

〔二〕現存己卯本、庚辰本等《石頭記》早期抄本，都是過錄本，本文所用己卯本、庚辰本等名稱，也都是指現存的過錄本，爲省簡故以下不再加『過錄』兩字，本文凡提到己卯本、庚辰本的原本時，即稱己卯原本、庚辰原本，以示區別。

〔三〕詳見拙著《論庚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裏說的抄主，不是指抄寫者，而是指主持抄寫此書及書成後此書的所有者。吳恩裕同志認爲怡親王弘曉本人也參與了此書的抄寫，此說可參考。見其所著《己卯本石頭記初探》，載《紅樓夢版本論叢》，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資料室編。

一九四六年左右。他喜好刻書，所刻多精本。現在我們要調查己卯本在董康以前的藏者已不容易了，連董康如何得到此書的我們也一無所知。董康有《書舶庸譚》一書，一九二九年印，卷四說：

生平酷嗜《石頭記》，先慈嘗語之云：幼時見是書原本，林、薛夭亡，榮、寧衰替，寶玉糟糠之配實維湘雲，此回目中所以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也。

又在《題玉壺山人瓊樓三豔圖》第三首《枕霞閣》詩末自注云：『末聯據原本紅樓夢。』這里雖然前後兩次提到《石頭記》或《紅樓夢》，但顯然還不是這部己卯本。我認爲這時他還沒有收藏這部己卯本，如果已經收藏了，他就會同時提到了〔一〕。

這部己卯本後來歸了陶洙，陶洙何時收到此書的，我們也不得而知，但他在己卯本上有兩段署年的題記，一題『丁亥春』，即一九四七年，另一題『己丑人日』，即一九四九年。或許他收到此書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春天也未可知，因爲董授經恰於前一年死去。陶洙收到此書時，已殘缺得很厲害，據他的記載，此抄本殘存一至二十回、三十一回至四十回、六十一回至七十回，內六十四、六十七回原缺，已由武裕庵等抄補。武裕庵大概是嘉、道時人〔二〕。這就是說，陶洙收藏此書時，實際上此書已殘存三十八回，其中首回還殘三頁半，第十回還殘一頁半，加上武裕庵等抄配的兩回，也只有四十回。

〔一〕今年二月，接到日本友人《紅樓夢》翻譯家、研究專家松枝茂夫先生來信說：『橋川時雄先生曾對我說，他在北京董康先生（已故）家裏看過一部古抄本《石頭記》，「一卷厚大本，不分回的。」這部古抄本《石頭記》，我們至今還未見到，但這也不可能是己卯本，因己卯本是分册裝的，不是「一卷厚大本」，而且己卯本是分回的，不分回的《石頭記》至今還未見過。

〔二〕在六十七回末尾有『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庵補抄』一行字，從『按乾隆年間抄本』這句話的語氣看，武裕庵不可能是乾隆時期人，當是嘉慶道光時人。

陶洙在收到此書后，就進行了校錄補抄，一是補足了首回和第十回的殘頁，二是據庚辰本抄補了二十一回至三十回，三是用藍筆過錄了甲戌本的全部批語和凡例，用朱筆過錄了庚辰本的全部批語，並用甲戌、庚辰兩本校改了己卯本。陶洙進行這項工作，其目的當然是爲了使這部殘缺的書得以抄補齊全；但他沒有想到，這樣一來，就把己卯本的原貌全部破壞了。尤其是他用朱筆校改己卯本的墨抄正文部分，與己卯本上原有朱筆旁改的文字很難悉數區別，這樣就給這部書的研究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這當然是他始料不及的。現在的這個影印本，我們爲了恢復己卯本的原貌，已把陶洙過錄上去的甲戌、庚辰兩本的脂硯齋批語，包括眉批和行間批，全部清除。對於他用朱筆在正文上旁改的文字，凡是能確定是他的筆跡的，也一律予以清除；凡是遇到難予辨別是己卯本上原有的朱筆旁改文字還是後來陶洙校改上去的文字的地方，則一律予以保留，以備研究者們的研究；凡是屬於可以確認是己卯本上的原有的朱筆旁改文字，則全部保留，以存此抄本的原始面貌

這項細緻而煩難的清除工作是由魏同賢同志負責進行的，魏同賢同志清理出初稿後，再與我商酌校定。由於陶錄陶改部分文字複雜，特別是朱筆旁改文字由於朱色受潮退減，原有朱筆旁改文字和陶洙的朱筆旁改文字從朱色上一時很難區別；筆跡上絕大部分是可以區別的，但也有少數單個旁改字或幾個一起的旁改字一時很難區別，凡屬這種情况，我們都予保留，未加清除。

對於這個珍貴抄本，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沒有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一九六三年陳仲竾同志在《文物》上發表了《談己卯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文，打破了這種沉寂，引起了人們對此抄本的注意，但這個研究並沒有繼續深入下去，因而也沒有探索到這個抄本的眞正重要的方面。

一九七五年歷史博物館王宏鈞同志將他早些年前爲該館收藏的三回又兩個半回的《石頭記》抄本送給吳恩裕同志鑒定，經他研究，認爲有可能是己卯本散失的部分，他還發現了此殘抄本上有避諱的『曉』字，因而懷疑這個缺筆的『曉』字有可能是避怡親王弘曉的諱。他將這個想法告訴了我，並約我去北京圖書館查核原藏己卯本。在查核過程中，我們又發現了多處『祥』字的避諱字『𧘂』字。後來又借到了原抄本的《怡府書目》即怡親王府的藏書書目，上面鈐有『怡親王寶』『訥齋珍賞』『怡王訥齋覽書畫印記』等圖章。在這個抄本書目裏，同樣有避諱的『曉』字和『𧘂』字。之後，吳恩裕同志又發現了在三回又兩個半回的殘抄本裏，也有避諱的『𧘂』字，這樣，我們才確定這個三回又兩個半回的《石頭記》殘抄本，確是己卯本的散失部分，而且還進一步確定這個己卯本是怡親王府的抄本，主持抄藏此書的人當是怡親王弘曉。

這是《紅樓夢》版本史上的一次重要發現，這個發現的首創者是吳恩裕同志〔一〕。

由於發現了己卯本是怡親王府抄本，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同時也帶來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這就是怡府過錄己卯本時所用底本的來源問題。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怡親王允祥與曹家的關係。關於這方面的史料還很少，但雍正二年曹頫請安摺上雍正的朱批，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獻資料，朱批的全文說：

朕安。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你若自己不爲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託累自己。爲什麼不揀省事有益的做，做費事有害的事？因你們向來混賬風俗貫(慣)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錯

〔一〕詳見吳恩裕、馮其庸：《己卯本〈石頭記〉散失部分的發現及其意義》，載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

會朕意，故特諭你。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主意要拿

定，少亂一點。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諭。〔一〕

這段雍正朱批，從字面上來看，帶有很明顯的感情色彩。從內容上說，它反映了：一、怡親王允祥與曹頫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託累自己』，『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等等這些話，不能把它看作全是官樣文章；如是官樣文章，只需蜻蜓點水，點到就算了，何必翻來復去說那麼多，反復交待怡親王對他的關切？二、雍正對曹頫似乎也還略存照顧之慈，沒有做得太絕。這方面，只要看隋赫德在奉旨抄了曹頫的家以後的奏摺說：『曹頫所有田產房屋人口等項，奴才荷蒙皇上浩蕩天恩特加賞賚，寵榮已極。曹頫家屬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今其家不久回京，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二〕曹頫在抄家以後，還『蒙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可見他還沒有弄到家破人亡。同樣的事情，在李煦被抄後，却是將他們的家屬及家僕等共『二百餘名口，在蘇州變賣』。在蘇州賣不出去，還將他們『記檔』，解送到北京，『交崇文門監督五十一等變價』〔三〕。對待李煦本人，在查出『李煦買蘇州女子送給阿其那』以後，即『依例將奸黨李煦議以斬監候，秋後斬決』。雍正則批示：『李煦着寬免處斬，發往打牲烏拉。』〔四〕於是七十三歲的李煦，

〔一〕原件存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
〔二〕《江寧織造隋赫德奏細查曹頫房地產及家人情形摺》，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一八八頁，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三月版。
〔三〕雍正二年十月十六日《內務府總管允祿等奏李煦家人擬交崇文門監督變價摺》，同上書，第二〇八頁。
〔四〕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內務府總管允祿奏刑部議李煦爲胤禩買女子擬斬摺》，同上書，第二一三——二一四頁。

還要充軍到打牲烏拉，終於死在那里；但同樣曹頫私藏塞思黑（雍正之弟胤禟，康熙第九子）鍍金獅子的事被查出告發以後，雍正却不予理睬，未作任何處理〔一〕。那末，雍正爲什麼對曹頫會獨留青眼呢？我看並不在於雍正對曹頫有什麼好感，而是爲了照顧怡親王的情面。這固然是猜測之辭，但却不是毫無依據的，前面提到的雍正朱批，就是這種猜想的依據之一。何况曹寅是康熙的奶兄弟，允祥是康熙的第十三子，康熙南巡時以曹寅的江寧織造署爲行宫，還稱曹寅的母親孫氏爲『此吾家老人也』〔二〕，而曹頫則『自幼蒙故父曹寅帶在江南撫養長大』〔三〕，由於康熙與曹寅的這種特殊的親密關係，那末康熙之子允祥與曹寅這一家，與曹頫，有較爲密切的關係也是情理中的事。基於以上種種背景，怡親王弘曉（允祥之子）直接從曹家借到己卯本的原稿本來組織人力進行過錄，確實是有這種可能性的。何况弘曉與曹雪芹的好友敦誠也有較深的交往，這種關係反映在弘曉的《明善堂詩集》和敦誠的《四松堂集》裏，從這方面來看，弘曉也有可能借到己卯本的原稿來進行過錄。這樣看來，這個己卯本的過錄本，完全有可能是己卯原本的直接過錄本，抄寫的款式是完全按照己卯原本的款式，因此我們還可從現在的過錄己卯本推知己卯本原稿的面貌〔四〕。從這一點來看，這個抄本，確是更值得珍視了。借用一句鑑定書畫的話來說，也可以稱作是『下眞跡一等』的珍品了。

既然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現存的這個過錄己卯本，確是怡親王府的抄本，那末，這個抄本上所

〔一〕雍正六年七月初三日《江寧織造隋赫德奏査織造衙門左側廟內寄頓鍍金獅子情形摺》，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一八八頁。

〔二〕馮景《解舂集文鈔》卷四頁一：《御書萱瑞堂記》。

〔三〕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江寧織造曹頫覆奏家務家産摺》，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第一三二頁。

〔四〕參見拙著《論庚辰本》第二九頁注〔二〕，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寫的『己卯冬月定本』的題句，自然不可能是商人隨便加的而是完全眞實可靠的了。同樣，這個本子的抄藏者既然確定是怡親王弘曉，其底本來源又有很大的可能直接來自曹家，那末，這個抄本上題的『脂硯齋凡四閱評過』，自然也不可能是商人隨意加的了；何況我們按脂硯齋評閱的年份挨次排列，到己卯年又恰好是第四次評閱〔一〕，可見這個『四閱評過』的題句，是脂硯齋評閱《石頭記》的一個確切的記錄和極爲重要的證據，連同上述這條『己卯冬月定本』的題記，形成了此本區別於其他早期抄本的一個顯著的特徵，因此對這兩條題字決不能隨便加以否定。

在研究己卯本的過程中，另一個重大的突破和收穫是發現了現存庚辰本是據現存的怡府過錄己卯本抄的，而且其抄寫款式，與過錄己卯本一模一樣，連過錄己卯本上的錯字，空行，附記等等，也完全一樣，甚至在庚辰本第七十八回，還保留了一個與己卯本完全一樣的避諱的『祥』字，這就有力地證明了現存庚辰本確實是據現存己卯本抄的。前面已經說過，怡府過錄的己卯本目前只賸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其餘部分已不可見。現在既然大量的事實證明，現存庚辰本是據怡府過錄己卯本抄的，其款式也完全一樣，因此我們從庚辰本，就可以看到已丟失的己卯本的全部面貌。其中稍有差別的是，在怡府過錄己卯本上爲朱筆旁添或旁改的文字，在庚辰本上已悉數轉化爲墨抄正文了，除了這一點點的差異外，其餘完全一樣。當然庚辰本上大量的朱筆批語，在己卯本上是一條也沒有的，我們說的兩本一樣，是指它的墨抄部分，不包括朱筆批語〔二〕。但是現存庚辰本上二十四條署明己卯年的脂硯齋批語，毫無疑問應是己卯原本上的批語，怡府過

〔一〕參見拙著《論庚辰本》第一八頁：『脂硯齋評閱《石頭記》的紀年表。』

〔二〕參閱拙著《論庚辰本》。

錄時因迫於時間，僅過錄了亂抄部分，未及過錄原本上的這些脂批，因此我們要探索己卯原本的面貌，應該把過錄己卯本和過錄庚辰本聯系起來一起進行探討，而不應該把它們孤立起來，因爲這兩個本子本來就有這樣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如果把它們孤立起來研究，我們也就探索不到它們的歷史面貌了。

在《紅樓夢》的版本研究史上，對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原始面貌的認識，是一個重大進展。由於這一進展，我們才能正確認識己卯本的重大學術價值，我們也才能正確認識庚辰本與己卯本的血緣關係和可以互爲補充的這種特殊依存情況，才能正確認識庚辰本的重大的學術價值。現在可以這樣說，在目前的《石頭記》早期抄本中，己卯本是過錄得最早的一個本子，也是最接近原稿面貌的一個本子，其殘缺部分的情形，可以從庚辰本得到認識，庚辰本幾乎就是一部完整的己卯本。因此，現存的己卯本和庚辰本，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石頭記》乾隆抄本中的一雙拱璧。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晨七時半序於寬堂

凡例

一、此書整理目的，是爲了恢復己卯本的原狀，以便於閱讀和研究。

二、近年發現的由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三回又兩個半回（五十五回下半回，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三整回，五十九回上半回）的《石頭記》，經考證，確系己卯本的散失部分，今一并印入。

三、此書開卷部分已殘失，從「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爲樂」以下方是己卯本的原鈔。今存北京圖書館的己卯本，開頭部分至「只以觀花修竹」以前，全是陶洙據庚辰本、甲戌本（「凡例」部分）鈔配。現庚辰、甲戌兩本早已影印，故將此鈔配部分删去，以存己卯本原來殘損的面貌。

四、此書第十回末缺三面，第十六回末缺二十一字，第二十一回至三十回全缺，第七十回末缺兩面半不足，均由陶洙鈔補，今一并予以清除，以存原貌。

五、己卯本中原六十四、六十七回在乾隆時期早已散失，現存己卯本中的這兩回，系嘉慶時藏者鈔補，今仍保存，以供研究之用。

六、此書經陶洙收藏時，曾據庚辰、甲戌兩本鈔補并過錄其眉批、行間批、回末批等等，凡屬此類過錄文字，經與兩本核實，一并予以清除，以存己卯本原來極少批語之樸素面目。

七、己卯本正文部分原有朱筆圈改和旁改文字，陶洙收藏時，又據庚辰本用朱筆校改己卯本正文，加於行側，此陶校朱筆和原有朱筆常易混淆，不易悉數准確辨認。爲慎重計，擇其可以確定爲陶筆者予以删除，其難於斷定者，仍予保留，以便研究。又此書在陶洙以前，亦有少量朱筆旁改文字，凡此亦皆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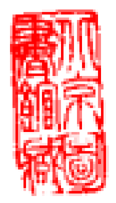
留以供參閱。

八、此書卷首有夾條鈔「護官符下小注」，另一夾條鈔「昌明隆盛之邦」以下批語；第一回末「不知有何禍事」旁有一夾條朱筆寫：「此回亦非……須低二格寫」云云；第四回末頁有一夾條題：「五回題云：春困成(葳)蕤擁綉衾」詩一首；第六回前也有夾條題：「六回題云：朝叩富兒門」詩一首；凡此類原鈔中之夾條，一律予以印入，並以黑線框之，以示原系夾條。

九、此書原鈔有「曉」、「祥」、「玄」等字缺末筆避諱，其中一部分被陶洙用朱筆將末筆添補完足，今爲存此避諱原樣，凡被陶洙用朱筆添補者，一律予以清除。

十、此書卷首，有陶洙題記三則，今一并附於卷末，以供參閱。

十一、此書原無頁碼，爲便於翻檢，今加編頁碼，因此書已無卷首文字，頁碼只能從現存之第一頁編起。



護官符下小註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著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房都中現住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兩房餘皆在籍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府帑項行商共八房

昌明隆盛之邦 伏長安大都

只以覌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菊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閑坐至倦时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道人問道你攜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將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落於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卻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个女体終日遊於離恨天

外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因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實未聞有還眼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故事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

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趣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几个豈不是
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
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
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却說甄士隱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
西遂近前施礼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答礼相问士隱因說道適聞
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闡痴頑備
細一聞弟子則洗耳諦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預
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听了不便再问因笑
道玄机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物或可一見否那道人道若问此物
到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与士隱〻〻接了看時原来是塊鮮明美玉上面

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付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作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听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菊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甚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菊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

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

僧還說捨我罷〻〻〻士隱不柰(耐)煩便抱女兒撤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

內念了四句言辭道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〻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听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往就

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消號

那僧道最妙〻〻說畢二人已去再不見个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

个人必有來歷該試問一番如今悔之晚矣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走了來這□句村)

內寄居的一个窮儒走了出來這人姓賈名化字時飛別號雨村者原係湖州

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居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文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献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畧坐弟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來是个丫嬛在那里掐花生得儀容

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嬛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旧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膀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丫嬛忙轉身回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庅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週濟只是沒甚机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來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乃另具一席于書房中却自己步月至廟中来邀雨村原来雨

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个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　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被士隱走來听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也雨村忙咲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妄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听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

了士隱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
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
簫管戶戶歌絃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
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地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
不日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
晚生酒後狂言若論舉業之事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
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

言愚每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当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也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兩封薦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个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听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

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菊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觧便將英菊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觧完了来抱時那有英菊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不敢回来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个人去尋找回来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几乎不曾尋死着〻一月士隱先得了一病当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構疾日〻請醫療治不料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〻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燭火逸便燒着窓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大抵也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虽有軍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漸〻的熄下去也不知燒了

几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妻並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携了妻子與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还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还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動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

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散心忽見那邊來了一个跛足道人瘋顛落脫麻屣鶉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只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至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在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听見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然听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

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註出來如何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麽脂玉（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夗央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梁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听了拍手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褳搶了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烘動街坊衆人當作

靳文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个死去活來只得与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丫鬟扶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夜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听街上喝道之声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鬟于是隱在門内看時只見那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内抬着一个烏紗猩袍的官府過去了丫鬟到發了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丢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許多人乱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此回亦非正文也詩云一節是楔子原擬二格寫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白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於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近(遠)及遠(近)由小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殘(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閒文贅瀆開筆即寫賈夫人

已死是特使黛玉入宗府之速也適吳宝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宝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下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燃信之爆竹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実雖寫而卻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傍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詩云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卻說封肅因听見公差傳喚忙出来陪咲啓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来封肅忙陪咲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麼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来问他既

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禀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各各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欢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貫胡州人氏曾与女婿旧日相交方纔在咱門前过去因看見嬌杏那丫頭買綫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於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灯丢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到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与封肅轉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說

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
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嬌杏這丫鬟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
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
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
冊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錯　便為人上人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
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到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
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
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一个空隙作成一本參
他生情性狡猾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
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

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作官積下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歲鹽政点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点出為巡鹽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枝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几门却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支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歲之子偏又於去歲死了雖有几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

五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使他讀書識（得幾个）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且說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体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个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鹽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托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个女學生並兩个伴讀丫环這女學生年又極小身体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看）堪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只（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旧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閑步這日偶至郭（郭）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

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〻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
智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付破旧的对聯是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
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两句話文虽淺近其意則深我也曾遊過些名
山大刹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來必有个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
進去試〻想着走入看时只有一个聾腫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
意及至问他两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问雨村不耐煩便
仍出來意欲到那边村肆中沽飲酒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欵步行來方剛入肆門只
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咲接了出來口内説奇遇〻〻雨村忙看時
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号冷子興舊日在都中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
興是个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説話最投機相契

合雨村忙亦笑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个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们同姓定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府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门楣了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得來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们不便去攀扯

至今故越發生疏难認了子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説如今的这荣國(寧)府兩门也都萧疎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当日寧荣兩宅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萧疎了子興道正是説来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门前徑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荣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無人隔着圍墙一望裡面所殿楼阁也还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石)木山石也都还有蓊蔚洇潤之氣那里像個衰败之家子興咲道亏你是進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説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荣者儘多運籌謀画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盡上来了这

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这样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說也(納)罕道這樣詩礼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门不知只說這寧荣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兩门呢待我告訴你当日寧國公与荣國公是一母同胞的弟兄兩个寧公居長生了四个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个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這位珍爺也到生了一个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爹一槩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来也沒有人敢来管他的再說荣府你听

方終所説異事就出在這里自荣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个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要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又問還有几子立刻引見遂特恩賜了這政老爺一个主事之職令其入部習学如今現已陞員外郎了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学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説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啣一塊五彩晶瑩的玉来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宝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説因

而他祖母使愛如珍宝那年過歲時政老爺使要試他將來志向使將那世上
所有之物摆了無数与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环抓来
政老爺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独那史老太君还是
命根一樣說来又奇了如今長了七八歲虽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百个
不及他一个說起孩子話来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
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使清爽見了男子使覺濁臭逼人你到好咲不好咲將来
色鬼無移了兩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这人来歷大約政
老爺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
道参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兩村道天地
生人除大仁大悪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悪者則

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固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則亦不能為

大正大恶置之于萬々人之中其聰明靈秀之氣則在万々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万々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枝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遊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々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道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你方纔一說這寶玉我就猜著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

誰人不知这甄府和賈府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来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来往非止一日了兩村咲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館但这一个学生雖是啓蒙却比一个舉業的学生还勞神說起来更可咲他說必得兩个女兒伴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胡塗又常对跟他的小厮們說这女兒兩个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兩个宝号还更尊崇無对呢你們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这兩个字要紧的狠呢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学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聡敏文雅竟又变了一个人了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

楚（凡過）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〻妹〻的乱叫起來後來听得里面女兒们拿他取咲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討情）饒你豈不羞（害愧）些他回荅的最妙他說疼急之時只叫姐〻妹〻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覺不疼遂得了秘（秘法）訣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起來你（們）說可咲不可咲也因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今在廵塩林（御史）家坐（做館）了館你說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趂之規諫可惜他家几个好姊妹都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有）三个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女政老爺養為己女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太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

边一處讀書聽得个々不錯兩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外用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便知兩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書凡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々如是寫字若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了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生此女今知為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个這一个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个也沒了只看着少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呢兩

村道正是方纔說这政公已有了一个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个弱孫这
赦老竟無一个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个到不知
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子
名賈璉今已卄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
娶了二年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愛讀書于世路好机變言
談去得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幫着料理些家務誰知自娶了他
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
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男人萬不及一的一个人雨村听了
咲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几个人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
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邪也罷正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

酒後好雨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几杯子與咲道說著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就勢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细閙了城我門们慢々進城再談未為不可子是二人起身算還酒賬方欲走時只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喜信兒雨村忙回頭看時（語言太噴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視墨如土矣雖演至千萬回亦可也）

第三回

賈雨村夤緣復旧職　林代玉抛父進京都

却説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参革的號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旧員之信便四下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礼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献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曾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

心圖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修下荐書一封轉托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用之例弟於內家信中已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故弟方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已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如海〻〻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〻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〻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体又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

母致意務必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
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者正好
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几个
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支船帶了兩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那日到了
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着宗侄的名帖至榮府門前投
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
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
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一个復職候缺不上兩个
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此是後話且
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候着

代玉这林代玉常听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
几个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
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
入城中從紗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别處不同又行
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个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个華
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兩(東西)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
勅建寧國府五个大字代玉想到(道)這要(必)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
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也不進正門只進了西边角門那轎夫抬
進去走了一射(箭)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的)子們已都下了轎赶
上前來另換了三四个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厮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

步下圍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上来打起轎簾扶代玉下轎林代玉扶着婆子的手進了垂花门两边是超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轉過插屏小〻三間所〻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間大房皆是雕梁画棟两边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画眉等鳥雀台堦之上坐着几个穿紅着緑的丫頭一見他們来了便忙都咲迎上来說纔剛老太〻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个人争着打起簾子一面听得人回說林姑娘到了代玉方進入房時只見两个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霜的老毋迎上来代玉便知是他外祖毋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毋一把摟入怀中心肝兒肉兒叫着大哭起来當下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代玉也哭个不住一時衆人慢〻解劝住了代玉方拜見了外祖毋此即冷子與所云史氏

太君賈赦賈政之母也當下賈母一〻指與代玉這是你大旧母這是你二旧

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子代玉一〻的拜見過了賈母又說請姑娘

們来今日遠客纔来可以不必上李去了衆人答應了一声便去了兩个不一

時只見三个奶嫂嬤並五六个丫頭擐擁着三个姊妹来了第一个肌膚微豐合

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个削肩細腰長挑身材

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

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飾代玉忙起身迎上来見礼互相厮認過

大家歸了坐了丫妚們斟上茶来不过說些代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医服藥

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来因說我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親

今日一旦捨先我而去了連面不也能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代玉在懷

又咽嗚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略〻止住衆人見代玉年貌雖小其舉止
言談不俗身体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体度便知他有不足之
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代玉咲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
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听得説來了一个癩
頭和尚説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説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
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声除父母之
外姓親友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〻顛〻説了這些無稽之談也沒人理他如
今还是吃人参養榮丸賈母道这正好我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
是了一語未了只听得後院中有人咲声説我来遲了不曾迎接遠客代玉納罕道
这里人个〻皆斂声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者係誰这樣放誕無礼心下正想

時只見一群媳婦丫頭圍擁着一个人從後房進来这个人打扮與衆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代着金絲八宝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挂珠釵項上代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边繫着豆綠宫縧双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眼兩彎柳葉眉身量苗條体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代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是我們这里有名的一个潑皮破落户兒南省俗謂作辣子你只教他鳳辣子就是了代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代玉雖不識也曾听見母親說過大旧賈赦之子賈璉娶的是二旧母王氏之内姪女自幼假充男兒養着学名王熙鳳代玉忙陪笑見礼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代玉的手上

下細々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边坐下因咲道天下真有这樣標致人物我今纔算見了況且这通身的氣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个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々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怜我这妹々這樣命苦怎庅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淚賈母咲道我纔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々遠路纔来身子又弱也纔劝住了快再休題起前話这熙鳳听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々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該打々々又忙攜代玉之手問妹々几歲了代玉答道十三歲了又問道可也上過学現吃什庅藥代玉一々回答又說道在这里不要想家想什庅吃的什庅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问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来了帶了几个人来你們赶早打掃

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々說話之中間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旧母問他月錢放過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代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沒有見昨日太々說的那樣的真想是太々也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庅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个來給你這妹々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々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点々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个老嬤々代了代玉去見兩个母旧時賈赦之妻邢氏忙亦起身咲回道我代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母咲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一个是字遂代了代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花门早有衆小厮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來邢

夫人携了代玉坐上車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衆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挽了代玉的手進入院中代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纔那邊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一時進入內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讓代玉塞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来回話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〻和舅母是同家里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代玉忙站起来一〻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

去代玉咲回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拜見二旧〻恐領賜了飯
去不恭異日再領亦未為不可望旧母容量邢夫人听説咲道這才是遂命三
个嬤〻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姑娘過去于是代玉告辞邢夫人送至儀门前
眼看着車去了方回来一時代玉入榮府下了車申嬤〻引着便往東轉湾穿
過一个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庭之後儀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廂
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代玉便知这方是正緊
正内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门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見一个赤金九龍
青地大匾上寫着斗大的三个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
國公賈源又有萬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来高青緑古鼎懸
着待漏随朝墨龍大畫一边是金蜼彝一边是玻璃𥫣地下两溜十六張紫檀

交椅又有一付對联乃烏木联牌镶着鏨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
蒔拜手書原来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边的三
间耳房内于是老嬷嬷引代玉進東房门来臨窓大炕上猩红洋毯正面設着
大红金錢蟒的靠背石青金錢蟒的引枕秋香色金錢蟒的大條褥两边設一
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右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左边几上汝窰美人觚内插
着時鮮花卉並茗盌痰盒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红撒花椅
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两边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
不必细說老嬷嬷们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是两个錦褥对設着代玉度
其坐次便不上炕只向東边椅上坐了本房内的了鬟们忙捧上茶来代玉一

面吃茶一面打量这些丫环们粧飾衣裙举止行動果亦与别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个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环走来笑說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边坐罢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代玉出来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内正面炕上横設一張炕桌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旧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的青緞靠背坐褥見代玉来了便往東讓代玉心中料定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代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因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罢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个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禍胎是这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里還愿去了尚未回来晚间你看見便知

了你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听得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這位哥々在家時亦曾听見母親常說這位哥々比我大一歲小名叫宝玉雖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々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々還安靜些縱然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里拿着他的兩三个小么兒們出氣咕唧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里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採他　他嘴里一時甜

言寡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瘋儍儍只休信他林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个丫环來回說老太太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代玉從後房门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门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边是倒坐三間小小抱厦厅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门兒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代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往這里来找他来少什麼東西你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纔總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代玉穿過一个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门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来了方安設棹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筯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傍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代玉在左边第一張椅子上坐了代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

客原應如此坐的代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ケ告了坐迎春便坐了右手第一探春左边第二惜春右边第二傍边丫环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间伺候之媳婦丫环雖多却連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飯畢各有丫环用小茶盤捧上茶来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嚥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代玉見了這里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少不得一一改過来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来代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来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説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説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説了几句闲話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问代玉念何書代玉道只剛念了四書代玉又问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庅書不過是認得几ケ字不是睜眼的瞎子就

罷了一語未了只听院外一陣脚步响了嬛進来笑道宝玉来了代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怎生个憊懶人物懵懂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罢了心下正想着忽見了嬛話未報完已進来了一个輕年公子頭上代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眼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代玉一見便吃了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这宝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来宝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来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

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宝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旧大襖仍代着項圈宝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綠撒花綾褲腿錦边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團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言語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这宝玉極恰其詞曰云

無故尋愁覔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動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凉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国於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双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还不去見你妹々宝玉早已看見多了一

丫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厮見畢歸坐細看形容与衆各別兩

灣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

微微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

分宝玉看罢因笑道這个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

見過他宝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認識的

今日只作遠別重逢未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

便走近代玉身边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讀書代玉道不曾讀

只上了一年学些須認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代玉便說

了名宝玉又问表字代玉道無有表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

字極妙探春便问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

畫眉之墨况這林妹〻眉尖若蹙用取這兩个字豈不兩妙探春㗰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㗰道除四書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问代玉可也有玉沒有衆人不解其語代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沒有因荅道我沒有那个想来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〻有的宝玉听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么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还說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這劳子東西嚇的地下衆人一擁争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滿眼泪痕泣道家里姐〻妹〻都沒有单我有我說沒趣如今来了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个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这妹〻原有这个来着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〻無法可處遂将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

之理進(盡)你妹々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
說沒有這个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代上仔細
你娘知道了說省便向了孫手中接來親與他代(戴)上寶玉聽如此說想了一想
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当下奶娘來(請)問代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
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閣兒里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厨里等過了殘冬春天再
與他們收什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罢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厨外的床上狠
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罢了(理)每人一个
奶媽(娘)一(並)个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
合色花帳並几件錦被緞褥之類代玉只帶了兩个人來一个是自幼奶娘王
嬤々一个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鴈賈母見雪鴈甚小一

園孩氣王嬤〻又極老料代玉皆不遂心便將自己身边一个二頭了頭名喚鸚哥者与了代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奶媽外另有四个教引嬤〻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个丫環外另有五六个洒掃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嬤〻與鸚哥陪侍代玉在碧紗廚內寶玉之乳母李嬤〻並大丫環名喚襲人者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来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珎珠賈母因溺愛宝玉生恐宝玉之婢無竭力盡心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与了宝玉〻〻因他本姓花又曾見旧人詩句上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賈母今與了宝玉心中眼中只有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〻規諌宝玉不听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宝玉李嬤〻都睡了他見裡面代玉和鸚哥犹未安歇他自

卸了粧悄々的進来笑问姑娘怎庅还不安歇代玉忙笑讓姐々請坐襲人在
炕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里傷心自己淌眼抹淚的説今兒才来
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倘若摔坏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
起来我好容易劝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這个更奇怪的笑
話兒还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别多心代
玉道姐々們説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那玉是怎庅个来歷上頭还有字
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来歷听得説落草時從他口里掏出来的上面現
成的穿眼讓我拿来你看便知代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
大家又敘了一回方才安歇次日起来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来正值王夫
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来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个媳婦

來說話的代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聽得是（這）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媽）
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仗）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旧王
子騰得了信息故遣（把家中的）人來告訴這边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却說代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与兄嫂處的来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这李氏即賈珠之妻賈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学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国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继以来便說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过将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几个字記得前朝这几个賢女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業因取名

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於膏梁錦繡之境如槁木死灰
一般一概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繡誦詩而已今代玉
雖客寄于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
賈雨村因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
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問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
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个丫頭不想係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
子先已得了我家銀子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這拐子
便又悄悄的賣与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那賣主奪取丫頭無奈薛家原
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
影無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作主望大老爺拘拿

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未发签时只见案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不令他发签之意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从皆退去只留门子一人伏侍这门子忙上来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了雨村听了如雷震一惊方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个生意到还轻省热闹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想到

是他便忙携手咲道原来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门子不敢坐雨村咲道貧
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這门子
听说方告了坐斜簽着坐了雨村因問方纔何故不[有]令發簽之故[意]這门子道老
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無[沒]有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来不成雨村忙問何
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這还了得連這不[個]知怎能作[做]得常[長]遠如今凡作[做]地
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的]名
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様的人家不但官爵[不保]只怕連命[性]还保不
成呢所以綽号叫作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々這一件
官司並無难断之處皆因都礙着情分臉面[上]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
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来遞与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

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　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鐵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這兒家皆連都是親戚一損皆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了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知

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细説与老爷听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渊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產过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頭立意買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三日後纔过门誰曉这拐子又偷賣与了薛家他意欲要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个稀爛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以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这丫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这事来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代了家眷走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弟兄

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須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这且别说老爷你当被賣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门子冷笑道这人筭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傍住的甄老爷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原来就是他闻得養到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来賣门子道这一種拐子单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个僻靜之處到十二歲時度其容貌代至他鄉轉賣当日这英菊我们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脱得齊整好些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從胎里代来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

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為公子相看了見了銀子搦子醉了他自嘆道

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听見為公子令三日後總全过门他又轉有憂愁之態

我又不忍看其形等搦子出去又命内人去解釋他這為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

可知必不以了奴相看况他是个絶風流人品家里頗过得素習最又厭惡堂

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听如此説方總

畧解憂悶自以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的事第二日他偏又賣

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个人还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都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

美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蓮拖去如

今也不知死活這為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

村听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為淵如何偏只看

準了这爽菊这爽菊受了拐子的这儿年折磨纔得了个頭路且又是个多情
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
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必及馮渊定情一人者这正是夢幻情缘恰遇
見一对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纔好门子咲道
老爷当年何其明决今日何反成了没住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爷補陞此任
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爷何不順水行舟作了整人情將
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的面雨村道你說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
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当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
廢法是我實不忍為者门子听了冷咲道老爷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但只是
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

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逕要三思為妥兩村低了半日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声势動文書發簽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几个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报个暴病身亡令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下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应了结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畧及等語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与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可也使得伍百也可與馮家作

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这个銀子想也就無話說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々々等我再斟酌々々或可壓伏口声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話說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踈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狥情罔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与賈政並京营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慮等語此事皆由葫芦廟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說出当日貧賤時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来到底尋了个不是遠々的充發了纔罷当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

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丁独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
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内帑錢粮採辦雜料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
起五歲上就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过學不过畧識几字終日惟有鬬雞
走馬遊山玩水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濟紀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賴祖父之旧日的
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粮其餘事体自有夥计老家人等措办寡母王氏乃
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与榮国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
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歲乳名宝釵生
得肌膚骨瑩潤舉止嫻雅当日有他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
兄竟高过十倍自他父親死後見哥〻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書字為事只
留心針書黹家计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礼徵採才能降不

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報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都銷算旧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為遊覽上国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打点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菊薛蟠見英菊生得不俗立意買他又遇馮家来奪人因持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几个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几个臭錢沒有不了的事在路不記其日那日

已将入都時却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边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个嫡親的母舅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々々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愿因和母親商議道偺們京中雖有几處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沒人進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几个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偺們这一進京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便宜的偺們先能着住下再慢々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々正陞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偺們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々家雖陞了去还有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舅々姨娘兩處每々帶信捎書接偺們来如今既来了你舅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的姨娘未必不苦留我

们偺們且忙〻收拾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〻姨爹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的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几年却要廝守几日我代了你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过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栄国府来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纔放下了心又見哥〻陞了边鈌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来往略加寂寞过了几日忽家人傳報姨太〻代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進来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咲叙濶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过忙又治席接風薛蟠也拜見过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

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上来对王夫人說姨太〻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乾淨請姨太〻和哥兒姐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来說請姨太〻就在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子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道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意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来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静之所小〻巧〻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们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来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代

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居住者姓(但)恐姨父管(的)约拘禁料必不(得)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可)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过去的誰知自(從)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景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々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当日更壞了十倍雖說(然)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些二則現(在)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过看書着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况且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街門別(另)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这些子弟們竟可以

放意暢懷的鬧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々的打滅了

五回題云

春困葳蕤擁繡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回

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內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

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親孫女到且靠後就是宝玉和代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自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略無參商不想如今忽然來了個薛宝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代玉之所不及而且宝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代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代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宝釵去頑耍因此代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宝釵卻渾然不覺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稟

来的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别其中因與代玉同隨賈母一處坐卧故略與别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氣的獨在房中垂淚宝玉又自悔言語冐撞前去俯就那代玉方漸〻的迴轉来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内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容夫妻二人来面請賈母等于早飯後過来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别様新文趣事可記忽一時宝玉困倦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来賈蓉之妻秦氏便忙咲回道我们这里有給宝叔〻什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与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丫嬛等道嬷〻姐〻们請宝叔随

我這里来賈母素知秦氏是个極妥當的人而且又生得嫋娜纖巧行事又溫
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穩的当下秦氏
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頭先見一付画貼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
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見係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对聯寫
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宝玉看了這兩句對聯縱然
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断断不肯在這里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咲
道這里還不好可往那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罢宝玉点頭微咲有一嬷嬷說
道那有个叔叔往侄兒房裡睡覺的礼秦氏咲道噯喲喲不怕他惱他能多大
了就忌諱這些个上月你沒看見我那个兄弟来了雖然与宝叔同年两个人站
在一處只怕那一个還高些呢宝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他来我瞧瞧衆人咲

道陽自二三十里那[往]里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説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剛到房门便有一股細、的甜香襲人而来[到]宝玉便愈覺得眼餳骨軟連説好香進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圖兩边有宋李士秦太虚寫的一付對聯是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籠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边擺自飛燕立自舞過的金盤、內盛着安禄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宝玉含咲連説这里好秦氏咲道我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渇了説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过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鴦枕於是衆奶姆伏侍宝玉卧好款、的散去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丫鬟為伴秦氏便吩咐小丫鬟們好

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児狗児打架那宝玉剛合上眼便惚々(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々蕩々随了秦氏至一所里(在)但見朱欄白石緑樹清溪真是人跡希(罕)逢飛塵不到之處宝玉在夢中欢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这里過一生雖(纵)然失了家也愿意的强如天々被父母師傅打去呢正胡思之間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随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児女　何必覓閑愁

宝玉听了是个女子(的)声音正待尋覓(歌音未息)早見那边走出一个人来蹁躚裊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桃)房但行処鳥驚庭樹将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听环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

榴齒含香纖腰之楚〻兮若廻風舞雪珠翠之輝〻兮滿額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排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咲兮将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氷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爛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態度兮凤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艶若何霞暎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于熟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宝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〻来作揖咲問道神仙姐〻不知從那里来如今要往那里去我也不知这里何处望乞携帶〻仙姑咲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

素練魔

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来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来訪察机會佈散想思今忽與你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别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醸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数人新填紅樓夢曲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宝玉听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横建上書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边一付对联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还無

轉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門上横書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付对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难償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畧畧宝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那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随

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边配殿皆有匾額对聯一時看不尽許多惟見有処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宝玉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〻不知可使得否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来的簿冊尔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宝玉听了那里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説也罢就在此司內畧隨喜〻罢了宝玉喜不自勝抬頭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边对聯寫的道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嘆進入門来只見有十数个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看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的地名宝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的封條看遂無心看别省的了只見那边厨上封條上大書七字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宝玉因問道何為金陵十

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宝玉道常听人說金陵極大的地方怎広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们家里上〻下〻就有几百女孩兒(女)呢警幻冷咲道諸省女子故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録之下边二廚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録矣宝玉听說再看下〻(首)廚上果然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个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冊廚門開了拿出一本冊来揭開一看只見这首頁上画着一副画又非人物亦(也)無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的滿紙烏雲謁(濁)霧而已後有几行字跡寫道(的)是

霽月难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拯)人怨　壽夭多因誹(毀)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宝玉看了又見後面看(画)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几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宝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个又開了副冊廚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画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青(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宝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時)只見頭上一頁便畫着兩株枯木〻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〻下一股金簪有四句言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　堪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挂　金簪雪裡埋

宝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漏待要丢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画着一張弓〻上挂有个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誰(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兔)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支大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東風一夢遥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断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玉質　落陷汚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詞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更猖狂　金貴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面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判云　勢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話笑談

後面又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樑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謾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宝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他把仙机洩漏遂掩了卷

册咲向宝玉道且隨我去遊玩〻〻奇景何必在此打这悶葫芦宝玉恍〻惚〻不覺棄了卷册隨着仙姑来至一所在但見珠簾繡幙画棟雕簷説不盡那光揺朱户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宫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是好一個所在宝玉正在觀之不盡忽听警幻咲呼道你們快出来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来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宝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来姐〻曽説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来遊玩旧景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这濁物来污染这清凈女兒之境宝玉听如此説便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携住宝玉手向衆姊妹咲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栄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栄寧二公之靈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

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近之子孫雖多竟無一可
以継業其中惟嫡孫宝玉一人稟性乖張生情怪譎雖聰靈慧略可望成無奈
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来可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
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
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
覺悟故引彼再到此處令其再歷飲饌声色之幻或冀將来一悟亦未可知說
畢携了宝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宝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
咲道此香塵世中既無尔何能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
各種宝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群芳髓宝玉听了自是羡慕而已大家入座小
嬛捧上茶来宝玉自覺清香異味純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

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之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宝玉听了
点頭称賞因看房内瑤琴宝鼎古画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唾絨奩間
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付对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宝玉看畢無不羡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鐘情大士一
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〻道号不一少刻有小丫来調桌安椅設擺酒
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説那餚饌之盛宝玉因
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
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麹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林宝玉称賞不迭飲酒之間又
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将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来
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银筝听他歌道是　開闢鴻蒙　方歌了一

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嬛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來一面目視其文一面耳聆其歌詞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　誰為情種　都只為風月情濃　奈何天　傷懷日　寂寥時　試遣愚衷　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誤〕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　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　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一個是閬苑仙葩 一个是美玉無瑕 若說沒奇緣 今生偏又遇着他 若說有奇緣 如何心事終虛化 一个枉自嗟呀 一个空勞牽挂 一个是水中月 一个是鏡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宝玉听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有甚好處但其声韻悽惋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听（看）下面唱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睜睜 把万事全拋 蕩悠悠 （把）芳魂消耗 望家鄉路遠山高 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 兒命已入黃泉 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 恐哭損殘年 告爹

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從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 莫牽連

〔樂中悲〕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 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 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 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 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 廝配得才貌仙郎 博得个地久天長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 水涸湘江 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 才華復比仙 天生成孤癖人皆罕 你道是 啖肉食腥膻 視綺羅俗厭 却不知太高人愈妒 过潔世同嫌 可嘆这青灯古殿人將老 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 到頭來依旧是風塵骯髒違心愿 好一似無瑕美玉遭泥陷 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　無情獸　全不念當日根由　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搆　覷着那侯門艶質同蒲柳　作賤(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　嘆芳魂艶魄一載蕩悠悠

【虚花悟】将那三春看破　桃紅柳緑待如何　把这韶華打滅　不見(覓)那清淡天和　説什麼天上夭桃盛　雲中杏(杏)蕋多　到頭來誰(誰)見把秋捱過　則看那白楊村里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吟哦　更兼着連天衰艸遮墳墓　这就(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　春榮秋謝花折磨　似这般生関死劫誰能躲　聞道説　西方宝樹喚婆娑　上結着長生果

【聰明累】机関筭盡太聰明　反筭了卿(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　死後性靈空　家富人寧　終有个家亡人散　各(各)奔騰　枉費了意懸(懸)懸　半(半)世心

好一似湯潑丶三更夢　忽喇丶似大廈傾　昏慘丶似灯将盡呀一場欢喜忽悲辛　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丶丶丶　忽遇恩人　幸娘親丶丶丶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　休似俺那艮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承除加減　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　更那堪夢裡功名　那美韶華去何迅　再休提繡帳鴛衾　只這帶珠冠披鳳襖　也抵不了無常性命　雖說是人生莫受老来貧　也須要陰隲積兒孫　氣昂丶頭帶簪纓　光燦丶胸懸金印　威赫丶爵祿高登　昏慘丶黃泉路近　問古来将相可还存　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　擅風情　秉月貌　便是敗家的根本　箕裘頹墮皆崇王、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總因情

收尾〔飛鳥各投林〕　為官的家業凋零　富貴的金銀散盡　有恩的死裡逃生　無情的分明照(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　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相報豈非輕　分離合聚皆前定　欲知命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的遁入空門　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歌畢還又歌別(副)曲　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　因嘆　痴兒竟尚未悟　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　自覺朦朧恍惚　告醉求臥　警幻便命撤去殘席　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之中　其間鋪陳之盛　乃素所未見之物　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

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宝釵風流嫋娜則又如代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家那些綠窗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悦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我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悦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尔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言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独得此二

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故特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况塵境之情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个所在但見荊榛遍地狼虎同群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告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

津也深有萬丈遥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許多夜义海鬼將宝玉拖將下去嚇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了鬟忙上来搂住叫宝玉别怕我们在這里却説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了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闻宝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里從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夢里叫出来正是

一場幽夢同誰近（夢同誰訴離愁恨）　千古情人獨我痴

六回題云

朝叩富兒門　富兒猶未足
雖無千金酬　嗟彼勝骨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回

賈宝玉初試雨雲情　刘姥〻一進栄國府

却説秦氏因听見宝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宝玉迷〻惑〻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来呷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氷凉一片沾濕唬的忙退出手来問是怎広了宝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个聡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宝玉大兩歳近来也漸通人事今見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一半了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不敢再問仍旧理好衣裳随至賈母處来胡乱吃畢晚飯過這邊来襲人忙趁衆奶娘丫环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来与宝玉

换上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亦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臓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然后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理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自此宝玉视袭人更与别个不同袭人待宝玉更为尽心暂且别无话说

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雖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雖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並無个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从那一件事自一个人寫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到還是个頭緒你道這

一家姓甚名誰又与榮府有甚瓜葛且听細講方才所說的這小〻之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過小〻的一個京官昔年与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與賈雨村遇〻相對）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与王夫人隨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門連宗之族餘者皆不認識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〻〻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兩个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姥〻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〻乃是个積年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兒女只靠兩畝（畝）薄田度日如今（者）女壻接來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趁着女兒女壻過活起來因這年秋尽冬初天

氣冷將上来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閑尋氣恼刘氏也不敢頂撞因此刘姥ㄟ看不過乃劝道姑爺你别嗔着我多嘴偺们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ㄟ誠ㄟ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的時候托着你那老家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為紈袴下針却先從此等小處寫來）把持不住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麽男子汉大丈夫呢如今偺们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惜沒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蹋會子也不中用狗兒听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难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刘姥ㄟ道誰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兒大家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已跑到偺家来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还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个收稅的親戚又無作官的朋友有什麽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們呢刘姥ㄟ

道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偺们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机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们想出一个机會来當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還好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親近他故踈遠起来想當初我和女兒还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响快會待人到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听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边任只怕這二姑太〻还認得偺们你何不去走動〻〻或者他念旧有些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偺们的腰还粗兒刘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这樣个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们那些門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最重听見如此一說心下便有活動起来

又听他妻子这番說便咲接道姥々既如此說况且當年你又見過这姑太々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淌先試々風頭再說刘姥々道噯喲々可是說的侯门深似海我是个什広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々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咲道不妨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代了外孫子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合我父親交過一件事我們極好的刘姥々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又這樣个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軽媳婦子也难賣頭賣脚的到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回當晚計議一定次日天未明刘老々便起来梳洗了又將板兒教

訓了几句那板兒才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听見代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
不應承于是刘姥〻代他進城找至寧榮街来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簇
簇的轎馬刘姥〻便不敢過去且撣〻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縝到角
門前只見几个挺胸疊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櫈上説東談西呢刘老〻只
得蹭上来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那里来的刘姥〻陪笑道
我找太〻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来那些人听了都不
揪採半日方説道你遠〻的那墻角下等着一會子他们家有人就出来的内
中有一老年人説道不要悞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刘老〻道那周大爺已往
南边去了他在後一代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边繞到後街上後
門上去問就是了刘老〻听了謝過遂携了板兒繞到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

些生意掿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耍物件的鬧吵ゝ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
里厮闹刘姥ゝ便拉住一个道我問哥兒一声有个周大娘可在家么孩子們
道那个周大娘我们這里周大娘有三個呢还有两个周奶ゝ不知是那一个行
當的刘老ゝ道是太ゝ的陪房周瑞孩子們道這个容易你跟我来說有跳躥ゝ
引着刘老ゝ進了後門至一院墻边指与刘老ゝ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
有個老奶ゝ来找你呢我帶了来了周瑞家的在内听说忙迎了出来問是那
位刘老ゝ忙迎上来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刘老ゝ你好
呀你說ゝ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里来坐罢刘老ゝ一壁里走着一壁笑說道
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里还記得我們了呢說着来至房中周瑞家
的命催的小了頭到上茶来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道你都長這麽大

了又问些别後闲话再问刘姥〻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刘姥〻便說原是特来瞧〻嫂子你二則也請〻姑太〻的安若可以〻领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〻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罢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争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刘姥〻如此而来心中难却其意二則也要現美自己的体面听如此說便笑說道姥〻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来了豈有个不叫你見个真佛去的呢論理人来客至回話却不与我相干我们这里各占一樣兒我们男的只管春秋兩季的地租子閒時只代着小爺们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〻奶〻们出门的事皆因你原是太〻的親戚又拿我當个人投奔了我来我竟破个例给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姥〻有所不知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〻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

奶管家了你道这璉二奶〻是谁就是太〻的内侄女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
小名鳳哥的刘姥〻听了罕问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錯呢这
等说来我今兒还淂見他了周瑞家的道这个自然的如今太〻事多心煩有
客来了略可推得去的也就推过去了都是鳳姑娘周旋迎代[待]今兒寧可不會
太〻到要見他一面終不枉这里来一遭刘姥〻道阿弥陀佛全伏嫂子方便
了周瑞家的道说那里話俗語说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说一句話
罢了害[等]着我什庅说着便叫小丫頭子到倒厅上悄〻的打听打听老太〻屋
里摆了飯了没有小丫頭去了这里二人又说些閒話刘姥〻因说这鳳姑娘
今年大不[也]过二十歲罢了就这等有本事當这樣的家可是难淂的周瑞家的
听了道我[嗐]的姥〻告诉不淂你呢这位鳳姑娘年紀虽少[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

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様的模樣兒少説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个会説話的男人也説他不过回来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説着只見小丫頭回来説老太太屋里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听了連忙起身催着刘姥姥説快走快走這一下来他吃飯是一个空子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难説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没了时候了説着一斉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话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处来先到了倒所周瑞家的將刘姥姥安插在那里畧等一等自己先過了影壁進了院门知鳳姐未出来先找着鳳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刘姥姥起初来歴説明又説今日大遠的特来請安当日太太是長会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来了等奶

奶下来我細〻回明奶〻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听了便作了主意叫他
們進来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听了方出去領他兩个進入院来上
了正房台矶小丫頭子打起了猩紅氊簾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来竟
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里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争光使人頭懸
目眩刘姥〻此时惟点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来至東边这間屋內乃是賈璉
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〻兩眼只得問个好
讓坐刘姥〻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代艮花容玉貌的便当是鳳姐兒了才要
称姑奶〻忽見周瑞家的称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着周瑞家的称周大娘
方知不過是个有些体面的丫頭子于是讓刘姥〻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
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子們斟了茶来吃茶刘姥〻只听見咯噹〻

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罗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个什么爱物儿有煞用呢正歎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平儿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刘姥姥只管坐着等是时候我们来请你说着都迎出去了刘姥姥只屏声侧耳默候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妇人都捧着大漆捧盒进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说了声摆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半日鸦雀不闻之后忽见两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板儿一见了便吵着要肉吃刘姥姥一把掌打了他去忽见周瑞家的笑嘻

々走过来招手兒叫他刘姥々会意于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会方过這边屋里来只見门外鏨銅勾上悬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々上大紅毡條靠東边板壁立着一个鎖子錦靠背與一个引枕鋪着金心闪緞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鳳姐兒家常代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々正々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銅火筯兒撥手炉内的灰平兒站在炕沿边捧着小々的一个填漆茶盤々内一个小蓋鐘风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炉内的灰漫々的问道怎麽还不請進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見周瑞家的已代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風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麽不早说刘姥々在地下已是拜了

數拜問姑奶〻安鳳姐忙說周姐〻快攙起来别拜罢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
可也不知是什庅輩數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姥〻
了鳳姐點頭刘姥〻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兒便躲在背後百般的哄他出来作
揖他死也不肯鳳姐兒咲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踈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
厭我們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當我們眼里没人是的刘姥〻忙
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没的給姑奶〻打嘴就是管家爺們
看着也不像鳳姐兒笑道这話没的叫人惡心不過借頼着祖父虚名作了窮
官兒誰家有什庅不過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还有三門子窮親戚
呢何况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〻了没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〻
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〻要是有人有事就罢得閑呢就回看怎庅說周瑞家

的答應着去了這里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管事的来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里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若有狠要緊的你就帶進来現辦平兒出去了一会進来說我都問了沒甚庅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来向鳳姐道太〻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〻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来瞧〻呢便罢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〻都是一樣劉姥〻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来瞧〻姑太〻姑奶〻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便罢若有話只管回二奶〻是和太〻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刘姥〻〻〻会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来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兒初次見姑奶〻却不該說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里来也少不的說了剛說道這里只听二门上小廝們回

説東府里的小大爷進来了风姐忙止刘姥〻不必説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脚响進来了一个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軽裘宝带美服華冠刘姥〻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没處藏风姐咲道你只管坐着这是我姪兒刘姥〻才扭〻捏〻在炕沿上坐了賈蓉咲道我父亲打發了我来求嬸子説上回老旧太〻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个要緊的客借了略擺一擺就送过来风姐道説遅了一日昨兒已经給了人了賈蓉听説嘻〻的咲着在炕沿上半跪道嬸子若不借又説我不会説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嬸子只当可怜姪兒罢风姐咲道也没見你们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们那里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偏我的就是好的賈蓉咲道那里有这个好呢只求開恩罢鳳姐道要碰一点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

平兒拿了樓房鑰匙傳几个妥当人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說我親自代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乱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里风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哥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說蓉大爺快回来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听阿风指示那风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飯後你來再說罢這会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一声方慢慢的退去這里刘姥姥心身方安才又說道今日我代了你侄兒来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个派頭兒只得代了你侄兒奔了你老来說着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來打發咱們作煞事來只顧吃菓子咧风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說話回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回问周瑞家的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刘姥姥忙說道

一早就往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飯的工夫咧风姐听说忙命快傳飯来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樣客飯来摆在東边屋内过来代了刘姥〻和板兒過去吃飯凤姐说道周姐〻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边房里来又叫道周瑞家的去向他總回了太〻說了些什広周瑞家的道太〻說他們家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出一姓当年又与太老爷在一处作官偶然連了宗的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動当时他们来一遭却也沒空了他们今兒既来了瞧〻我们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是有什広說的叫奶〻裁奪着就是了凤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说话时刘姥〻已吃畢了飯拉了板兒過来舔舌咂嘴的道谢凤姐笑道且請坐下听我告訴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亲戚之间原該不待上门来就該有照

應才是但如今家里杂事太煩太〻漸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況是我近來接着管些事都不大知道這些亲戚們二則外頭看着雖是烈〻轟〻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難去處說与人也未必信罷今兒你既老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兒太〻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艮子我还沒動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罢那刘姥〻先听見告艰難只当是沒有心里便突〻的後来听見給他二十兩喜的又渾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艰難的但俗語說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樣你老拔根毛比我們的腰还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看見咲而不採只命平兒把昨兒那包艮子拿來再拿一吊錢來都送到刘姥〻的根前凤姐乃道這是二十兩艮子暫且給這孩子作件冬衣罷

若不拿着可真是怪我了這錢雇車坐罢改日無事只管来逛逛方是親戚们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虚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的问个好兒罢一面説一面就站了起来刘姥姥只管千恩万謝的拿了银子錢随周瑞家的来至外頭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见了他怎么倒不会説了開口就是你侄兒我説句不怕你恼的話便是亲侄兒也要説和軟些蓉大爺纔是他的正经侄兒呢他怎么又跑出这么个侄兒来了刘姥姥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里爱还爱不過来那里还説的上話来二人説着又到周瑞家坐了片時刘姥姥便要留下一塊良子与周瑞家孩子们買果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執意不肯刘姥姥感謝不盡仍從後门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亲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宴寧府寶玉會秦鐘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刘姥〻去後使上来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问了环们時方知往薛姨媽那边閑話去了周瑞家的听說便轉出東角门至東院往梨香院来剛至院门前只見王夫人的丫环名金釧兒和一个総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台階坡兒上頑見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内努嘴兒周瑞家的輕〻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里间来只見薛宝釵穿着家常的衣服頭上只散挽着鬢兒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了丫环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

來宝釵纔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〻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
姑娘好一面炕沿边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边逛〻去只怕
是你宝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釵笑道那里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
以這兩天沒出屋子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
兒請个大夫來好生開个方子認真吃几劑藥一勢兒除了根纔是小〻的年紀
到作下个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宝釵聽了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請大
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名医仙藥從不見一點兒效
後來還虧了一个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
里代來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還不相干若吃尋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
了一个海上方又給了一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

来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吃他的藥到効驗些周瑞家的因问不知是个什庅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们也記着說与人知道倘遇見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釵見问乃笑道不用这方兒还好若用了这藥方兒的病症真、把人瑣碎死東西藥料一槩都有現易只難得可巧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心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这们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乾和在藥末子一处一齊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嗳喲这樣說來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处呢宝釵笑道所以說那里有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錢把这樣水調匀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二錢白糖

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黃栢煎湯送下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兒等十年未必都这樣巧呢宝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在就埋在梨花樹底下呢周瑞家的又問道这藥可有名子沒有呢宝釵道有这也是那癩頭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點頭兒因又說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麽着宝釵道也不覺甚怎麽着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周瑞家的还欲說話時忽听王夫人問誰在房里呢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刘姥姥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只听簾櫳响處方纔和金釧兒頑的

那个小丫頭進來了問奶〻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里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边捧了个小錦匣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樣法堆紗的花兒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了兒的何不給他们姊妹们帶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代了去罢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一对剩下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哥罢王夫人道留着給宝丫頭帶罢又想着他们薛姨媽道姨娘不知道宝丫頭古怪着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見金釧兒仍在那里晒日陽兒周瑞家的因问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时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頭麼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咲嘻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〻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咲道到好个模樣

兒竟有些ゝ像咱們東府里蓉大奶ゝ的品格兒金釧咲道我也是這麼們說呢周
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几歲投身到這里又問你父母今在何処今年十几歲了
本処是那里人香菱听問都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听了到反
為嘆息傷感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後頭來原來近日賈母
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処擠着到不方便只留宝玉代玉二人這邊解悶却將
迎惜探三人移到王夫人這边房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
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里來只見几个小丫頭子都在抱廈內听呼喚呢
只見迎春的丫环司棋与探春的丫环待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里都捧着
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們姊妹在一処坐着呢遂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
人正在窓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

妳們收了周瑞家的荅應了回說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頭們道那屋里不是四姑娘周瑞家聽了便往這边屋里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处頑耍呢見周瑞家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咲道我這里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帶(戴)在那里呢說着大家取咲一回惜春命丫妳(入畫來收了)放在匣子裡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庅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到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了太太就往于老爺府里去了叫我在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曾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兒說我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恭(余)信管着惜春聽了

咲道这就是了他師父一来余信就趕上来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
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唠叨了一回便往鳳姐兒處来穿夹道從李
紈後窗下过隔着玻璃窗户見李紈在炕上歪着睡覺呢遂越過西苑墻出西
角门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房中门檻上見周
瑞家的来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里去周瑞家的會意忙攝手攝足往東
边房里来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姐兒睡中
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摇頭兒正説着只听那边一陣咲声却有賈璉的声音
接着房门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来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道这便来一
見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麽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与
他説送花兒一事平兒听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

出两枝来先叫彩明吩咐道送到那边府里給小蓉大奶奶戴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才往賈母這边来穿過了穿堂抬頭忽見他女兒打扮着才従他婆家来周瑞家的忙问你這会跑来作什么他女兒咲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么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会子請太太的安去媽还有什么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么東西周瑞家咲道嗳今兒偏偏的来了个刘姥姥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这会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送這几枝花兒与姑娘奶奶們这会子还沒送清楚呢你这会子跑来一定有什么事情他女兒咲道你老人家到会猜実对你老人家说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两杯酒和人分争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说他来歷不明告到衙门里

要鮮他还鄉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議〻〻這个情分求那一个可了事呢周瑞家的听了道我就知道呢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且家去等我〻給林姑娘送了花兒去就回家去此時太〻二奶〻都不得閑兒你回去等我这有什么帖的如此女兒听說便回去了还說媽好歹快来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没经过什么事就急得你这樣了說着便到代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代玉不在自己房中都在宝玉房中大家鮮九連环頑呢周瑞家的進来咲道林姑娘姨太〻着我送花兒与姑娘帶宝玉听說便先說什么花兒拿来給我一面早伸手接过来了開匣看時原来是宫製堆紗新巧的假花兒代玉只就在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还是單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两枝是姑娘的了代玉冷笑道我就知道

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兒不言語宝玉便问道周姐々你作什庅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因说太々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々就順便叫我带来了宝玉道宝姐々在家作什庅呢怎庅这几日也不過這边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頭们说誰去瞧々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我来請姨太々姐々安问姐々是什庅病現吃什庅藥論理我該親自来的就說纔從学里回来也着了些凉異日再親自来着罷說着茜雪便荅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来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来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间只求々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灯時分鳳姐已卸了粧来見王夫人回话今兒甄家送了来的東西我已收了偺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

年下送鮮的船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罷王夫人点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〻生日的礼已經打点了派誰送去呢王夫人道你瞧誰閑着就叫他們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當什厶正經事问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来請我明日過去曠(逛)〻明日到没有什厶事情王夫人道有事没事都害(碍)不着什厶每常他来请有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单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〻〻别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来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来辭賈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曠(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立等着換了衣服姐兒兩个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与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个引了多少姬妾了鬟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

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归坐秦氏献茶毕凤姐因说你们请我来作什么

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就快献上来我还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话地下几

个姬妾先就笑说二奶奶今儿不来就罢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说着

只见贾蓉进来请安宝玉因问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请老爷安去

了又得可是你怪闷的也坐在这里作什么何不去瞧瞧秦氏笑道今儿巧上

回宝叔立刻要见的我那兄弟他今儿也在这里想在书房里呢宝叔何不去瞧

一瞧宝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凤姐都忙说好生着忙什么一面便吩咐

人好生小心跟着他别委曲着他到比不得跟了老太太过来就罢了凤姐说

道既这么着何不请进这秦小爷来我也瞧一瞧难道我见不得他不成尤氏

笑道罢罢可以不必见他比不得偺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人家的

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乍見了你這破落户还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了竟叫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这話他生的腼腆没見過大陣張兒嬸子見了没的生氣鳳姐道憑他是什庅樣兒的我也要見一見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説我不敢扭着就帶他來説着果然出去帶進一个小後生來較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慢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的向他几歲了讀什庅書弟兄几个学名唤什庅秦鐘一一答應了早有鳳姐的丫环媳婦们見鳳姐初会秦鐘並未備得表礼來遂忙過那边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

姐与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两个
状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与来人送過去鳳姐猶咲説太簡薄等語秦氏等
謝畢一時吃過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那宝玉自見了秦鐘的
人品出衆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
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麽生在這侯门
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
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綉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過填
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秦鐘自見了宝玉形容出衆舉
止不凡更兼金冠綉服驕婢侈童秦鐘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宝玉怨不得人
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知貧窶二字限人亦

世间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様的胡思乱想忽然宝玉问他讀什么書秦鍾見问便因實而荅二人你言我語十来句後越覺親密起来一時摆上茶菓吃茶宝玉便説我們両个又不吃酒把菓子摆在里间小炕上我们那里坐去省得闹你们于是二人進里间来吃茶秦氏一面張羅与鳳姐摆酒菓一面忙進来囑宝玉道宝叔你侄兒倘或言語不妨頭你千万看着我不要理他〃虽腼腆却性子左强不大随和此是有的宝玉咲道你去罢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宝玉只荅應着也無心在飯食上只问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説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请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温習旧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已為伴時常大家

討論纔能進益宝玉不待说完便答道正是呢我们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们中亦有親戚在内可以附讀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呢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甚温習旧書待明年業師上来再各自在家里讀家祖母因説一則家学里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暫且担擱着如此说来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们敝塾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曽提起這里的義学到好原要来和這里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里又事忙不為这点小事来聒絮的宝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淂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宝玉道放心放心咱们

回来先告訴你姐夫姐〻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明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灯時候出来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就叫送飯吃畢晚飯因天黑了尤氏因說先派兩个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話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问派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麽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个派不得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了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爷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〻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爷們出过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来給主

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难為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説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當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凤姐道我何常不知这焦大到是你們没主意有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道伺候齊了凤姐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只見灯燭輝煌衆小厮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樣他更可以恣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像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蹺脚比你的頭还高呢二十年

頭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説你們这一起子雜種王八羔子們正罵的興
頭上賈蓉送凤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听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
綑起来等明日酒醒了問他还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賈蓉放在眼里
反大叫起来赶着賈蓉叫蓉哥児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児别説你这樣
児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們做官児
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業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
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説别的还可若再説别的咱們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
来凤姐在車上説与賈蓉道以後还不早打發了这沒王法的東西留在这里
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咱們这樣的人家連个王法規矩都
沒有賈蓉答應是衆小廝見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綑倒拖往馬圈

里去焦大越發連賈珍都說出来乱嚷乱叫說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爺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庅不知道偺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衆小厮听他說出这些没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馬糞滿々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遥々的聞得便都粧作不听見宝玉在車上見这般酔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道姐々你听他說爬灰的爬灰什庅是爬灰凤姐听了連忙立眉嗔目断喝道少胡說那是酔漢嘴里混唚你是什庅樣的人不說不听見还到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々仔細搥你不搥你嚇的宝玉忙央告道好姐々我再不敢了凤姐道这才是呢等偺們到了家回了老太々打發你同你秦家姪兒学里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来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八回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話說鳳姐和宝玉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已也有了个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憤)又着實的稱贊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爱凤姐又在一傍帮着說过日他还来拜老祖宗等語說的賈母喜(歡)悅起来凤姐又趂(趁)势請賈母後日过去看戲賈母雖年高(老)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来請遂(携)王夫人林代玉宝玉等过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先回来)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後凤姐坐了首席盡欢至晚無話却說宝玉因送賈母回来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还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宝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门过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

遇見他父親更爲不安寧可遠遶路罢了当下衆嬷〻了妳伺候他换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门去了衆嬷〻了妳只得跟隨出来还只当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穿堂便向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二人走来一見了宝玉便都笑着赶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説作了好夢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説着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纔走開老嬷〻叫住因问你二位爷是從老爷跟前来的不是他二人点頭道老爷在夢坡齋小書房里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説一面走了説的宝玉也笑了于是轉湾向北奔梨花香院来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唤吴新登与倉上的頭目名戴良还有几个管事的頭目共有七个人從賬房里出来一見了宝玉赶来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个買辦名唤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宝玉忙上来打千兒請安宝玉忙含笑攜他起来衆人都笑説前兒在一処看見二爷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

几張貼〻宝玉咲道在那里看見了衆人道好几處都有都称的了不得还和
我們尋呢宝玉笑道不值什麽你們說給我的小幺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往
前走衆人待他过去方都各自散了閑言少述且說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
入薛姨媽室中来正見薛姨媽打點針黹与丫嬛們呢宝玉忙請了安薛姨媽
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这麽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坐
着罷命人到滾〻的茶来宝玉因問哥〻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籠頭
的馬天〻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姐〻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
兒又想着打發人来瞧他〻在里間不是你去瞧他里間比这里暖和那里坐着
我收什收什就進来和你說話兒宝玉听說忙下了炕来至里間門前只見吊着
半旧的紅紬軟簾宝玉掀簾一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宝釵坐在炕上作

針線頭上挽着漆黑的油光鬒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黄綾綿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口内問姐々可大愈了宝釵抬頭只見宝玉進来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着説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来一面又問老太々姨娘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看宝玉頭上戴着累絲嵌宝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縧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一塊落艸時啣下来的宝玉宝釵因笑説道成日家説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々的賞鑒我今兒到要瞧々説着便挪近前来宝玉亦湊了去從項上摘了下来遞在宝釵手内宝釵托於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

的那塊頑石的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体最小方能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体畫恐字跡过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寶玉正面圖式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註云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通靈玉反面圖式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註云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宝釵看畢又従翻过正面来細看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咲道你不去到茶也在這里發獃作什麽鶯兒嘻嘻笑道我听这兩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对兒宝玉听了忙咲道原来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賞鑒賞鑒宝釵道你別听他的話没有什麽字宝玉笑央好姐姐你怎麽瞧我的了呢宝釵被纏不过因說道也是个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上了叫天天代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麽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袄上將那珠宝晶瑩黄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来宝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兩面八个共成兩句吉讖以曾按式画下形相

音註云　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與莫失莫忘相对所謂愈出愈奇

音註云　芳齡永繼

芳齡永繼又與仙壽恒昌一對請合兩讀之問諸公歷来小說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換新眼目

宝玉看了也念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〻这八个字到真与我的是一對鶯兒笑道是个痴顛和尚送的他説必須鏨在金器上宝釵不待説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问宝玉從那里来宝玉此時与宝釵就近只闻一陣〻凉森〻甜絲〻的幽香竟不知係何香氣遂问姐〻燻的是什麽香我竟從来沒聞見過這味兒宝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〻的衣服燻的烟燎火氣的宝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麽香宝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的香氣宝玉笑道什麽丸藥這麽好闻好姐〻給我一丸嘗〻宝釵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听外面人説林姑娘来了話犹未了林代玉已揺〻的走了進来一見了宝玉便笑道嗳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宝釵因笑道這話怎麽説代玉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釵

道我更不解這意代玉咲道要来時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兒他来了明兒我再来如此間錯開了来着豈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熱鬧了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宝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对衿褂子因问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代玉便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該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過拿来預備着宝玉的奶媽李嬤嬤因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罢姨媽那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来說給小幺兒們散了罢宝玉應允李嬤嬤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里薛姨媽已擺了几樣細巧茶果来留他們吃茶宝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鵞掌鴨信薛姨媽听了忙也要自己的糟的取了些来與他

嗜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纔(吃)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李嬷々
便上来道姨太々酒到罢了宝玉央道媽々我只吃(喝)一鍾李嬷々道不中用當
着老太々太々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一个没
有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别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的我挨了
兩日罵姨太々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悪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々高興了
又儘着他吃什麽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陪在里面(受氣)薛姨媽笑道老貨你
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々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嬛
来讓你媽々們(吧)去也吃盃搪々雪(寒)氣那李嬷々听如此說只得和衆人且去吃
些酒水這里宝玉又說不必温煖了我只要喫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有使不得
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颭兒宝釵笑道宝玉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学傍収的難到

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
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听這話有情理便放
下冷酒命人煖來方飲代玉嗑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代玉的小丫环雪鴈
走來與代玉送小手炉代玉因含笑問他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里就
冷死了我雪鴈道紫鵑姐〻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代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
笑道也虧你到听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麽他說了你就依
比聖旨還快些寶玉听這話知是代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復之詞只嘻〻的笑
兩陣罷了寶釵素知代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
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到不好代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
媽這里倘或在別人家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炉也沒有爬〻

的從家里是個来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過於逐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

薛姨媽道你這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宝玉已是三杯過

去李嬷嬷又上来攔阻宝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宝代姊妹說說笑笑的那

肯不吃宝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鍾就不吃了李嬷嬷道你可仔

細老爷今兒在家隄防問你的書宝玉听了這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慢的放

了酒垂了頭代玉先忙的說別掃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

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来醒脾了一面悄推宝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

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那李嬷不知代玉的意曰說道林姐

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劝劝他只怕他還听些林代玉冷笑道我為什庅助

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

媽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里是外人不當在這里的也未可知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来比刀子还尖你這算了什麽宝釵也忍不住笑着把代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来了這里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里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便跟着我睡罢因命再盪熱酒来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罢宝玉听了方又鼓起興来李嬷嬷因吩咐小丫頭子们你们在這里小心着我家去换了衣服就来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性多给他吃說着便家去了這里雖还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関痛癢的見李嬷嬷走了也都悄悄去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个小丫頭子樂得討宝玉的欢

喜幸而薛姨媽千哄万哄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鷄皮湯宝玉痛喝了两碗吃了半碗飯碧粳粥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沏上茶来大家吃了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个丫頭已吃了飯進来伺候代玉因问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代玉听說遂起身道偺们来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庅找偺们呢說着二人便告辞小丫頭忙捧过斗笠来宝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丫頭便将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宝玉頭上一合宝玉便說罷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难道没見过别人帶过的讓我自己帶罷代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庅过来我瞧瞧罷宝玉忙就近前来代玉用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将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将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

笠外整理已畢端儀了端儀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宝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
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〻都还沒来呢且略等〻不遲宝玉道我們到去
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到底命兩个婦女跟隨他兄
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処
来更加歡喜因見宝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不許再出来了因命人好
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遂问眾人李奶子怎庅不見眾人不敢
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来的想有事纔去了宝玉跟蹌回顧道他比老太还
受用呢问他作什庅沒有他只怕我还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来至自己的臥
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来咲說道好〻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
三个字丟下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来給我寫完这些墨纔罷宝玉忽然想

起早起的事来因咲道我寫的那三个字那里呢晴雯咲道這个人可醉了你頭里过那府里去嘱咐我貼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么問我生怕别人貼坏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上這會子还凍的手僵冷的呢宝玉听了咲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握着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新書的三个字一時代玉来了宝玉便咲道好妹〻你别撒謊你看這三个字那一个好代玉仰頭看里間門斗上新貼了三个字寫着絳雲軒代玉笑道个〻都好怎么寫的这们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个匾宝玉嘻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〻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宝玉一看只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里宝玉笑道好大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府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合珍大奶〻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

送過来的你可吃了嘴[沒]要道快别提一送了来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搁在
那里後来李奶々来了看見説宝玉未必吃了拿来給我孫子吃罷他就叫人拿
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来宝玉因讓林妹々吃茶衆人笑説林妹々早走了
还讓呢宝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来因問茜雪早起沏了一碗楓
露茶我説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麽又沏了這个来茜雪道
我原是畱肴的那會子李奶々来了他要嚐々就給他吃了宝玉听了将手中的
茶杯只々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声打了个虀粉潑了茜雪一裙子的
茶又跳起来問肴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々你们这麽孝敬他不過是
仗肴我小時候吃過他几日奶罷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
不肴奶了白々的養肴祖宗[做]作什麽攆了出去大家干净説肴便要去立刻回賈

母攆他乳母原来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宝玉来嘔他顽要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事也還可以不必起来後来捧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来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来問是怎麽了襲人忙道我纔到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宝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们也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们一齊攆了我们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伏侍你宝玉听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脱換了衣服不知宝玉口內还說些什麽只覺口齒綿纒眼眉愈加餳澁忙扶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灵玉来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子底次日帶時便氷不着脖子那宝玉就枕便就睡着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来了听見醉了不敢前来再加觸犯只悄悄的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来就有人回那边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来拜

宝玉忙接了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縹緻舉止温柔堪陪宝玉讀書心中十分欢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这般人品也都欢喜臨去時都有表礼賈母又与了一个荷包並一个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近或有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宝叔在一處别跟着那些不長進的東西們学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去稟知他父母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当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个兒子並一个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兒長大時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与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与賈蓉為妻那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歳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温習旧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

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宝玉這个机会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当今之老儒秦鐘此去学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悦只是宦囊羞澁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貴眼睛容易[贄見礼減不]拿不出来[為]兒子的終身大事説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封[的]了二十四兩贄見礼親自帶了秦鐘来代儒家拜見了然後宝玉上学之日好一同入塾正是

早知日後閙争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來宝玉急于要和秦鐘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里会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了信至是日一早宝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拾得停停妥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宝玉見他悶悶的因笑問道好姐姐你怎么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里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久怎么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些

别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説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〻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体量襲人説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斈里冷好歹想着添换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顧脚炉手炉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説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坏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出外頭我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别悶死在這屋里長和林妹〻一處去頑笑着總好説着俱已穿帶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且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人几句方出来見賈母〻〻也未免有几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来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些正在書房中与相公清容們閒話忽見寶玉進来請安回説上斈里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斈

兩个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站髒了我這地
靠髒了我的门衆清客相公们都早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
一去三二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天也將飯時
世兄竟快請罢説着便有兩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賈政因问跟宝玉的是
誰只听外面荅應了兩声早進来三四个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是
宝玉的奶姆之子名喚李貴因向他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
什麼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里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
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嚇的李貴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磞頭有声
連連荅應是又回説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
不敢撒謊説的滿座鬨然大笑起来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説道那怕再念三

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里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了出去此時宝玉獨站在院外屏声靜候待他們出来便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听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些体面我們這等奴才白賠着挨打受罵的從此後也可憐見些纔好宝玉笑道好哥哥你别委曲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听一句半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已早来等候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宝玉忽想起未辭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辭彼時黛玉纔在窓下对鏡理粧听宝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定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

好妹〻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和胭脂膏子也等着我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撤身去了代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麽不去辭〻你宝姐〻來宝玉咲而不答一逕同秦鐘上学去了原来这賈家之義学離此也不甚遠不过一里之遥原係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請師者即入此中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有供給銀兩按俸之多寡帮助為学中之費特共挙年高有德之人為塾掌專為訓課子弟如今宝秦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过讀起書来自此後二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的留下秦鐘住上三天五日和自己的重孫一般疼愛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更又助些衣履等事不上一月之工秦鐘在榮府便熟了宝玉終是不安本分之人一味的随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鐘悄說道咱們兩个人一樣的

年紀況又是同窓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秦鐘也只得混着乱叫起来原来这斈中雖都是本族人丁與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生九種〻〻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内自宝秦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朶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腼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〻羞〻有女兒之風宝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体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窓人起了疑背地里你言我語詬誶謠諑布满書房内外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後便知有一家斈〻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来上斈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脩礼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兒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这斈内就有好

几个小学生圖了薛蟠的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更又有兩个多情的小学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学中都送了他兩个外号一号香憐一号玉爱虽都有窃慕之意将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不敢来沾惹如今宝秦二人一来見了他兩个也不免繾綣羨慕亦因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举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与宝秦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只未發跡每日一入学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自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賊看出形景来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声这也非止一日可巧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留下一句七言对联命学生对了明日再来上書将学中之事又命賈瑞暫且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学

中應外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怜擠眉弄眼遞暗号兒二人假粧出小恭走至後院說梯己話秦鍾先問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听背後咳嗽了一声二人唬的忙回頭看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者香怜本有些性急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庅难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咲道你們說話难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庅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庅先得讓我抽个頭兒咱們一声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嚷起來秦香二人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庅了金榮咲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咲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个吃去秦鍾香怜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去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个原來這賈瑞最是个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

紈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来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丢開一边就連金榮亦是當日的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於金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帮補他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在醋妒他兩个今見秦香二人来告金榮賈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来雖不好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怜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几句香怜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内还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听了不忿兩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来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才明明的撞見他兩个在後院子里親嘴摸

屁股而个商議定了一对一齊撇草棍兒抽長短誰長誰先幹金榮只顧得意
乱说却不防还有别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这个是誰原来这一个名
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过活如今長了
十六歲比賈蓉生的还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处寧府人多
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们常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了什么小人
詬誶謠諑之詞賈珎想亦風聞得些口声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
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门户过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内性又
聪明雖然应名来上學亦不过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鬬鷄走狗賞花玩柳總恃着
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々既和賈蓉最好
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

想道金榮賈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们告訴了老薛我们豈不傷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説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不傷了臉面想畢也粧作出小恭出至外面悄悄的把跟宝玉的書童名喚茗烟者喚到身边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世事如今聽賈薔説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他的爺宝玉都干連在内不給他个利害下次越發狂縱難制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个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来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説姓金的你是什麽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説是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説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強他只得隨他去了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们肏屁股不肏屁股

管你耙鈀相干横竪没有你爹去就罢了你是好小子出来動一動你茗大爷
嚇的滿屋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賈瑞忙吆喝茗烟不得撒野金荣氣黄了臉
説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説便奪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鍾二
人去尚未去時從腦後嗖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来並不知係何人打来的
幸未打着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這座上乃是賈蘭賈菌這賈菌亦係荣國府
近派的重孫其母亦少寡独守着賈菌這賈菌与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而
座誰知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金
荣的朋友暗助金荣飛硯来打茗烟偏没打着茗烟便落在他座上正打在面
前將一个磁硯水壺打了个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
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来要打回去賈蘭是个

省事的忙按住硯極口劝道好兄弟不与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抱起書匣子來照那边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那里剛到宝玉秦鍾桌案上就落了下來只听豁啷一声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賈菌便跳出來要揪打那一个飛硯的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里経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乱嚷你們还不來動手宝玉还有三个小廝一名鋤藥一名掃紅一名墨雨这三个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乱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门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的攔一回這个劝一回那个誰听他的話肆行大鬧眾頑童也有趁勢幇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在一边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乱笑喝着声兒叫打的登

時間鬧沸起來外边李貴等几个大僕人听見裡边作反起來忙都進来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声不一這一个如此説那一个又如彼説李貴且喝罵了茗烟四个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上早撞在金荣的板上打起一層油皮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呢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来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説别的守礼来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听着人家罵我們还調唆他們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這还在這里念什麽書（茗烟他也是為有人欺負我的不敢了罢）李貴劝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会子為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显的偺們沒礼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情那里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里你老人家就是這學里的頭腦了衆人看你

行事中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閙到这步田地还不管賈瑞
道我吃喝着都不听李貴咲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
不正经所以这些兄弟才不听就閙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是脫不過的
还不快作主意撕羅閙了罷宝玉道撕羅什麽我必是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
榮我是不在这里念書的宝玉道這是為什麽難道有人家来的咱們到来不
得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
也不用問了若説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窓外道他
是東胡同子里璜大奶々的侄兒那是什麽硬正掙仗腰子的也来嚇我們璜大
奶々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会打旋磨子給我們璜二奶々跪着借當頭我眼
里就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々李貴忙断喝不止説偏你这小肏的知道有

這些姐嚐宝玉冷笑道我只当是誰的亲戚原来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问问他来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来包書茗烟包着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到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說的問他呢雇上一輛車拉進去当着老太太问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细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再回老爺太太就說宝玉全是你調唆的我这里好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你又来生个新法子你闹了学堂不說变法兒壓息了才是到要往大里闹茗烟方不敢作声兒了此时賈瑞也怕闹大了自己也不乾净只得委屈着来央告秦鐘又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来宝玉說不回去也罢了只叫金荣賠不是便罢金荣先是不肯後来禁不得賈瑞也来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劝金荣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这樣怎得了局金荣強不得只得与秦鐘作了揖

宝玉还不依偏定要磕头贾瑞只要暂息此事又悄悄的劝金荣说俗语说的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气儿磕个头就完事了金荣无奈只得进前来与宝玉磕头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寶玉方才不吵閙了大家散了學金榮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裡就是閙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听見他咕咕嘟嘟的說因问道你又要增什麼閑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们

西府里的璉二奶，眼前說了你才得了這个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里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况且人家學里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里念書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書你就認得什麽薛大爺了那薛大爷一年不給不給這二年也帮了咱們有七八（回何無故[illegible]）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闹出了這个學房再要找這麽一个地方我告訴你說罢比登天的（[illegible]）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寔寔的頑一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呢于是金榮忍氣吞声不多一時他自去睡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與賈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里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

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丶丶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

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来家里走丶瞧丶寡嫂並侄兒閑話之

間金栄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学房里的那事従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

小姑子説了这璜大奶丶不听則已听了一時怒従心上起説道这秦鍾小崽子

是賈门的親戚难道栄兒不是賈門的（此賈門的親戚比那賈門的親戚）親戚人都別特勢利了况且都做的是

什麼有臉的好事就是宝玉也不犯向着他到这个田地等（未必能如此説）我去到東府瞧丶

我們珍大奶丶再向秦鍾他姐丶説丶叫他評丶这個理这金栄的母親

听了这話急的了不得忙説道这都是（[illegible]非有錢者可矣）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奶丶了求姑奶丶

快别去説去别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闹起来怎麼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

住家里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来呢璜大奶丶听了説道

那里管得許多你等我説了看是怎么樣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
就坐上望寧府里来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边小角門前下了車進去見了
賈珍的妻尤氏也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寒温説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么沒
見蓉大奶奶尤氏説道他這些日子不知是怎么着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来叫大夫瞧了
又説并不是喜那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説眼神也發眩我説他你
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来你竟好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来有我呢
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説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
他生氣叫他静静的養養就好了他要想什么吃只管到我這里取来倘或我這里
没有只管望你璉二嬸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個好合歹你再要娶這么一個媳婦
這么個模樣兒這么個情性的人兒打着灯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爲人行事

那個親戚那个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〻今兒(日)早晨他兄弟来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〻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是這麼一點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纔是誰知他們昨兒學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學来的一個人欺負了他(眼前竟像不知者)了里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〻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听見个什麼話兒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打這个秉性上頭思慮出来的今兒听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事那群混賬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那些(人)的氣的是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念)書以致如此学里吵鬧他听了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也沒吃我听見了我方(還)到他那边要

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里找宝玉去了我總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窝湯我總過来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况且如今又没ケ好大夫我想到他病上我心到像針扎是的你们知道有什庅好大夫没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丢在瓜窪國去了听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荅應道我們這庅听着實在也没听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奶這个来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别教人混治倘或認錯了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来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道讓這大妹妹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就過那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說說秦鍾

欺負了他兄弟的事听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説亦且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説了一会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过来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庅説的事情庅尤氏答道到没説什庅一進来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着了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説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听見媳婦這庅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説了几句閒話兒就去了到没有求什庅事如今且説媳婦這病你到那里尋一个好大夫来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躭悞了現今偺們家走的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氣兒人怎庅説他也添几句文話兒説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个人一日輪流着到有四五遍来看脉他們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見効到弄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

未見大夫其寔于病人無益實珍说道可是这孩子也糊塗何必脱〻换〻的
倘或再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那还了得衣裳任憑是什庅好的可又值
什庅呢孩子的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庅我正要進來要
告訴你方才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向我是怎庅了我才告
訴他説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个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
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这两日心里着寔着急馮紫英因説起他
有一个幼時從学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学問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
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來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这庅看來竟
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
了不能來明日想來一定來况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〻等这

個張先生来瞧了再說罷尤氏听了心中甚喜回說道後日是太爺的寿日到
底怎庅辦賈珍說道我方才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兼請太爺来家来受一受
一家子的礼太爺回說道我是清净慣了的我不愿意望你們那是非場中去
閙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过你把我從前註的陰
隲文你給我叫人好好的寫出来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还強百倍呢
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
給我送什庅東西来連你後日也不必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
頭去倘或後日你要来又跟隨多少人来閙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
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昇来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回叫人
叫了賈蓉来吩咐来昇照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

两府里去請老太〻大太〻二太〻和你璉二嬸子来狂〻你父親今日又听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来你可將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細〻的告訴他賈蓉一〻的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才去馮紫英家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回道奴才方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先生說道方才这里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学浅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罢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来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来昇听畢自

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
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
學之至小弟不甚欽仰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
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汙賈珍道
先生何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
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
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的意
思竟先看過脈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本也不曉得什麼但是我們馮
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的
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

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了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来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来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数寧神細胗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换过左手亦復如是胗畢脉息説道我们外边坐罢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间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这脉息左寸沉数左関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関需而無神其左寸沉数者乃肝家氣滞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虚右関需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虚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滞者不然脇下疼脹月信过期心中發热肺經氣分太虚者

石頭記

第十一回至二十回



石頭記

第十一回 至二十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代玉俏語謔嬌音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与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礼來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來在家里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礼了賈蓉听罢即率領家人去了這里漸々的就有人來了先是賈璉賈薔到來先看了各処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來家來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听見太爺又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里戲台上預

備着呢况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宝玉都来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里呢大家見过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〻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这个時候天氣正凉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过来散〻悶看着衆兒孫熱鬧〻〻是這个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〻昨日还說要来着呢因爲晚上看着宝兄弟他们吃桃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时候就一連起来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斷不能来了說有好吃的要几樣还要很爛的賈珍听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来必定有个原故若是这麼着就是了王夫人道前日听見你大妹〻說蓉哥兒媳婦身上有些不

大好到底是怎庅樣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〻太〻們頑了半夜回家来好〻的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兩個月沒来邢夫人接着說道别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子的爺們都来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里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了他從学過的一个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个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畧好些别的仍不見怎庅樣大見効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挣着上来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他的他强扎挣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两个好的上頭他才恋〻的捨不得去鳳姐兒听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方說道真是天

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个年紀倘或就因這个病上怎麽樣了人还活着有甚麽趣兒正説話間賈蓉進来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説我父親在家中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并未敢来太爺听了甚喜歡説這才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〻們叫我好生伺候叔〻嬸子們并哥〻們还説那陰隲文叫急〻的刻出来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説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麽着賈蓉皺〻眉説道不好麽嬸子回来瞧〻去就知道了于是賈蓉出去了這里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〻們在這里吃飯阿還是在園子里吃去好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里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

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狠好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送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声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了坐他与凤姐兒宝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不竟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麽凤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經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麽一說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裡的人都笑起來了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兒都吃畢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里去賈蓉進來向尤氏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々哥々兄弟們也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里有事二老爺是不愛听戲又怕人鬧的慌都纔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都被璉二叔並薔兄弟都讓過去听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

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国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壽礼来俱回了我父親先权在賬房里了礼单都上上檔子了老爺的領謝的名帖都交给各来人了各来人也都照旧例賞了衆来人都讓吃了飯傳去了母親核請二位太々老娘嬸子都過园子里坐着去罢尤氏道也是傳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风姐兒說我回太々我先睄々蓉哥兒媳婦我再過去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睄々他到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罢尤氏道好妹々媳婦听你的話你去開導々々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园子里来宝玉也要跟了风姐兒去睄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々就過去罢那是姪兒媳婦于是尤氏請了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過会芳园去了风姐兒宝玉方合賈蓉到秦氏这边来了進了房门悄々的走到裡間房门口

秦氏見了就要站起来鳳姐兒說快別起来看起猛了頭暈於是鳳姐兒就緊走了兩步拉住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〻怎庅几日不見就瘦的這庅着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坐在对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到茶来嬸子和二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〻婆〻當自已的女孩兒似的待嬸娘的侄兒雖說年輕却是他敬我〻敬他從来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到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無不合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強的心一分也沒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过年去呢寶玉正眼瞧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

香的对联不觉想起在這里睡晌觉梦到太虚幻境的事来正自出神听得秦氏说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泪不知不覺就流下来了鳳姐兒心中雖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見了眾人這个樣兒反添心酸倒不是来開導劝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个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特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么說那里就到得這个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略病一病兒就這么想那么想的這不是自已倒給自已添病了么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过去呢你别在这里只管这么着到招的媳婦也心裡不好太太那里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你宝叔過去罢我还略坐一坐兒賈蓉听說即同寶玉過会芳园来了這里鳳姐兒又劝解了秦氏一番又低低的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

兩三遍鳳姐兒才向秦氏说道你好生養着罢我再来看你合该你这病要好
所以前日就有人薦了这个好大夫来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咲道任憑是神
仙也罢治得病治不得命嬸子我知道我这病不过是挨日子鳳姐兒说道你
只管这庅想着病那里能好呢揔要想開了才是况且听得大夫说若是不治
怕的是春天不好呢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说了你公〻婆〻
听見治得好你别说一日二錢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彀吃的起好生養着罢我
过園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閑了时候还求嬸子常过
来瞧〻我咱们娘兒们坐〻多说几遭話兒鳳姐兒听了不覺得又眼圈兒
一紅遂说道我得了閑兒必常来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来的婆子丫頭
並寧府的媳婦婆子们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门来但只見

黄花滿地白柳横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疎林如画西風乍緊初罷鶯啼暖日當暄又添蛩語遥望東南建几处依山之榭縱观西北結三间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兒正自看園中的景致一步〻行来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过一个人来向前對鳳姐兒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子望後一退說道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倒是大爺到这里来賈瑞道也是合該我与嫂子有緣我方才偷出了席在这个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这里来

这不是有緣么一面説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凤姐兒〻是個聰明人見他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咲説道怨不得你哥〻常提你説你狠好今日見了听你説这几句話兒就知道你是个聰明和氣的人了这會子我要到太〻們那里去不得合你説話兒等閑了偺們再説話兒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請安又恐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咲道一家子骨肉説什么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听了这話再不想到今日得这個奇遇那神情光景亦發不堪难看了凤姐兒説道你快去入席去罢仔細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〻的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来看凤姐兒故意的把脚步放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里暗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这樣禽獸樣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几時叫他死在

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于是凤姐兒方移步前来将轉過了一重山坡見兩三个婆子慌慌張張的走来見了凤姐兒笑說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只是不来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来請奶奶来了鳳姐兒說道你們奶奶就是这么急脚鬼是的凤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唱了有几出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出了說話之间已到了天香楼的後门見宝玉和一羣了頭子們在那里頑呢凤姐兒說道宝兄弟別特淘氣了有個了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这边上去罢凤姐兒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呢尤氏笑說道你們娘兒两个特好了見了面揔捨不得来了你明日搬来合他住着罢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凤姐兒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戲尤氏叫拿戲单来讓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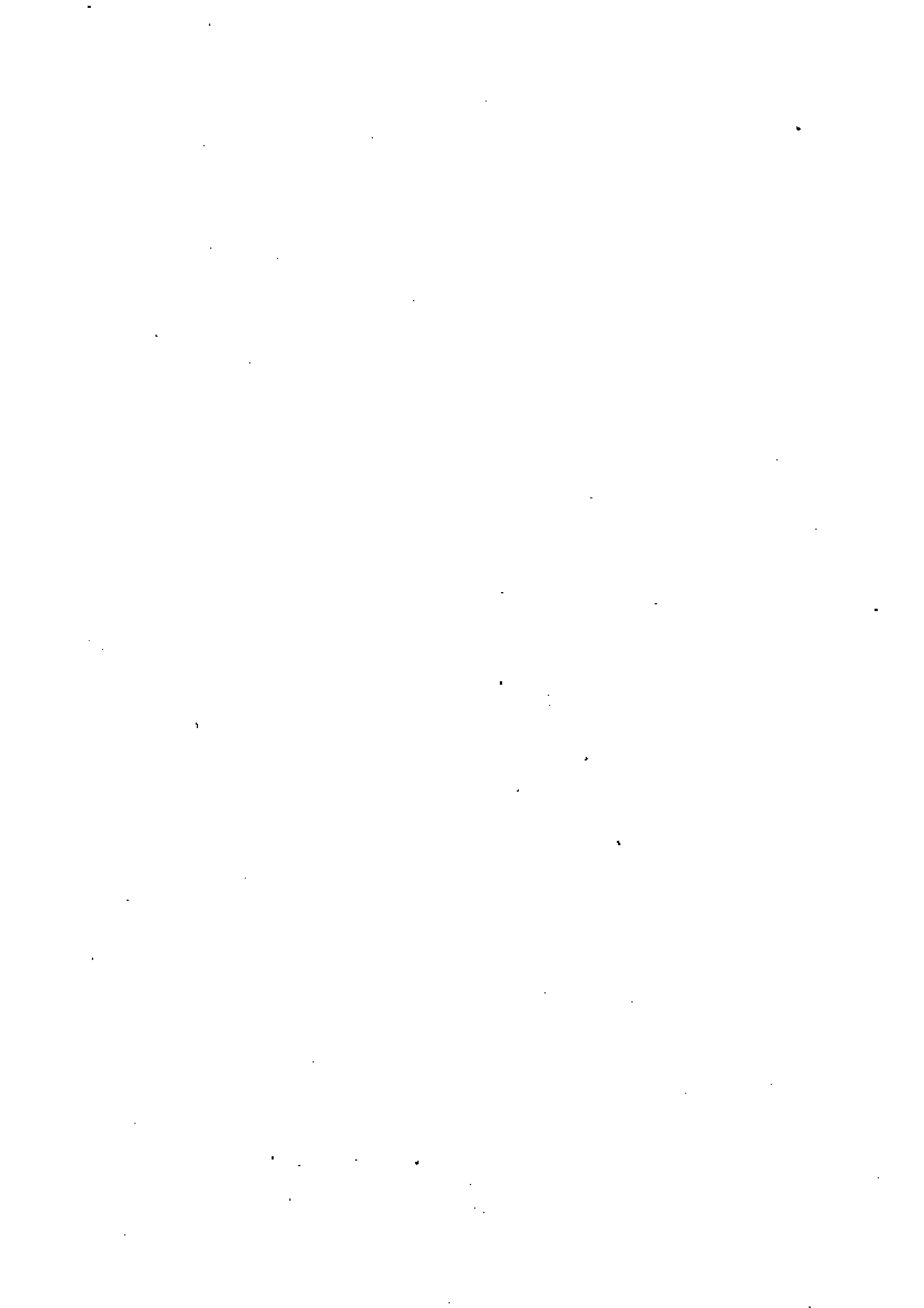
姐兒点戲鳳姐兒說道太太們在這里我如何敢点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
合親家太太都点了好几出(齣)了你点兩出(齣)好的我們听风姐兒立起身来答應
了一声方接過了戲单從頭一看点了一出(齣)还魂一出(齣)談詞遞過戲单去說現
在唱的這邊官誥唱完了再唱这兩出(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
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又心里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常过来
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才有趣兒天还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来望楼下一看
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边一个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代(帶)了打十番的那里
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这里不便易背地里又不知幹什庅去了尤氏笑道
那里都像你这庅正経人呢于是說說笑笑点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
擺上飯来吃畢大家才出園子来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方才叫預備車向尤氏

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下婆子媳婦們方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侄都們在車傍侍立等候看呢見了邢夫人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还过來聽、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歇、罷于是都上了車去了賈瑞猶不時拿眼覷睛看凤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拿过馬來宝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过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凤姐兒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几次偏都遇見凤姐兒往寧府那边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卅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几日賈母王夫人凤姐兒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这几日也未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这个症候遇着这樣大節不

添病就有好大的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个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兩个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後日再去看〻他你細〻的瞧〻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来告訴我〻也喜欢〻〻那孩子素日愛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給他送过去鳳姐兒一〻的答應了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飯来到寧府看見秦氏的光景雖未甚[曾]添病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于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過]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过了冬至又沒怎庅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〻太〻放心罷昨日老太〻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倒吃了兩塊倒像剋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給你送来我到你婆〻那里瞧〻就要赶着回去回老太〻

的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〻太〻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
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
这實在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〻〻冲一冲也
好尤氏道我也暗〻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〻的
辦罷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会子話兒說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〻的話
去呢尤氏道你可緩〻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于是鳳姐兒就
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〻安給老太〻磕頭說他
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还要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
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还好呢賈母听了沉吟了半日因
向鳳姐兒說你換〻衣服歇〻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

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的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裏沒有什庅事庅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庅事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听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听了哼了一声說道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庅樣平兒因問道这瑞大爺是因為什庅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蝦蟆想天鵝肉吃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这个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时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煕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説鳳姐正與平兒説話只見有人回説瑞大爺来了鳳姐急命快請進（来）賈瑞見往裡讓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来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麽還不回来鳳姐道不知什麽原故賈瑞笑道別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脚捨不得回来也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如聞其聲）嫂子這話説錯了我就不這樣（漸漸入港）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几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来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嫂子天天

也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〻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〻閑着天〻過来替嫂子解〻閑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這里來賈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點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最是有說有笑極疼人的奇妙我怎么不来死了也願意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里明白誰知竟是兩個胡塗虫一点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帶的着荷包然後又問帶着什么戒指鳳姐悄〻道放尊重着別呌丫頭們看了見笑話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走了 呌去正是呌來也 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〻的道大天

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宝忙問道你别哄我但只那里人過的多怎麼好躲的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兩边門一関再沒别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内已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里摸入榮府趂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往賈母那边去的門户已鎖倒只有向東的門未関賈瑞側耳聽自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声東边的門也到関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声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関的鉄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亦不能够南北皆是大房墻要跳亦無攀援這屋内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凛凛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

賈瑞聰的背着臉一溜烟抱着肩跑了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逕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里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恨到底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的工課來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里讀文章其苦萬狀（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想不到是鳳姐捉弄他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

的賭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别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
今日晚上你别在那里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子里那間空屋里等我可别
冒撞了（伏的妙）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可哄你你不信就别來賈瑞道來〻〻死
也要來（不差）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
在這里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里親戚又來了
（專能忙中寫閑狡猾之甚）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
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里來等着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只是干轉左等不見
人影又聞也沒有聲响心下自思道别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
猜只見黑魆〻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
人剛至門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

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里親娘親爹的乱叫起来那人只不作声賈瑞扯了自己褲子硬帮〻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枱子照道誰在屋里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真臊的無地可入不知要怎広樣才好回身就要跑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别走如今璉二嬸已經告道到太〻跟前說你無故調戲他〻暫用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那边等着太〻氣〻死過去因此叫我来拿你剛才你又攔住他没的說跟我去見太〻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没有見我明日我重〻的謝你賈薔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広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来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两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說罷翻身

出来纸筆現成拿来命賈瑞寫他兩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画了押賈薔收起来然後撕邏賈蓉〻〻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〻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作好作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又生波瀾）老太〻那邊的门早已関了老爺正在所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难过去如今只好走後门若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们先去哨探〻〻再来領你这屋你还藏不得少时就来堆東西等我尋个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灯（細）出至院外摸着大台礎底下說道这窩兒里好你只蹲着别哼一声我们来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时身不由已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盤算只听頭頂上一声响嘩拉〻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来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了一声忙

又掩住口更（奇）不敢声張满頭满臉渾身皆是屎屎冰冷打战只見賈薔跑来叫快走快走賈瑞如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门跑到家里天已三更只得叫门開门人見他这般景况（况）問是怎的少不得扯謊説黑了失脚掉在茅廁里了一面到了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〻鳳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一时摟在怀内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满心想鳳姐只不敢往荣府去了賈蓉兩（个）常〻的来索银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来歲人尚未娶親迩来想着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恼奔波（寫得歷〻病源如何不死）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内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

一頭失倒合上眼还只夢魂顛倒滿口乱說胡話驚怖悸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
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 說得有趣 倏
又臘盡春回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医療治皆不見效回後來
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凤姐秤二兩給他
王夫人之
慈若是
凤姐回說前兒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
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們這边沒了
你打發个人往你婆婆那边問問或是你珍大哥那府里再尋些來湊着給
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 夾寫王夫人 凤姐听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得
將些渣末泡鬚鬚湊了几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了然後回王夫
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 然便有二兩獨參湯賈瑞固亦不能好 但凤姐之毒何如是耶終是瑞之自失也

八盤經望好

那賈瑞此時要命的心甚勝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个跛足道人自甄士隱隨君一去別來無恙否來化齋口稱專治寃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就听見了直着声叫喊如聞其声吾不忍听也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我一面叫一面在枕上叩首如見其形吾不忍看也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人之將死其言也哀作者如何下筆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个宝貝与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妙極此搭連猶是士隱所搶背者乎取出一面鏡子來凡看書人從此細心体貼方許你看否則此書哭矣兩面皆可照人此書表裡皆有喻也鏡把上面鏨着風月宝鑑四字明點遞与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玄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製言此書原係空虛幻設專治邪思妄動之症畢真有濟世保生之功畢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所謂無能紈袴是也千萬不可照正面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只照他的背面記之

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你好了說畢徉長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到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个骷髏立在裡面（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是也作者好苦心思）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嚇我我到再照照正面是什么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奇絶）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寫得奇峭真好筆墨）与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噯喲了一声一睜眼鏡子從手裡弔過來仍是反着立着一个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还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个人走來拿鉄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所謂醉生夢死也）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可憐大中奇來着此）只說這句就再不

能説話了傍边伏侍賈瑞的衆人只見他先还拿着鏡子照落下来仍睁開眼拾在手内末後鏡子落下来便不動了衆人上来看々已沒了氣身子底下冰漬遺一大滩精這才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来大駡道士是何妖鏡（此書不免腐儒一謗）若不早燬此物（凡野史俱可燬獨此書不可燬）遺害于世不小（腐儒）遂命駕火来燒只听鏡内哭道誰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觀者記之）正哭着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來喊道誰毁風月鑑吾来救也说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内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处去报丧三日起经七日發引寄灵于鉄檻寺（所謂鉄门限是也 趣人以喻秦氏仙柩有方也）先安一閒路月後帯回原籍當下賈家衆人齊来弔問榮国府賈赦贈艮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国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别者族中貧富不等或三兩五兩不可勝數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湊了

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儒海的書信寄來却為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代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点代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劝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纏不消煩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方林代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国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代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寔在無趣每到晚间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乱睡了（胡乱二字奇）這日夜间正和平兒灯下擁炉倦綉早命濃薰綉被二人睡下屈指筭行程該到何處（所谓計程今日到梁州是也）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覚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嬸嬸故來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嬸别人未必中用（一語貶尽賈家一族空頂冠束帶者）鳳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你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个脂粉隊

里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〻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
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〻揚〻已將
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
的詩書旧族了鳳姐听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
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〻好痴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
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于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
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後日可
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粮
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
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

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粮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敝（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欢樂万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后悔無益了鳳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洩漏（妙）（伏的）只是我与嬸嬸好了一場臨别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尽各自須尋各自门鳳姐還欲问時只听二门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闻听

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
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
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
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閑言少叙都說寶玉因近日林代玉回去剩得自
已孤悽也不和人頑耍（方风姐反对氣味相投可知 淡淡寫來方是二人自幼後文皆非哭然文字）每到晚間便
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听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
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搊〔攙〕扶問是怎麼
樣又要回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
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
下又不敢攔只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才嚥氣的人那里不干淨二

則夜里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宝玉那里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随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国府前，只見府門洞開，两边灯籠照如白晝，乱烘烘人來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寫大族之喪，如此起緒）宝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旧疾，睡在床上。（妙。非此何以出阿鳳）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衡、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説道：「合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内绝滅無人了。」説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劝：「人已辞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尽我所有罢了。」正説着，只見秦業、秦鐘並尤氏

的几个眷属（伏後文）尤氏姊妹也都来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个人去陪客一面分付去請欽天監陰陽司来擇日擇準挺（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挺（停）灵于会芳園中灵前另外（請）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对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将前功尽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凭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几副杉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来弔問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道我们木店里有一副板叫作什庅檣木（檣者舟具也所謂人生若泛舟而已寧不可嘆）出在潢海鉄網山上（所謂迷津易墮塵網難逃也）作了棺材万年不壊這还是当年

先父带来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 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在还封在
店内也沒有人出價敢買你若要就抬来便罷賈珍听説喜之不尽即命人抬
来大家看时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
大家都奇異称賛賈珍笑問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来只怕也沒
處買去什麽價不價賞他們几兩工錢就是了賈珍听説忙謝不尽即命解鋸
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 賈政 夾寫 此时
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听因忽又听得秦氏之丫环名喚瑞珠者
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称嘆賈珍遂以孫女之
理殯殮一並停灵于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小丫环名宝珠者因見秦氏身無所
出乃甘心願為義女誓任摔喪駕灵之任賈珍喜之不尽即时傳下從此皆呼

宝珠為小姐那宝珠按未嫁女之喪在灵前哀〻欲絶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
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自不得紊乱（兩句寫盡大家）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黌門
監[生]灵旛經榜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善起波瀾）可巧
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内相戴權（妙大權之）先備了祭礼遣人来
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来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軒名可思）献茶賈珍
心中打筭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与賈蓉蠲了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咲
道想是為喪礼上風光些賈珍忙咲道老内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凑巧正
有個美鈌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現
拿了一千五百兩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們都是老相遇[與]不拘怎庅樣看
着他爺〻的分上胡乱應了（忙中寫閑）还剩了一個鈌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来求

要与他孩子蠲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偺们的孩子要蠲奇談盡閣官口吻快寫個履
歷来賈珍听說忙吩咐快命書房里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来小厮不敢怠
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来与賈珍賈珍看了忙送与戴權戴權看时上
面寫道江南寧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
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
權看了回手便遞与一個貼身的小厮收了說道回来送与戶部堂官老趙說
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兒我自己来兑銀
子送去小厮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辞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去府门臨
上轎賈珍因問銀子还是我到部兑还是一並送入老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
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

説待服滿後親代 小犬到府叩謝 于是作別接着便又听唱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伏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礼擺在灵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勝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国府街上一條白漫々人来人往是有服亲朋並家下人丁之盛 花簇々官去官来是来往祭弔之盛 賈珍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来灵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灵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之灵位會芳園臨街大门洞開旋在兩边起了鼓樂厛兩班青衣按时奏樂一对々執事擺的刀斬斧斉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竖在门外上面大書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世襲寧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錄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意滿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旧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礼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时因宝玉在

側问道事〻都算妥貼了大哥〻还愁什庅賈珍見问便將里面無人的話說了出来宝玉听說笑道这有何难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当賈珍忙问是誰宝玉見坐间还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边說了兩句賈珍听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宝玉辞了衆人便往上房里来可巧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来的少里面不過几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内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来了唬的衆婆娘嗯的一声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〻站了起来賈珍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了因拄個拐踱了進来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〻纔是又進来做什庅賈珍一面扶拐拃挣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攙住命人挪椅子来与他坐賈珍断不肯

坐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〻并大妹〻邢夫人等忙问什麽事賈珍忙咲道嬸〻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里頭着實不成個体統怎麽屈尊大妹〻一個月在這里料理〻〻我就放心了邢夫人咲道原来為這个你大妹〻現在你二嬸〻家只和你二嬸〻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経過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呌人咲話到是再煩别人好賈珍咲道嬸〻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〻劳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点兒别人看着还是不錯的從小兒大妹〻頑咲着就有殺伐法决断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里辦事越發歴練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〻再無人了嬸〻不看姪兒〻〻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說着滚下淚来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

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恥笑今見賈珍苦〻的說到这步田地心中
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賣弄才幹雖
然当家妥当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还不伏吧不得遇見这事今見賈珍如此
一來他心中早已欢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
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〻說的这庅懇切太〻就依了罢王夫人悄〻的道
你可能庅鳳姐道有什庅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〻料理清了不過是
里頭着（眧着）看〻〻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〻太〻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
作声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横竖要求大妹〻辛苦〻
苦我这里先与妹〻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
姐兒还礼不迭賈珍便問（忙）向袖中取了寧国府對牌出來命宝玉送与鳳姐又

說妹〻愛怎樣就怎樣要什広只管拿這个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同那府里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〻既這広說你就照看〻〻罷了只是别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〻嫂子要緊宝玉早向賈珍手里接過对牌来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〻（在）住了這里還是天〻来呢若是天〻来越發辛苦了不如我這里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来妹〻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咲道不用（二字有神）（句）那边也離不得我到是天〻来的好賈珍听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広樣鳳姐兒道太〻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来纔回去得呢王夫人听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

右話下這里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曰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听下回分解

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第十四回

林儒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静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来昇聞得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里璉二奶〻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面丢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来整治〻〻都特不像了正說着只見来旺媳婦拿了對牌来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来抱着同来旺媳婦一路行来至儀門口方交與

来旺媳婦自已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来昇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冊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来聽差等語大槩點了一點数目单冊問了来昇媳婦几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来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與来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擅入只在窓外聽覷只聽鳳姐與来昇媳婦道既託了我〻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〻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里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没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〻〻的喚進来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单管

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描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個描賠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来交與你八個然後按我的定数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棹椅古董起至於痰盒撣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和守這處的人筭賬描賠来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来回我你有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

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横竪你們上房里也有時辰鐘卯正
二刻我来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黄昏紙
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来說不
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几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罷又吩咐按
数發與茶葉油燭鷄毛撢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蓆
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
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沒個
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趂亂失迷東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一
個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乱推托偷閑竊取等
弊次日一槩獨蠲了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

賈珍又过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做]了各様细粥精緻小菜命人送来劝食賈珍也另外吩忖每日送上等菓到抱厦内单与凤姐那鳳姐不畏勤勞天天于卯正二刻就过来点卯理事獨在抱厦内起坐不与衆妯娌合群便有堂客来往也不迎會遣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应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参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桥引幢幡那道士们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燄口拜水懺又有十三衆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来梳洗及収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两口奶子糖粳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来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凤姐出至厮前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書榮国府三個大字欵欵来至寧府天门上

門灯朗掛兩边一色戳灯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僕從兩边侍立請車至正门上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来揿起車簾风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灯罩簇擁着风姐進来寧府諸媳婦迎来請安接待风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来院中許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风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燒紙只听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过一張大圈椅来放在靈前风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裡外男女上下見风姐出声都忙忙接声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来劝风姐方终止住来旺媳婦獻茶漱口畢风姐方起身别过族中諸人自入抱厦内来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惶愧懼风姐冷笑道（凡风姐触時偏偏用笑字是章法）我说是誰悮了原来是你你原比他们有體面

所以饒不听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醒了覺得早些因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这次正說着只見榮国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在前探頭（惯起波澜惯能忙中寫閑又惯用曲筆又惯綜錯真妙）凤姐且不發放这人却先问王興媳婦作什么王興媳婦𢶍不得先问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凤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凤姐听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国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凤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国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凤姐命他們要了帖子念過听了一共四件指兩件說道这兩件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凤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问你有什么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就

是方纔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凤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过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方与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為宝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凤姐听了即命収帖兒登記待張材的繳清又發与这人去了凤姐便説道明兒他也睡迷了後兒我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了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現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国府对牌出去説与來昇革他一月銀米眾人听説又見凤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还要進來叩謝凤姐道明日再有悞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要挨打的只管悞説着吩咐散了罢窓外眾人听説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寧国荣国兩處執

事領牌交牌的人来人往不絕那把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又伏下文非獨為阿凤之威勢費此一段筆墨这緣知道凤姐利害衆人不敢偷閑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因見今日人衆恐秦鐘受了委曲因黙与他商議要同他往凤姐處来坐秦鐘道他的事多况且不喜人去偺們去了他豈不煩膩純是體貼人情宝玉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来說着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厦凤姐纔吃飯見他們来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来罷宝玉道我們偏了凤姐道在这边外頭吃的还是那边吃的宝玉道这边同那些渾人吃什麽奇稱試問誰是清人原是那边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吃了来的一面歸坐凤姐吃畢飯就有寧国府中的一個媳婦来領牌為支取香灯事凤姐笑道我算着你們今兒該来支取總不見来想是忘了这會子到底来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来都便宜了我那媳

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罷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们两府里都是这牌倘或别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风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宝玉因道怎麽偺们家沒人領牌子做東西风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还做夢呢我且问你你们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宝玉道巴不得这如今就念纔好他们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这也無法风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们该作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风姐笑道便是他们作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对牌是难的宝玉听說便猴向风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姐〻給出牌子來叫他们要東西去风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还擱的住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们该要的还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风姐便叫彩

明查册子与宝玉看了正閙着人回蘇州去的人昭兒来了（接得好）鳳姐急命喚
進来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问回来做什庅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来的林
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时没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大
約赶年底就回来二爺打發小的来報个信請安討老太〻示下还瞧〻奶〻
家里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几件去鳳姐道你見过别人了没有昭兒道都見過
了說畢連忙退去鳳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〻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宝玉道了
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来因当
着人未及细问賈璉心中自是记掛待要回去争奈事情繁一时去了恐有延
失悮惹人笑話少不得奈（耐）到晚上回来復令昭兒進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連
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点包裹再细〻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

付昭兒又细〻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时〻劝他

少吃酒别勾引他認得混賬老婆回来打折你的腿等語赶乱完了天已

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走了困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过寧府中来那賈

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鉄檻寺来踏看寄灵所在又一

〻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晚

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净室胡乱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

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鉄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灵之處並廚茶

等項接灵人口里面鳳姐見日期有限也預先逐细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

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

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

長男預備賀礼又有肥兒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难盡述又兼殯引在迎回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栄府寧府的人又跟到寧(荣)府既回到栄(寧)府寧(荣)府的人又找到栄(寧)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欢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須)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两班小戲並耍百戲的与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卧于内室一應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怯官的種〻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衆人放在眼里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 寫秦氏之喪卻只為鳳姐一人 一夜中燈明火彩(輝煌)客

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礼外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时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來得这六家与寧榮二家當日所称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

等男衛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算來亦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

已五更入朝公事以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
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还一时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
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报与賈珍賈珍急命前
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礼相見水溶在轎内欠身含笑答礼
仍以世交称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
何以克当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
一傍还礼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问賈政道那一位是啣寶而誕
者几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听説忙
回去急命宝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親友人等説
閑話时讚水溶是个賢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國体所縛每

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
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个儀表人材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听下回分
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宝玉舉目見北静王水溶頭上帶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宝玉忙搶上来參見水溶連忙從轎内伸出手来挽住見宝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双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又换此一句如其形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宝似玉因問啣的那宝貝在那里宝玉見問連忙從衣内取了遞与过去水溶細細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虽如此說只是未曾試过水溶一面極口称奇道異一面理好綵

縧親自与宝玉帶上（鍾愛之至）又携手問宝玉几歲讀何書宝玉一一的荅應水溶見他語言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声未可諒也（妙極開口便是西崑体宝玉闻之寧不刮目哉）賈政忙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貞果如是言亦蔭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致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爱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荅應水溶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遞与宝玉道今日初會倉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鶺鴒香念珠一串權為賀

敬之札宝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與宝玉一齊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来請回與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々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虚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来命手下掩樂停音滔々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々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行来彼時賈珍帶賈蓉来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小事惟恐有個失閃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厮来喚他宝玉只得来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非此一句宝玉

必不依阿鳳真好才情 别學他們猴在馬上下来俗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好宝玉听說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說笑前来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来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躥下来扶車回說這里有下處奶々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来說太々們說不用歇了叫奶々自便罷鳳姐听了便命歇了再走衆小廝听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寶玉在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廝跑来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鳳姐兒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宝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宝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赶上来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将衆庄漢攆盡那時庄家無多房舍婆娘們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鐘的人品衣服礼數款段豈有不愛看的一

時鳳姐進入茅堂曰命宝玉等先出去頑〻宝玉等會意曰同秦鐘出来帶着小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宝玉一見了鍬钁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項何所使其名為何（凡膏粱子弟齊来着眼）小厮在傍一〻的告訴了名色説明原委宝玉聽了（也盖因未見之故也）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上説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聰明人自是一點即悟）一面説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宝玉又問小厮們這又是什広小厮們又告訴他原委宝玉聽説便上来拧轉作耍自為有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了頭跑了来乱嚷别動壞了衆小厮忙断喝攔阻宝玉忙丟開手陪笑説道我因為没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了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個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宝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宝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説我就打了説着只見

那丫頭紡起線来宝玉正要説話時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来那丫頭聽見去下紡車一逕去了宝玉悵然無趣（處丶点丶情又伏下一段後文）只見鳳姐兒打發人来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問他們換不換宝玉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屉盒各樣小食端来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収什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本村主人庄婦等来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宝玉却留心看時内中並無二丫頭一時上了車出来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丫頭懷里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説笑而来宝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四字有文章人生難聚亦未嘗不如此也）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宝蓋鐵檻寺接灵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

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偏室之中宝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之從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纔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几个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來家也便宜（就近）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宝玉去宝玉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鉄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布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奈後輩伏一時之榮顯猶為不足另生枝葉雖華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爭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好為送靈人口寄居近世浮華子弟奔來有眼祖宗為子孫之心細到如此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

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果則稀余為天下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妙在艱難就安分富貴則不安分矣）便住在這里了有那尚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个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真真辜負祖宗體貼子孫之心）即令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鉄檻寺下塌獨有鳳姐嫌不方便（不用說阿鳳自然不肯將就一刻的）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庵）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个渾號離鉄檻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鉄門限終須一个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几个妯娌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眾人帶了宝玉秦鐘往水月庵來秦業年邁多病（伏筆）不能在此只命秦鐘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鐘便只跟着鳳姐宝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領智

善智能兩个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来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庅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是這几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産了公子太々送了十兩銀子来這里叫請几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来請奶々的安（虛陪一個胡姓妙言是胡塗人之所為也）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秦鐘宝玉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来宝玉笑道能兒来了秦鐘道理那東西作什庅宝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々屋里一个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庅這会子還哄我（補出前文未到処細思秦鐘近日在榮府所為可知矣）秦鐘笑道这可是沒有的話宝玉笑道有沒有也不嘗你々只叫住他倒碗茶来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宝玉道我叫他倒是無情意的不及

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總作如是等奇語）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来給我那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与寶玉秦鍾頑笑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不愛寶玉却愛秦鍾亦是各有情孽）今智能見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倒了茶来秦鍾笑說給我（如聞其声）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一語（單消如聞其語觀者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着想）寶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来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来請他兩個去吃茶菓點心他兩個那里吃这些東西坐一坐仍出来頑耍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几个心服[腹]常侍小禪[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々先請奶々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

道阿弥陀佛（開口称佛　可嘆可笑）單有只目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内善才庵（才字妙）内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俱從財上發出）七字那年都往我廟里来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〻太爺的小旧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致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两處為难不想守備家听了此信也不管清紅皂白便来作賤辱罵說一千女兒許几家偏不許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狀起来守備一聞便問断無此理此必是張家俱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礼守備方（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与張家完事故將此信遮飾以便退親受張家之賭也）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頭緒可知張家札缺此儀作者巧攀老尼　無頭緒之語莫認作者無頭緒正是神處奇處筆一人一人）（必到爷上浩見）只得着人上京来尋门路賭氣偏要退定礼（如何的是張家要与府尹攀亲）我想如今

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求太々與老爺說声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声不怕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坏極妙極若与府尹攀了親何惜張財不能再得 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鳳姐听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々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々不管奶々也可以主張了鳳姐听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礼到像府里連這点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听了這話便發了與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庅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庅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听說喜不自禁忙說有々這々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牽的圖銀子這

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厮做盤纏使他賺几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拿的出来（阿鳳欺人如此）老尼連忙荅應又說道既如此奶〻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〻我忙的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〻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庅樣若是奶〻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奶〻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〻因大小事見奶〻妥貼越性都推給奶〻了奶〻也要保重金體纔是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来（總寫阿鳳聰明中的痴人）誰想秦鐘趂黑無人来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鐘跑来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腳說着這算什庅再這庅我就叫喚秦鐘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里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

牢抗離了這些人德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
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又
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声
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听那人嗤的一声掌不住笑了二人聽聲
方㸃是宝玉秦鐘連忙起筝衣抱怨道這算什麼宝玉笑道你到不依偺們就叫喊
起来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宝玉拉了秦鐘出来道你可还和我強秦鐘笑道
好人你只别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笑道这會子也不用說
等一會睡下再細〻的弄賬一時寛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里間秦鐘宝玉在
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
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邊宝玉不知與秦鐘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未曽記得此

係疑案不敢纂創（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相矛盾卻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覺太死板矣故特用此二三件隱事借名之未見真切淡淡隱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鐘戀着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一想便有許多的好處真好阿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借）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那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有此三益（一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獨阿鳳一舉更添一得）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逛（能）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兒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与來旺兒來

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不切
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
見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一語
過下却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里去討信過至
下回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
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玉致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
相伴後回再見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却說宝玉見収拾了外書房約定与秦鍾讀夜書偏那秦鍾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繾未免失于調養回来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门只在家中養息（為下文伏線）宝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所謂好事多磨也脂研）那鳳姐兒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声的受了前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

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里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姿意的作爲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段収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雨村是一対乱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细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来一警或萬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矣脂研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来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了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檐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

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ゝ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来往報信有兩个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ゝ跑進儀门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ゝ帶領太ゝ等進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听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大来細问端的賴大稟道小弟们只在臨敬门外伺候里頭的信息一槩不能得知後来还是夏太監出来道喜說咱们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宫尚書加封賢德妃後来老爺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宫去了速請老太ゝ領着太ゝ们去謝恩賈母等听了方心神安定不免又都洋ゝ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粧起来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

于是寧榮兩處上下裡外莫不欣然踴躍个々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找至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將前多少熱鬧文字不寫却從万人意外撰出一段悲傷是別人不屑寫者亦別人之不能處）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大奇至妙之文却用寶玉一人連用爲何如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々寫到其死板拮据瑣碎雜乱何可勝數故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却多少閒文却有無限烟波）且喜賈璉与代玉回来先遣人来报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听了方略有些喜

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鐘死去將何以慰宝玉）细问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来後補京缺与賈璉是同宗弟兄又与代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来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問得代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寫出一段离合来總為掩過寧崇両処許多瑣細閑筆処々交代清楚方好啟大觀園也）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时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讀書中瞬息觀此便可省悟）宝玉心中品度代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代玉又帶了許多書籍来忙着打掃臥室安揷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宝釵迎春宝玉等人宝玉又將北静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来轉贈代玉々々說什庅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宝

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略一點代玉情性赶忙收住正留為後文地步）且說賈璉自回家參見过衆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補阿凤二句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来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内無外人便笑道國旧老爺大喜國旧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听見昨日的頭起报馬来报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〻〻多承〻〻一面平兒与衆丫鬟参拜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諸事又謝凤姐的操持勞碌凤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个棒槌我就認作真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沒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〻略有些不自在就嚇的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了几回太〻又不容辞倒反說我圖受用不肯習学了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兒呢

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〻們那一位是好纏的（独这一句不假飴斫）錯一点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点兒他們就指桑说槐的攬（抱）怨坐山观虎鬪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干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况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〻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〻断不依只得從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統至今珍大哥〻还报（抱）怨後悔呢你這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〻〻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 正说着（又明新法方妙盖此等文断不可無亦不可太多）只听外间有人説話凤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〻打發了香菱妹子来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

正是呢方才我見姨媽去不妨和一个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个对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家並無此人說話时因问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与薛大傻子作了房里人開了臉越發出挑的標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涎如見試問兄寧不有玷平兒乎脂研）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这世面二字单指女色也）还是这么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奇談是阿凤口中方有此等語句）那薛老大（又一樣稱呼答得神理）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鍋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到手（補前文之未到且並將香菱身分寫出脂研）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兒好还是末則其為人行事都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凈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盖卿不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凤一讚方知蓮卿尊重不虐）故此擺酒

請客的癡事明堂正道的与他作親過了半月也看的馬棚風一般了說到心（這里）里可惜了的（一段納寵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尖稍加妙之至）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里鳳姐乃問平兒方才姨媽有什庅事巴巴的打發了香菱來（必有此一問）平兒笑道那里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奶奶說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筭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里撞見不然時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庅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奶有了這個梯己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趕着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

问我就撒謊說香菱了【一段平兒見識作用不枉阿凤平日刮目又伏下多少後文補凤姐尽前文未到】听了笑道我說你姨媽知道你二爺来了忽喇巴的反打發個房里人来了原来你這蹄子會鬼說話時賈璉已進来鳳姐便命擺上酒饌来夫妻对坐凤姐虽善飲却不敢任興【百忙中又点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周詳無不貼切】只陪侍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嬷〻走来賈璉凤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嬷〻致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趙嬷〻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棹上揀兩盤餚饌与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〻很嚼不動那个到沒有矼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頓肘子很爛正好給媽〻吃你怎庅不拿了去趕着叫他们熱来又道媽〻你嘗一嘗你兒子代来的惠泉酒趙嬷〻道我喝呢奶〻也喝一鍾怕什庅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宝玉之李嬷〻此処偏又】

寫趙嫗時犯不犯先有梨香院一回兩〻遙对卻具我這会子跑了来到也不為飲
一筆相重一事合掌酒到有一件正緊事奶〻好歹记在心里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〻只是嘴里說
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庅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
兩个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我还再四的求了你
几遍你答應的倒好到如今还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
来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到是来和奶〻来说是正緊靠着我們爺〻只怕我还餓
死了呢鳳姐笑道媽〻你放心兩個奶哥〻都教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你还有
什庅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
着奶哥〻那一个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个不字兒沒的白便宜
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卻是看着內人一樣呢說的滿

屋里人都笑了趙嬤〻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若説内人外人這些混賬原故我們是没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軟呢他在咱們娘兒們跟前才是剛硬呢趙嬤〻笑道奶〻説的太盡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〻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賈璉此時没好意思只是訕笑吃酒説胡説二字快盛飯来吃碗子还要往珍大爺那边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悮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作什麼

一段趙嬷討情閒文却引出通部脉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衆人從頭細〻直寫将来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嬷討情作引下用蓉薔来説事作收餘者隨筆順寫略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賈璉道就為省親

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此寫来

鳳姐忙問道

忙字最要緊特于鳳姐口中出此字可知事関鉅要是書中正眼矣

省親的事竟准了不成（閒話珍重可知是外方人意外之事脂硯）賈璉笑道虽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致）鳳姐笑道可見当今的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于閒閑中作此語直与擊壤同声脂硯）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个原故（補近日之事啓下回之文）賈璉道如今当今貼体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当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里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內所應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

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侯安看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当今至孝純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説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体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怀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駐蹕関防之処不防啓請内廷鸞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里動了工了修盖省親别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又一樣佈置这豈不有八九分了趙嬤〻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樣説咱们家也要預備接咱们大小姐了賈璉道这何用説呢不然这會子忙的是什么一段閑談中補明多少文章真是貴長房壺中天地也鳳姐咲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

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忽接入此句不知何意似屬無味）說起當年太祖皇帝彷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老趙嬤嬤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忙字妙上文說起來必未想看去則說疑闕殊不知）（正傳神處）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點出阿鳳所有外國奇玩等物）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

不信的别〔諸〕將艮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𩃋不得了鳳姐道我常听見我们太爺们也这樣説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広就这広富貴呢趙嬤〻道告訴奶〻一句話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艮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誰家有那些錢買这个虛熱鬧去最要緊語人苦不自知能作是語者吾未審見正説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来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忙〻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来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来了便问什広話快説鳳姐且止步稍候听他二人回纔什広賈蓉先回説我父親打發我来回叔〻老爺们已經議定了从東边一帶借着東府里花園起轉至北边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别院了已經傳人画圖樣去了明日

就得叔〻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过我們那边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过去面
議賈璉咲着忙説多謝大爺費心体諒我就不过去了正緊是这个主意纔省
事盖的也容易若採置别处地方去那更廢事且到不成体統你回去説这樣
狠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明全仗大爺諫阻万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
爺去請安去再議細話再賈蓉忙應几个是賈薔又近前回説下姑蘇割聘教
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来管家兒子兩个
还有單聘仁卜固修兩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来見叔〻賈璉听了將賈
薔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在这一行麼这个是虽不算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
賈薔咲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灯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
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爺比偺們还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

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这麼大了沒吃过猪肉也看見过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过是个坐纛旂兒难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狠好賈璉道自然是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替他筭筭回問这一項艮子動那一处的賈薔道纔也議到这里賴爺爺說不用從京里帶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艮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们帶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辦花燭綵灯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这个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再不略讓一步正是阿鳳一生斷处（脂硯））既这樣我有兩个在行妥当人你就帶他们去辦这个便宜了你呢賈薔忙陪笑說正要和嬸嬸討兩个人呢（寫賈薔乖处　脂硯）这可巧了因問名子鳳姐便問趙嬷嬷彼時趙嬷嬷已聽獃了話平兒忙笑推他他纔醒悟过來忙說一个叫趙天梁一个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

了我可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又悄〻的向鳳姐道嬸〻要什庅東西吩咐我開个賬給薔兄弟帶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咲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还沒処擱呢希罕你們鬼〻祟〻的說着一逕去了阿鳳欺人処如此。忽又寫到利欲真令人一嘆脂硯这里賈薔也悄問賈璉要什庅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斈着辦事到先斈会了这把戲我短了什庅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这里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傳与二门上一應不許傳报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时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话次早賈璉起來見过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的人等並几位世交门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画省親殿宇一面察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

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府会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荣府東大院
中荣府東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盡已拆去当日寧荣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断
不通然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属会芳園本是從此北角墻下
引来一段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虽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荣府日
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如此兩处又甚近湊来
一处省得許多財力縱亦不敷所添亦有限全虧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 妙号

随事生名

一一籌画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来昇林之
孝吴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
一應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閒暇不过各処看望〃〃最要緊処和
賈赦等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荳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

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艮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点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过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宝玉近因家中有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樂業（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个々如此又那此情鍾意切）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门前照壁前探頭縮腦宝玉忙出來问他作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從茗烟口中寫出省却多少閑文）宝玉听說唬了一跳忙问道我昨兒纔瞧了他來還明々白々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宝玉听了忙轉身回明賈母々々吩咐好生派妥当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窓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宝

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備（頓一筆方不板）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鍾門首悄無一人（目覩蕭條景况）遂蜂擁至门内室唬的秦鍾的兩个遠房嬸母並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妙這嬸母弟兄是特來等分絕户家私的不表可知）此时秦鍾已發过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时矣（余亦欲泣）宝玉一見便不禁失声李貴忙劝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及添了他的病宝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鯨兄宝玉來了連叫兩三声秦鍾不採宝玉又道宝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声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那秦鍾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

家中無人掌管家務〔扯淡之極今人發一大笑余謂諸公莫笑且請再思〕又記掛着父親还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艮子〔更屬可笑更可痛哭〕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忽從死人心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ミミ〕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鐘道虧你还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语説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间上下都是鉄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阳间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関碍處正鬧着那秦鐘魂魄忽听見宝玉来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發慈悲讓我回去和这一个好朋友説一句话就来的衆鬼道又是什庅好朋友秦鐘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国公的孫子小名宝玉的都判官听了先就唬慌起来忙喝罵鬼使道我説你們放了他回去走ミ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个運旺時盛的人来纔罷〔如聞其声試問誰曾見都判来觀此則又見一都判跳出来調侃世情固深矣游戲筆墨一至于此真可壓倒古今小説 这纔算是小説〕

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来見不得宝玉二字調侃宝玉二字妙極[illegible]依我們愚見他是阳我們是阴怕他們也無益于我們神鬼也講有益無益都判道放屁俗语說的好天下官管天下陰陽並無二理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會意愈奇[illegible]別管他陰也沒有錯了的衆鬼听說只得將秦魂放回哼了一声微開双目見宝玉在側乃勉強嘆道怎庅不肯早来再遲一步也不能見了宝玉忙携手垂涙道有什庅話留下兩句只此句便是矣秦鐘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过世人我今日纔知自悮了誰不悔遲以後还該立志功名以荣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声蕭然長逝了若是細述一番則不成石頭記之文矣



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宝玉係諸艷之貫故大觀園對額必得玉兄題跋且暫題燈匾聯上再請賜題此千妥萬當之章法

詩曰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博得虛名在　誰人識苦甘

好詩全是諷刺　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貪痴之輩

第十七回至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歸時犹是悽惻哀痛賈母幫了几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記只有寶玉日〻思慕感悼然亦無可如何了〔每於此等文後便用此語作結是板定大章法亦是此書書〕又不知歷幾何時〔年表如此寫亦妙〕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听了沉思一回說道這匾額对联到是一件难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大約亦必不肯妄擬若直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

標題也竟寥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傍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時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等聽了都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々去只管題了若妥當便用不妥時然後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点兩村照應前文中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咏上就平々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了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園亭生色似不妥協反沒意思衆清客笑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删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々音光字去声兩個声字義

墊

説着起身引申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会申人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鐘憂戚不尽賈母長命人帶他到園中来戲要此時亦纔進去忽見賈珍走来向他笑道你还不出去老爷一会就来了宝玉听了帶着奶娘小厮們一溜烟就出园来方轉过灣頂頭賈政引申客来了躲之不及只得一边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掌稱讚宝玉常能对々聯虽不喜讀書偏到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見这機會便命他跟来（如此偶然方妙若特々喚来題額真不成文矣）宝玉只得随往尚不知何意賈政剛至園門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人来一傍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都関上我們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珍听説命人將門関了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愊皆是細雕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羣墻（門雅墻雅不落俗套）下面白石臺磯鑿成西番草花樣左右

此

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果然不落富丽俗套自是欢喜遂命
開門只見迎面一带翠嶂擋在前面掩隐的妙 甲清客都道好山、、賈政道非
此一山一進来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甲人道極是非胸中大有
邱壑焉想及此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想入其中一时难辨方向用前後左边那边等字正是不辨東西
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曾用两处俱有之園所設故如此寫方可細極
其中微露羊腸小逕好景界山子野精於此技此是小逕非行車輦道今 賈政原欲遊覽其景故將此等処寫之想其通路大道自是堂堂冠冕氣象無庸細寫者也後于省親之則已得知矣
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径遊去回来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覽說畢
命賈珍前引導自已扶了宝玉逶迤進入山口此回乃一部之綱緒不得不細寫尤不可不細批註盖後文十二釵書出入来往之境方不能錯乱觀者亦如身臨足對矣今賈政雖進的是正门却行的是僻路按此一大園羊腸鳥道不止几百十條穿東度西臨山过水萬勿以今日賈政所行之逕是其方向基址故正殷反於末後寫之足見未由大道而往乃逶迤轉折而往也

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処留題処便精不必限定鑿金鏤銀色思俗精及東梨之力
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処題以何名方妙衆人听説也有説該題疊翠二
字也有説該題錦嶂的又有説賽香炉的又有説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几
十个原来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宝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将些俗套来敷
演宝玉亦料定此意補明好賈政听了便回頭命宝玉擬来宝玉道嘗聞古人有
云編新不如述旧刻古終勝雕今未聞古人説此兩句却又似有者況此処並非主山正景
原無可題之処不过是探景一進步耳此論却是莫若直書曲逕通幽処這句旧詩
在上到还大方氣派衆人听了都讚道是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
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謬奨他年小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
説着進入石洞来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熌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于

於　沼

石隙之下（中）这水是人力引來（做的） 再進數步漸向北边（諸釵所居之處只在西北一帶最近賈母卧室之後 皆從此北字而來） 平坦寬豁兩边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細按後文所以云進賈母卧房後之角門 是諸釵日相來往之境也 後文又云）

于（于）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玉）石磴穿雲（前已寫山之寬處此則由低處至高峯 景皆過）

白石為欄環抱池沼（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前已寫山寫石今則寫池寫樓合景 皆過）

賈政与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叢蘢）（此亭大抵四通八達為諸小逕之咽喉） 因问諸公以何題

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

虽佳但此亭壓水而成还須偏于水題方称依我拙裁歐陽公之瀉出于兩峰

之间竟用他这一个瀉字有一客道是極〻〻 竟是瀉玉二字妙 賈政拈髯尋

思因抬頭見宝玉侍側便笑命他也擬一个来 宝玉听說連忙回道老爷方纔

所議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

此泉若亦用瀉字則覔不妥况此處虽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于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覔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籍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听此論若何方纔眾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听宝玉道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 果然 豈不新雅賈政拈鬚点頭不語眾人都忙迎合讚宝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对联来宝玉听說立于亭上四顧一望便机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要緊貼切字 隔岸花分一脉香 恰極工極綺靡秀眉香奩正体

賈政听了点頭微笑眾人先称讚不已于是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 渾寫兩句已見往行處愈遠更至北一路矣 忽抬頭看見前面一帶粉垣里面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眾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入门便

是曲折游廊不犯超手游廊　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〻二三间房舍一明两
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從里间房内又浔一小门出去則是
後院有大梨花兼着芭蕉又有两间小〻退步後院墙下忽開一隙清泉一
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墙内繞堦隙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処還罢
了若能月夜坐此窓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説畢看着宝玉唬的宝玉忙垂了
頭一点筆　衆客忙用話開釋客不可不有　又説道此処的匾該題四个字賈政笑問
那四字一个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俗亦如此　又一个是睢園雅跡賈政道也
俗賈珍笑道還是宝兄弟擬一个来賈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
可見就是个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
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為言乱道先設議論来然後方許你作又一格式不然獨死板且亦大失嚴父素体

方便中人可有便得的宝玉見問晉道都似不妥明知是故意要他做數儀偷落得肆仔施為盤
賈政冷笑道怎庅不妥宝玉道這是第一処行幸之処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
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作賈政道难道淇水雎園不是古人的宝玉道
这太板腐了莫若有凤来儀四字果然妙在双関賠食　眾人都閧然叫妙賈政点頭道
畜生〻〻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来宝玉便念道
宝鼎茶閑煙尚綠尚字妙極不必說竹然恰〻是竹中精舍　幽窓棋罷指猶凉猶字妙尚綠猶凉四字不極之中使如置身于森〻萬竿
賈政揺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来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来回問賈
珍道这些院落房屋字並几案棹椅都筭有了还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
古董可也都是一処〻〻合式配就的何活說大篇是文不如此頓別成　賈珍回道那陳設
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听見璉兄弟說还

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时就画了各处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補出近日忙冗千頭萬緒景况）賈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命人去喚賈璉一時賈璉趕來（寫出忙冗景况）賈政問他共有几種現今得了几種尚欠几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内取靴掖内装的一个紙摺略節来（細極）（從頭至尾誓不作一筆逐安插且之事）看了一看回道粧（一字一句）蟒繡堆刻絲彈墨（二字一句）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络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过秋天都全了椅搭棹圍床裙棹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 是極 倏爾青山斜阻（斜字細不必拘定方向諸釵所居之處若稻香村瀟湘館怡紅院秋爽齋蘅蕪苑等都相隔不遠究竟只在一隅然處置得巧妙使人見其千邱萬壑恍然不知所窮所謂會心處不在乎遠大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全在人之穿插佈置耳）

稻

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配的好）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阅至此又笑别部小说中一万个花园中皆是牡丹亭芍药圃雕栏画栋琼榭朱楼略不差别）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极热中偏以冷笔点之所以为妙）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说毕方欲进篱门去，忽见路傍有一石碣，亦为留题之备（更恰当若有悬额之处或再用镜面石岂复成文哉忽想到石碣二字又托出许多如野气色来一庄皮千秋高致只在这石碣上）众人笑道：更妙更妙，此处若悬匾待题，则田舍佳（家）风一洗尽矣，立此一碣又觉生色许多，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客不可不养）贾政道：诸公请题。众人道：方才世兄有云新编不如述旧，此处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

花村妙極賈政听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極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日竟作一个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作来用竹竿挑在樹梢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处竟还不可養别的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類纔都相称了賈政与衆人都道更妙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虚的便是什麽字樣好大家想着寶玉却等不得了又換一格方不也妙極不等賈政的命忘情有趣便说道旧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杏帘在望妙在一在字四字衆人都道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宝玉冷笑道忘情最妙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柴门臨水稻花香何不就用稻香村的妙衆人听了亦發閧声拍手道妙賈政一声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个古人能記得几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

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說着引人步入茆堂里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聰宝玉道此處如何眾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說好宝玉不听人言便應声道不及有风来儀多矣 妙 公然自定名 賈政听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画棟悪賴富麗為佳那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宝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長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眾人見宝玉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眾人忙道別的都明白為何連天然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脉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

不傷于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画四字正謂非其地而強為其地非其山而強為其山

虽百般精而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叉（扠）出去剛出去又喝命回来

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宝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听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轉过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略用套語一束）（与前頌破格不板）忽聞水声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仍是沁芳溪矣究竟基址不大）（全是曲折掩隱之巧可知）眾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个字賈政笑道又落窠了而且陳旧眾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罷了宝玉道这越發过露了秦人旧舍說避乱之意如何

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听了更批胡說于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支座船一支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着桃杏遮天敝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此處纔見一朱粉字樣綠柳紅橋此等点綴亦不可少後又寫芦雪广則曰蜂腰板橋都施之得宜度過橋去諸路可通補四字細極不非一幅死稿也然後文字叙來往則將日日爬山越嶺矣記請此處則知後文寶玉所行常徑非此處也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墻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兩見大主山為稻香村又云怀中不寫主山而主山處處映帶連絡不斷可知矣皆穿墻而過好想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狠先故頓此一筆使後文愈覺生色未揚先抑之法蓋叙鑿对峙有甚難署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

薜

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並且一株花木也無側更奇妙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

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更妙或如翠帶

飄颻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比前三處皆

還在人意之中此一處則今古書中未見之工程也。連用几或字是從昌黎南山詩中學得 賈政不禁道有趣

前有無味二字及云有趣二字更奇甚色更竟重大 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

荔藤蘿不得如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

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䔲草這一種

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 金䔲草見字彙玉蕗見楚辭茳蘺蘅蕪茝葛芸芷皆不必註見者太多此書中異物太多有人生之未聞未見者然實係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 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

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蒳姜蕁的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

松扶留等樣賦左太冲吳都　又有叫什庅綠荑的還有什庅丹椒蘼蕪風連賦以上蜀都
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自宜注一筆妙
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又一樣止法　唬的宝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
边俱是超手游廊便順着游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间清厦着捲棚四面出廊綠
窓油壁更比前几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名香
矣皆妙　前二處一咏月下讀書一咏勾引起歸農之意此則操琴煮茶斯語　此造已出意外諸公必有
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　眾人笑道再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
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道我到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念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眾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道古人詩云蘼蕪滿手泣斜暉眾人

道顏喪〻〻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〻〻回念道

三逕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此二聯皆不過為鉤（釣）宝玉之餌不必認真批評

賈政拈髯沉音（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宝玉在傍不敢則声因喝道怎庅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还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宝玉听說便回道此處並沒有什庅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要這樣着跡說起来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叫你必定說这些字樣呢宝玉道如此說匾上則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对聯則是

吟成荳蔻才（詩）猶艷　睡足酴醾（醾）夢也香　實佳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緑不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台之作全套黃鶴楼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来方纔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

嫺活潑視書成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說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欄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想來此殿在園之正中按圖不是殿方之基西北一帶通賈母卧室後可知西北一帶是多寬出一帶來的諸釵始使子行也只是太富麗了些眾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正面細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眾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那裡曾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帅仍于葥蘆一夢之太虛玄境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催細思前景全無心于此了眾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着

了急或生出事来到不使遂忙都劝賈政罢罢明日再題罢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一筆不漏）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罢限你一日明日若再不能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一處更要好生作来說着引人出来再一观望原来自進門起所行至此纔游了十之五六（総住妙伏下後文所補等處若都入此回寫完不獨太繁使後文冷落亦且非石頭記之筆）又值人来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又一緊故不能終局也○此處漸漸寫雨村親切正為後文地步伏脉千里横雲断嶺法）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也雖如此到底從那一边出去縱不能細观也可稍覧說着引客行来至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来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寫出水源要緊之極近之画家着意于山若不講水又造園圃者惟知弄莽懸頭石壘砕塚輒謂之景皆不知水為先着此園大槩一描處處未嘗离水盖又未寫明水之從来今終補出精細之至）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宝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沁芳閘（究竟只一脉賴人力引導之功園不易造景非泛寫）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

此以下皆係文終之餘波玩的方不突

于是一路行來或清堂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伏下櫳翠菴芦雪广凸碧山庄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諸處於後文一斷ㄟㄟ補之方得雲龍作雨之勢因說半日腿酸未嘗歇息忽又見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了來賈政笑道到此可要進去歇息ㄟㄟ了說着一逕引人遶着碧桃花怡紅院如此寫來用無意之筆却是極精細文字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未寫其居先寫其境俄見粉墻環護綠柳周垂與萬竿修竹遥映賈政與衆人進去一入門兩边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襯几塊山石一邊種着數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衆人讚道好花ㄟㄟ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里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妙名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

唐不經之說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宝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 體貼的切故形容的妙 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听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爲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 不獨此花近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數語駁盡 衆人都摇身讚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 至塔又至廈不費轉身寫通 賈政因問想几個什広新鮮字来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个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宝玉也道妙極又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宝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内若只說蕉則棠無着落若只說棠蕉亦無着落固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宝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摇頭道不好々 說着引人進入

房內只見這几間房內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新奇希見之式康

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

卉或集錦或博古花樣週全之極然必用下文者正是作者無聊撰出新異筆墨使觀者眼目一新所謂集小說之大成遊戲筆墨雕虫之技無所不備可謂善戲者矣又供諸人同一戲妙極或卍畐卍壽前金玉篆文是可考正義今則從俗花樣真是醒睡魔其中詩詞雅謎以及各種風俗字文一槩不必究只據此等處便是一把

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宝的至此方見一朱彩之處亦必如此式方可々笑近之園庭行動使以粉油從事

一槅一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硯處或供花設瓶安放盆景處

其槅各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

倏爾五色紗糊就竟係小窓倏爾彩綾輕覆竟係幽戶精工之極且滿墻滿壁皆

係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諸如琴劍懸瓶懸于壁上之瓶也桌屏之類雖懸于壁

卻都是與壁相平的皆係人意想不到目所未見之文若云擬編虛想出來焉能如此○一段極清極細後文气與觀紫瑪瑙碟西洋酒令自行船等文不必細表

衆人都讚好精緻想頭難爲怎庅想來誰不如此猜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進兩

層便都迷了旧路左照也有門可通右照又有窗暫隔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

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群

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子多了賈

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這门出去便是後院從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

了兩層紗厨錦槅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宝相轉过花障則見青溪前

阻又寫水衆人咤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賈珍遥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

口從東北山坳里引到那村庄里又開一道岔口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里

山坳

仍旧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極説着忽見大山阻路

衆人都道迷了路了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他直由山腳邊忽

一轉便是平坦寬濶大路豁然大門前見可見前進来是小路曲此云忽一轉便是平坦寬濶之正甬路也細極衆人都道有趣〻〻真搜神奪巧至子是大家出来那宝玉一心只記掛着里邉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来方喝道你还不去难道还𨔼不足也不想𨔼了這半日老太〻必懸掛着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如此去法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不知宝玉听說方退了出来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個小厮上来攔腰抱住都說今兒虧我們老爺纔喜歡老太〻打發人出来問了几遍都亏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若老太〻叫你進去就不得展才了人〻都說你纔那些詩比世人的都強今兒得了這樣的彩頭該賞我們了宝玉笑道每人一吊钱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钱把這荷苞賞了罢說着一個上来解荷包那一個就解扇囊不容分說將宝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

個抱了起來几個圍攏送至賈母二门前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几次衆奶娘丫嬛跟上見过賈母知不曽难為着他心中自是欢喜少時襲人到了茶来娊身邊佩物一件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代玉听說走來瞧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宝玉道我给的那個荷包也给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彀)了說畢賭氣回房將前日宝玉所煩他作的那個香袋兒纔做了一半賭氣拿过來就鉸宝玉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赶过來早剪破了宝玉已見过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紅襖襟上將代玉所给的那荷包解了下來遞與代玉瞧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我那一回把你的東西给人了林代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里面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之情論之則事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

（到寫得談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情痴之至文也）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未見皂白就剪了香袋（情痴之至若無此悔便是一庸俗小性之女子矣）因此又愧又氣低頭一言不發宝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还何如說着擲向他懷中便走（這却難怪）代玉見如此越發氣起來声咽氣堵又汪〻的滚下泪来（想之極正是情之極）拿起荷包来又剪宝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這方是宝玉）代玉将剪子一摔拭泪說道你不用同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恼就撂開手這當了什庅說着賭氣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上来妹〻長妹〻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声找宝玉衆奶娘丫𡛼們忙回說在林姑娘房里呢賈母听說道好〻〻讓他姊妹們一處頑〻罷儍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閙心一會子罷只别叫他們拌嘴不許牛（細）了他衆人答應着

代玉被宝玉纏不過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就着往外就走宝玉笑道你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面仍拿起荷包来代上代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着嗤的一声又笑了宝玉道好妹〻明兒另替我作個香袋兒罷代玉道那也只瞧我高興罢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一段点过日云玉公案斷不可少）可巧宝釵亦在那里此時王夫人那边閙熱非常（四字特補近日千忙万冗多少花團錦簇文字）原来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来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于東北上一所幽凈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来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旧有曾演学过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皤然老嫗了（又補出當日寧榮在世之事所謂此是末世之時也）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

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補出女戲一段又伏一案）又有林之孝采回採訪聘買得十個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連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買了許多替生兒皆不中用足的這位姑娘親自入了空門方終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纔十八歲法名妙玉（妙卿出現至此細數十二釵以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去秦可卿有七再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与熙凤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寶琴岫烟李紋李綺皆陪客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斷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釧玉釧鴛鴦茜雪平兒等人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因此方使妙卿入都）現在西門外

倖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数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欲扶灵回鄉的他師父臨寂遺言説他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净居後来自然有你的結果所以他竟未回鄉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説既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来秦之孝家的回道請他〻説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補出妙卿身世不凡心性高深潔）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秦之孝家的答應了出去命書啓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等後話暫且擱过此時不能表白（補尼道一段又伏一案）當下又有一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楼揀紗綾又有人来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了环等衆皆一時不得閑的宝釵便説偺們别在這里碍手碍脚找探了頭去説着同宝玉往迎春等房中来閑頑無話

不能表白後是

第十八回的起頭

王夫人等日日忙乱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及鹿兔雞鵝等類悉已買全交于園中各處像景餵養賈蔷那边也演出二十齣雜戲来小尼姑道姑也都學念會了几卷經咒賈政方略心意寬暢好極可見智者居心無一時弛急　又請賈母等進園色色斟酌点綴妥當再無一些遺漏不當之處了于是賈政方擇日題本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費盡精神余則為若許筆墨卻只因一个葬花塚　本上之日奉硃批准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夜不閑年也不曾好生過的一語帶过是以歲首祭宗祀元宵開家宴一回畧在後文細寫　展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日就有太監出来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礼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摠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多小太監出

来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〻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五城兵備道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督率匠人札花灯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粧園内各處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焕彩珠宝争輝是元宵之夕不寫灯月而灯光月色滿紙矣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拟一篇大賦净悄無人咳嗽有此句方是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幙挡嚴正等的不柰煩忽一太監坐大馬而来有是礼賈母忙接入问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还到宝灵宫拜佛聕貼王夫人細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看灯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听了道既這庅着老太〻〻〻且請回房等是時候再来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

園中悉賴鳳姐照理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酒飯一時傳人一担〻〻的挑進蠟燭來各處點灯方照完時忽听外邊馬跑之声（淨極故聞之 細極）一時又十來個太監都喘吁〻跑來拍手兒（畫出內家風範石頭記最難之處別書中摸不着）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是來了〻〻各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侄在西街门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淨悄〻的忽見一对紅衣太監騎馬緩〻的走來（形容畢肖）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赶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形容畢肖）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来对方聞得隱〻細樂之声一对〻龍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金銷提炉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黄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隨事太監捧着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〻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黄綉鳳版輿緩〻行來賈母等連忙路傍跪

下早飛跑過几個太監来扶起賈母邢夫人王夫人来那版輿抬進大门入儀门往東去到一所 院落門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門 太監等散去只有照容彩嬪等引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内各色花灯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寫着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彩繽紛處〻灯光相映時〻細樂声喧說不尽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时 自已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淒凉寂寞若不亏癩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見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一讚也不能形容得盡其妙即不作賦讚其豪華富麗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墨且說正緊的為是自此时以下皆石頭之語 真是千奇百怪之文

且說賈妃在轎內看此園內外如此豪華因默默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乃下輿只見清流一帶勢如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灯点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紬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灯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綵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真係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明現著蓼汀花漵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処皆係上面賈政偶然一試宝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民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

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為哉

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　諸公不知待蠢物（石兄自謙妙可代答云豈敢）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宝玉賈妃乃長姊宝玉為弱弟賈妃之上（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憐愛宝玉與諸弟待之不同且同隨祖母刻未曾離那宝玉未入孝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母說千万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憂眷念切愛之心刻未能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背後讚宝玉偏才盡有賈政未信適巧遇園已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幼童為之亦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之固不費難然想來到

不如述本家風味有趣更使賈妃見之 知係其愛弟所為亦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 一駁一解跌宕搖曳之至且寫得父母兄弟体貼戀愛之情淋漓痛切真是天倫至情

因有這段原委故 此竟用了宝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曾題完後來亦曾補擬 一句補前文之不暇啟難之苗裔至後來四晶館代玉口中又一補所謂一擊空谷八方皆應

閑文少述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漵二字便妥何必蓼汀侍座太監听了忙下小舟登岸飛傳与賈政々々听了即忙移換 悅 每的周到可 一時舟臨內岸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明顯天仙宝鏡四大字 不得不用俗 賈妃忙命換省親別墅四字 自命 妙是特留此四字与彼 于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燒空 恰庭燎最 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问

乃问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曰 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点頭不
語礼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礼兩陛樂起礼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于月台
下排班殿上照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
眷等自東階升月台上排班一絲不乱精致大方有如歐陽公九九 昭容再諭曰免
于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殿更衣方備省亲車駕出園至賈
母正室欲行家礼賈母等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見一手
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里皆有許多話只是俱說不出只管嗚咽
对泣石頭記得力處全是此等地方 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傍圍
遶垂泪無言半日 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
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会不說說笑笑反到哭起來一會

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來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追魂攝魄石頭記傳神摸影全在此等地方他書中不得有此見識〕邢夫人等忙上來解勸〔說完不可不先說不可說之不痛不可最難說者是此時賈妃口中之語只如此一說方千貼万妥一字不可更改一字不可增減入情入神之至〕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掌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礼及兩府掌家執事媳婦領了環等行礼畢賈妃因問薛姨媽寶釵代玉因何不見王夫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所謂詩書世家守礼如此偏是暴發驕妄自大〕賈妃听了忙命快請〔又謹之如此真是好界好人物〕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礼亦命免过上前各敘濶別寒溫又有賈妃原帶進宮去的環抱琴等〔前所謂賈家四釵之環暗以琴棋書画排行至此始全〕上來叩見賈母等連忙扶起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敘些離別情景〔深字妙〕及家

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參等事又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虽虀盐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虽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莽寒門鳩群鴉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大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啓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虽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于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万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窃勿以政夫婦殘聲為念懣憤金怀更祈自加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殷不負上体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囑只以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忽記念等語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台軒館皆係宝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名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題便含笑說果進益了賈政退出

賈妃見宝林二人亦發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嬌花軟玉一般因问宝玉為何不進見（至此方出宝玉）賈母乃啓無諭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来小太監出去引宝玉進来先行国礼畢元妃命他進前携手攔于怀内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泪如雨下（只此一句便補足前面許多文字）尤氏鳳姐等上来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等起身命宝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门前早見灯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進園来先從有鳳来儀紅香緑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縁山百般眺覧徘徊一處〻鋪陳不一〻椿〻点綴新奇賈妃極加奨讃又劝以後不可太奢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礼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几處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 匾額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人曾贍與九州萬國被恩榮 此一匾一聯書于正殿 是賈妃口氣

大觀園 園之名 有鳳來儀 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 改作 紅快綠 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 賜名曰蘅蕪苑 杏帘在望 賜名曰浣葛山庄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斜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藕香榭

雅而新 紫菱洲荇葉渚等名 又有四字的匾額十數個 諸如梨花春雨 桐剪秋

風荻蘆夜雪等名 此时悉难全記 故意書下秋爽齋凸碧山堂凹晶溪館暖香塢等處為後文另換題目之地步

又命旧有匾聯俱不必摘去 于是先題一絕云

啣山抱水建来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间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詩却平平蓋彼不長于此也故只如此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之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輩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我微才所縛且喜宝玉竟知題咏是我意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庄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过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應了下来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难与薛林争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 只一語便寫出宝代二人又寫出探卿知己知彼伏下後文多少地步 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 不表薛林可知 賈妃先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奉命何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出，果然萬物生光輝。

文章造化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台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裏，景奪文章造化功。更牽強。三首之中還美探卿略有作意，故後文寫出許多意外妙文。

文采風流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廻，風流文采勝蓬萊。（起好）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湊成）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台。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此四詩列于前正為滿化下韵也）

凝暉鍾瑞　匾額　（使有含蓄）

薛宝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恰極）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辭。（好詩此不過頌聖應酬耳猶未見長以後漸知）

世外仙源　匾額　（落想便不与人同）

林代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阿顰自是一種心思）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末二首是應制詩

余謂宝林此作未見長何也盖後之别有驚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為此

在代卿寔不足一為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咲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与衆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

者原来林代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 遂却何必然尤物方如此 不想

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 請看前詩

却云是胡乱應景

彼時宝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与蘅蕪苑二首正作怡紅

院一首起草内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宝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急忙

回身悄推他道他 此他字指賈妃 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

子偏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之說也頗多再

想一个字改了罷宝玉見宝釵如此說便拭汗道 想見其構思之苦方是至情寂厭道之小說中滿紙神童

天分菁語我这會子揔想不起什㕥典故出處来宝釵笑道你只把緑玉的玉字改作臘字就是了宝玉道緑臘可有出處宝釵見問悄ゝ的咂嘴点頭咲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来金殿対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有得宝卿奚落但就謂宝卿無情只是較阿顰施之特正耳唐錢翔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緑臘乾你都忘了不成此菁處便用硬証實處最是大力量但不知是何心思是從何落想穿揷到如此玲瓏錦繡地步

宝玉听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ゝゝ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了真可請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ゝゝ了宝釵亦悄ゝ的咲道还不快作上去只管姐ゝ妹ゝ的誰是你姐ゝ那上頭穿黄袍纔是你姐ゝ你又認我这姐ゝ来了一面說笑曰說笑因又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一段忙中閑文已是好看之極出人意外宝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代玉未得展其抱負自是

不快因見宝玉獨作四律太廢神思何不代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的之處（寫代御之情思渇將宝玉却又如此是與前文特犯不犯之處）想着便也走至宝玉案傍悄問可都有了宝玉道纔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代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録前三首罷趕你寫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了說畢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無他寫阿鞏只如此便能妙極）便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在他跟前宝玉打開一看只覺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這等文字亦是觀書者望外之想）遂忙恭楷呈上賈妃看道

有鳳来儀　　　臣宝玉謹題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起便拿得住）竿竿青欲滴個個緑生涼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妙句古云竹密何妨水過今偏翻案）莫摇清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淨苑蘿薜助芬芳（助字妙通部書所以皆善練字）軟襯三春艸柔拖一縷香（刻畫入妙）

輕烟迷曲逕冷翠滴迴廊（甜脆滿頰）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淨兩〻出嬋娟（双起双敲讀此首有始信前云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等妙批非泛〻妄擬他人到自己身上則無能為之論也）

綠蠟（本是玉字此遵宝卿改似較玉字佳）春猶捲（是蕉）紅粧夜未眠（是海棠）凭欄垂絳袖（是海棠之情）

倚石護青烟（是芭蕉之神何得如此工恰自然真是好詩却是好書）对立東風裏（双収）主人應

解憐（歸到主人方不落空○王梅隱云咏物体又难双承双落一味双拿則不免牽强此首可謂詩題兩称極工極切極流爲嫵媚）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分題作一氣呵成格調熟練自是阿颦口氣）菱荇鵞兒水桑榆燕子

禄阿顰之心臆才情原与人別亦不是從讀書中得来一畦春韭緑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餒
何須耕織忙以幻入幻順水推舟且不失應制所以稱阿顰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前三首之冠遂將澣葛
山庄改為稻香村如此服善妙又命探春另以綵箋謄錄出方纔一共十数首詩出
令太監傳与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
酥金膾等物賜与宝玉並賈蘭百忙中点出賈蘭一人不路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
只不过随母依叔行礼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内染病未痊自有閑處調養故亦
無傳補明方不遺失那時賈薔帶領十二個女戲在楼下正等的不耐煩只見一太
監飛来說作完了詩快拿戲目来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单
子少時太監出来只点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一捧雪中伏賈家之敗　第二齣乞巧 長生殿中 伏元妃之死

第三齣仙緣 邯鄲夢中 伏甄寶玉送玉　第四齣離魂 牡丹亭中 伏代玉死 所点之戲劇伏四事乃通部書之大過節大關鍵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欺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作盡悲歡情狀 二句畢矣 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点之属進来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喜的忙接了 何喜之有伏下後面許多文字只用一喜字 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作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作游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約相罵二齣 釵釧記中總隱後文不盡風月等文

按近之俗語云能養千軍不養一戲盖甚言優伶之不可養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稍優出

眾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眾恃能種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捨責之不可雖不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而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子弟廣矣各各皆然亦曾與慣養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眾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眾喬酸姣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形于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略過乃事迷陷過乃情即觀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妙也

賈薔扭他不過（如何反扭他不過其中便隱許多文字）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了（可知尤物）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又伏下一個尤物一段新文）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寓通部人事一篇熱文卻如此冷收）又額外加恩與一般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等例乃呈上略節賈妃從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聽了下來一一發

放原来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貴長
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魚銀錁
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
御製新書二部宝墨二匣金銀爵各二隻表礼按前宝釵代玉諸姊
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宝硯一方新様格式金銀錁二对宝玉亦同此 此中忽夹上宝玉可思
賈蘭則是金銀項圈二个金銀錁二对尤氏李紈凤姐等皆金銀
錁四錠表礼四端外表礼二十四端清錢一百串是賜与賈母王夫人及
諸姊妹房中奶娘众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环賈蓉等皆是表礼一分金
錁一双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両御酒華筵是賜東西両府凡园中管
理工程陳設荅應及司戲掌灯諸人的外有清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

百戲雜行人丁的乖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听了不由的滿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免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使人鼻酸）再四叮嚀不須記卦好生自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内省親一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萬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妙極之讖試看别書中專能故用一不祥之語爲讖今偏不然只有如此現成一語便是不再之讖只看他用一倘字便隱諱自然之至）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别怎奈皇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里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劝攙扶出園去了正是



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務畜改

十九回回末

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 補明寶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与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氈等處對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嘆嘆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此題係二十回回目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補還一句細方見有親不獨賈家一门也）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々力倦各々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个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与無事的人一樣（伏下病源）第一个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一回一回各生機軸总在人意想之外）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赶圍棋作戲（寫出正月光景）正在房內頑的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珍大爺來請过去看戲放花灯寶玉听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时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总是新正妙景）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襲人了自己回过賈母过

去看戲誰想賈珍這边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子牙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真々熱鬧）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於揚旛過會号佛行香鑼鼓喊叫之声遠聞巷外（形容熱俐之至腔能事畢矣◦閱至此前有如身內）（喧嘩自中齣乱後文至隔墻闊處情熱歡曲則有如觀臨當精嘅逐歌鋪形容一事一事畢真石頭是第一能手矣）満街之人个々都讃好热鬧戲别人家斷不能有的（必有之言）宝玉見繁華热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閒耍先是進内去和尤氏和了环姬妾説笑了一回使出二门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樂也不理論縱一时不見他在座只道在里边去了故也不問至於跟宝玉的小厮们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這一来了必是晚间纔散回此偷空也有去會賭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私散了待晚间再来那

小些的都鎖進戲房里瞧熱鬧去了宝玉見一个人沒有因想這里素日有个小書房名　内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画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

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極不通極胡說中寫出絕代情痴宜乎眾人謂之瘋傻）想着便往書房裡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内有呻吟之韵宝玉到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落）乃乍着胆子舔破窗紙向内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门去將那兩个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説（開口便好）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虽不標緻到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処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跺脚道還不快

跑此等搜神奪魄至神至妙處只在囫圇不解中得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活寶玉移之他人不可急的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几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屬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覩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于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於顰兒處更為甚其囫圇不解之寔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閱石頭記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寶玉顰兒至痴至呆囫圇不解之語中其詩詞雅謎酒令奇衣奇食奇文等類固他書中未能然在此書中評之猶為二着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大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真新鮮奇文竟是寫不出來的若都寫的出來何以見此書中之妙脂研據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夢又一个夢只是隨手成趣耳夢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卍字的花樣千奇百怪之想所謂牛溲馬勃皆至藥也魚鳥昆蟲皆妙文也天地間無一物不

（是妙物無一物不可不成文但在人意稔取耳此皆信手拈来随筆成趣大游戲大慧悟大解脱之妙文也）所以他的名子叫作卍兒（音萬）宝玉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會）茗烟因问二爺為何不看这樣的好戲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来雅々就遇見你們了这會子作什庅呢茗烟嗤々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々的引二爺往城外雅々去一會子再往这里来他們就不知道了（茗烟此時只要掩餙方才之過故設此以悦宝玉之心）宝玉道不好仔細花拐子（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还可就来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僧們竟找（找）你花大姐々去瞧他在家作什庅呢（妙宝玉心中早安了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耳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宝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以悦其心宝玉始悦出往花家去非茗烟適有罪所協方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别家子弟尚不敢私出况宝玉我況茗烟哉文字前楔細極）茗烟笑道好々到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

呢〔必不可少之語〕宝玉道有我呢茗烟听説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展眼已到门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隨姓成名隨手成文〕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与几个外甥女兒〔一樹千枝一源萬派無意隨手伏脉千里〕几个侄女兒来家正吃果茶听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个唬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宝玉来在院内嚷道宝二爺来了別人听見還可襲人听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問你怎庅来了宝玉笑道我怪悶的来瞧〻你作什庅呢襲人听了才放下心来〔精細週到〕嗐了一声笑道〔精至笑字妙神〕你也特胡鬧了〔是〕鈌説〻得可作什庅来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来〔細〕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个襲人听了復又驚慌〔是必有之神理非特故作〕〔頓挫〕説道這還了得倘或碰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車碰馬有个

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嬷嬷們打你（該說〻的更是猶研）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来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説别来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茗烟賊）花自芳忙勸罷了已是来了也不用多説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贜爺怎麽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襲人拉了宝玉進去宝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来都低了頭羞慚慚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宝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𫁒又忙倒好茶（連用三又字上文一個百般神理活現猶研）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妙不寫襲卿忙正是忙之至若一寫襲人忙便是庸俗小派了）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也不敢亂給東西吃（如此至微至小中便带出家常情他書寫不及此）一面説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炕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炉墊了脚向荷包内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開焚上仍盖好

放與宝玉懷内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宝玉叠用四自己字寫得宝襲二人素日如何親洽如何尊崇此時一盤托出蓋素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其安富尊崇之宝玉親密浹洽勤慎委婉之襲人参哥應當不必寫者也今於此一補更見其二人平素之情義且暗透此回中所有母女兄長欲為贖身角口等未到之過文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齊整整擺上一桌子果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補明宝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數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氈等處對看可為後生過分之戒嘆嘆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去之禮好歹嘗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淌得意之態是與母兄較爭以後之神理最細說着便拈了几个松子穰惟此品稍可一拈別品便大錯了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宝玉宝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八字画出才收泪之一女兒是好形容且是宝玉眼中意中因悄問襲人好好的哭什麽襲人笑道何曾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伏下後文所補未到多少文字當下宝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

这里来又换新服他们等（指晴雯麝月）就不問你往那去的（必有是問。閱此則又嘆盡小說中無數家）

（常穿紅掛綠綺繡綾羅等語自謂是富貴語究竟反覺寒酸話）宝玉笑道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袭人点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罢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宝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袭人悄笑道悄〻的叫他们听着什么意思（想見二人素日情常）一面又伸手從宝玉項上將通灵玉摘了下来向他姊妹们笑道你们見識〻〻時常說起来都当希罕恨不能一見今兒一儘力瞧了再瞧什么希罕物兒也不過是这么个东西（行文至此固好看之極且勿論按此言固是襲人得意之語蓋言你等所希罕不得一見之宝我却常守常見視為平物然余今窺其用意之旨則是作者借此正為貶玉原非大觀者也）說畢遞与他们傳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掛好又命他哥〻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袭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磞見人（極細）花自芳忙去僱了

一頂小轎来众人也不敢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襲人又抓菓子与茗烟又把些錢与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宝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来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等我同二爺還到東府里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宝玉抱(花)出轎来送上馬去宝玉笑說到難爲你了于是仍進後門来俱不在話下卻說宝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环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們)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嬷拄拐進来請安瞧瞧宝玉見宝玉不在家了頭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人々都看不過獨宝玉看得過自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来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說得是原該說也別的媽々們越不敢說你們了補明好宝玉蜜不吃亂豈無得從之媪媪哉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見

人家照不見自家的（用俗語入妙）只知嫌人家髒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不成体統了（所以為今古未有之一宝玉）這些了頭們明知宝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媽媽已事告老解事出去的了（襯侃入微妙）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僱頑要不理他那李媽媽還只管問宝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辰睡覺等語可嘆了頭們總胡乱荅應有的說好一个討厭的老貨李媽媽又問道這盖碗里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去我就吃了罷說畢拿匙就吃（寫龍鍾奶媽便是龍鍾奶媽）一個了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過下無痕）回來又惹氣了（照應茜雪楓露茶前案）你老人家自已承認別帶累我們生氣（這等話聲口必是晴雯無疑）李媽媽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坏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变的奶吃的

長这庅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庅樣你們看襲
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里調理出来的毛了頭什庅阿物兒实暂委曲處突襲卿然亦怨不得李媼
一面説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了頭笑道他們不会説話怨不得你老人
家生氣宝玉还時常送東西孝敬你老去豈有為这個不自在的听這声口必是麝月無疑
李嬷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唬我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
然應前文又用一筆房来宝玉然李媼心中口中畢肖
明兒有了不是我再来領説着賭氣去了过至下回
少時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淌在床上不動嬌態已慣宝玉回問敢
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羸的誰知李老太〻来了混輸了他氣的
睡去了宝玉㗒道你别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説着襲人已来彼此相
見襲人又問宝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来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一時換衣卸

粧宝玉命取酥酪来丫环们回説李奶々吃了宝玉纔要説話襲人便忙笑道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时候好吃々过了好肚子疼足閙的吐了纔好他吃了到好擱在这里到白遭塌了 与前文应失手碎鐘遥对通部襲人皆是如此一絲不錯 我只想風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鋪床 必如此方是 宝玉听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丢開取栗子来自向灯前檢剥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个穿紅的是你什麽人 若是过女兒之後沒有一段文字便不是宝玉亦非石頭記矣 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宝玉听了讚嘆了兩声 这一讚嘆又是令人囫圇不解之語只此便抵过一大篇文字 襲人道嘆什麽 只一嘆字便引出花解語一回来 我知道你心里的緣故想是説他那里配紅的 補出宝玉素喜紅色 这是激语 宝玉笑道不是々々那樣的不配穿紅的誰还敢穿 活宝玉 我因為見他實在好的很怎麽也得他在偺們家就好了 妙談妙意 襲人冷笑

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纔往你家来 妙袭卿宝玉並未说奴才二字袭人連補奴才二字最是勁節怨不得作此語 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 惹强如闹 说亲戚就使不得 更强 袭人道那也搬配不上 说的事是 宝玉便不肯再说只是剥栗子袭人笑道怎么不言语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 推是故意激他 宝玉笑道你说的话怎么叫我答言呢我不过是讚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 妙号後文又曰鬚眉浊物之称今古未有之一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称妙号 倒生在这里 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確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詞所以謂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論總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

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宝玉情不情代玉情々此二評自在評痴之上亦属囫圇不解妙甚

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到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爺姨娘的宝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了兩声宝玉心思另是一樣余昔評可見正不自在又听襲人嘆道襲人亦嘆自有別論只從我來這几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宝玉听這話內有文章余亦如此不覺吃一驚余亦吃一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听見我媽和哥々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的呢即余今日猶難為情况當日之宝玉哉宝玉听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為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里的家生子兒一家子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里怎麼是個了局說得極是宝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是頭一句駁故用貴公子声口無理

襲人道從來沒這道理便是朝廷宮裡也有個定例或几年一選几年一入也沒有個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一駁更有理〕 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自然〕 又道老太ㄟ不放你也难〔第二層敘祖母溺愛更無理〕 襲人道為什庅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难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ㄟㄟ〔宝玉並不提王夫人襲人偏自補出週密之至〕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们家几两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ㄟ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几年〔百忙中又補出湘雲來真是七穿八達活空便入〕如今又伏侍了你几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伏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什庅奇功我去了仍旧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不成事〔再一駁更精細更有理〕 宝玉听了這些話竟是有去

的理無留的理（自然）心內越發急了（原當急）曰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心急腸故入于霸道無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漫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好東西因為你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戲（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斷不肯行的（三設不獨更有理且又補出貴府自家慈善寬厚等事）宝玉听了思忖半晌（正是思忖只有去理定無留理）乃說道依你說你是去定了（自然）襲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余亦如此見疑）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都是要去的妙可謂觸類傍通活是宝玉）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

剩我一個孤兒〔可謂見首知尾活是寶玉〕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又到無可奈何之時了〕原來襲人在家听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補前文〕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補出襲人幼時艱辛苦狀與前文之香菱後文之晴雯大同小異自是又副十二釵中之冠故不得不補傳之〕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可謂不幸中之幸〕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且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掏澄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以上補在家今日之事與寶玉問哭一句針對〕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身價銀一併賞了這是有的事呢〔又夾帶出賈府平素施為〕

（来与袭人合中针对）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伏下多少后文）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重的（又伏下多少后文，先一句是传中陪客，此一句是传中本旨）因此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赎了（既如此，何得袭人又作前语以惑宝玉，不知何意，且看后文）次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一件闲事，一句闲文，皆无警甚）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越发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无赎念了（一段情结[illegible]）如今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四字好，所谓说不得好，又说不得不好也）其淘气憨顽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只如此说更好，所谓说不得聪明贤良，说不得痴呆愚昧也）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荡弛纵（四字妙评 脂砚）任性恣情（四字更好，亦不涉于恶，亦不涉于淫，亦不涉于骄，不过一味任性耳）最不喜务正（这还是小儿同病）每欲劝

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
下箴規也原来如今見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不独解語亦且有智
自已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可謂美而多智術之
人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
去吃了自已来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正是無可奈何之時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麽傷心的
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文章寶玉不愚便說道你到說說
我還要怎麽留你我自已也難説了二人素常情義襲人笑道僧們素日好處再
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事來你果然依
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
說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疊二語活見從紙上走一寶玉下來如聞其聲其笑

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 两三百不成話却是宝玉口中 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 脂硯斋所謂不知是何心思始得口出此等不成話之至奇至妙之話諸公請如何解得如何評論。所劝者正為此偏于劝時一犯妙甚 飛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跡还有知識 灰还有知識奇之不可甚言矣余則謂人尚無知識者多多等我化成一股軽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們愛那里去就去了 是聪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余皆不知只覺悲感难言奇瑰愈妙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正為劝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宝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說你就擰嘴还有什么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来 宝玉又誚謗讀書人恨此時不能一見如何誚謗也教老爷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讀書只從有了

你不承望你不喜讀書已経他心里有氣又愧懆〻了而且背前背後乱説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个名子叫作祿蠹（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難怪世人謂之可殺余卻最喜）又説只除明〻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来的（宝玉目中猶有明〻德三字心中犹有聖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語宜乎人〻謂之瘋傻不肖）這些話怎麽怨得老爺不氣不時〻打你叫别人怎麽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説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説如今再不敢説了（又作是語說不得不乖覺然又是作者瞞人之處也）還有什麽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一件是婦女心意）調脂弄粉（二件若不如此亦非宝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忽又作此一語）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此一句是聞所未聞之語宜乎其父母嚴責也）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宝玉道都改〻〻再有什麽快説襲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檢点些不任意

任情的就是了〔總包括盡矣其所謂花解語者大矣不獨冗冗為兒女之分之〕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這里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總坐了也沒甚趣〔調侃不淺然在襲人能作是語定可愛可敬可服之至所謂花解語也〕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快三更了該睡了方才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宝玉命取表來〔照應前鳳姐之文〕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表則是表的寫法前形容自鳴鐘則是自鳴各盡其神妙〕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休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作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劉服下去命他蓋上被渥汗宝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下為

又由地步　彼時代玉自在床上歇午丫环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々的宝
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里間只見代玉睡在那里忙去來上推他道好妹々 緣往了好
姐々又聞好妹々大約宝玉一日之中一時之內此六 緣吃了飯又睡覺將代
个字未曾離口角妙甚
玉換醒 若是別部書中寫此時之宝玉一進來便生不軌之心突兩苟且之念更有許多賊形鬼狀
等醜態邪言矣此却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得淫蕩是也
黛玉見是宝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々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还沒有歇過來
補出嬌態度 渾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
就好了 宝玉又知養身 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々兒你且別處去鬧會
子再來宝玉推他道我往那裡去呢見了別人就怪膩的 所謂只有一顰可对亦屬怪事
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這里那边去老々實々的坐着咱們說話
兒宝玉道我也歪着代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沒有枕頭 絳樓密秘入微 咱們

在一个枕頭上 更妙漸逼漸近所謂意綿綿也 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个来枕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臟婆子的代玉听了睁開眼 睁眼 起身 起身 笑道 笑 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 妙語妙之至意 請枕這一个說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 見其態度 个来自己枕了二人对面倒下黛玉回看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来以手撫之細看 想見其綿纏態度 又道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 妙極補出素日 宝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㨾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擂上了一点兒 遥与後文平兒於怡紅院晚粧時对照 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 想見情之脉脉意之綿綿 口内說道你又幹这些事了 又是功戒語 幹也罷了 一轉細極这方是顰卿不比別人一味固執死切 必定还要帶出幌子来

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奉告討好兒（補前文之未到伏後文之線脉）吹到舅舅耳躲又有大家不干淨惹氣（大家二字何妙之至神之至細膩之至乃父責其子縱加以笞楚何能使大家不干淨故令偏大家不干淨則知賈母如何管孫責子遷怒于衆及自己心中多少抑鬱難堪難禁代憂代痛一齊托出）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可知昨夜情切切之語亦屬行雲流水）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那像似淫極然究竟不犯一些淫意）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袖拉住要瞧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然如此這香是那里來的代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正是按諺云人在氣中忘氣魚在水中忘水余今續之曰美人忘容花則忘香此則代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想必是櫃子里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有理）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自然）代玉冷笑道（冷笑便是文章）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

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活顰兒一點不錯）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宝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麼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番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活画）便伸向代玉膈肢窩内兩脇下乱撓代玉素性觸癢不禁宝玉兩手伸来乱撓便笑的喘不过氣来口里說宝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如見如聞）宝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还說這些不說了代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画）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奇問）宝玉見問一時解不来（一時原難解終遜代卿一等正在此等處）因問什麼暖香代玉点頭嘆笑道（画）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宝玉方听出来（的是顰兒活画然這是阿顰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宝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代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宝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

躺

手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个不住代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宝玉笑道去不能偺們斯斯文文的消躺着說話兒說着後復又倒下代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臉 畫 宝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 先一總 代玉只不理宝玉問他几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代玉只不答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 原来只為此故不厭傍人嘲笑所以放蕩無忌處 不特此一件耳 便哄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代玉見他說的鄭重且又正言厲色只当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宝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謅道

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 黛玉笑道就這是扯謊自来也沒听見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代玉道你且說宝玉又謅道

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耗子亦能升座且議事耶是耗子有賞罰有制度矣何今之耗子猶穿壁嚙物其升座者置而不問哉）曰說明日乃是臘八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果品短少須得剩（趁）此打劫些来方妙（議的是這事宜乎為鼠矣）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的小耗（原来耗子此者便是小鼠）前去打听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听已畢惟有山下廟里果米最多（廟里原来甚多 妙妙）老耗問米有几樣果有几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果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芋）老耗听了大喜即時点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了香玉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玉（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愿去偷香玉（芋）老耗並眾耗見他這樣恐不諳

練且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边口齒伶俐机謀深遠（几三句暗為代玉作評諷的妙）此去管比他們偷的还巧呢眾耗忙問如何比（芋）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变也变成個香玉（芋）滚在香玉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果然巧而且最毒直偷者可妨此法不能妨矣可惜這樣才情這樣本術却只一耗耳）眾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变法你先变個我們瞧瞧小耗听了笑道這個不难等我变来說畢搖身說变竟变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眾耗忙笑变錯了变錯了原說变果子的如何变（芋）出小姐来（余亦說变錯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識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玉却不知盐課林老爺的小姐終是真正香玉呢（前面有試才題对額故緊接此一篇無稽乱話前無對可此無則不可豈前條宝玉之懶為者此條宝玉不）

傳不為者世人誹謗無礙賛奇不少

代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説着便擰的宝玉連連央告説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為聞你香忽然想起這個故典来代玉笑道饒罵了人还説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宝釵走来妙笑問誰説故典呢我也听听代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有誰他饒罵了人还説是故典宝釵笑道原来是宝兄弟怨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原多妙諷只是可惜一件精妙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更妙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到想不起来別人冷的那樣你他急的只出汗與前拭汗二字

針対不知此書何妙了如此有許多妙談妙語機鋒鼓諧各得其時各盡其理前梨香院代玉之諷則偏見趣此則正面趣二人真是対手兩不相犯

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代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

也遇见对子了可知一还一报不爽不错的刚趕到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嚷吵闹起来正是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静日玉生香

十九回終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廿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宝玉在林代玉房中說耗子精宝釵揰米諷刺宝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訊(譏)刺取笑那宝玉正恐代玉飯后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体之法

云宝玉亦知醫理却只是在襲釵等人前方露亦如後回許多明理之語只在閨前現露

三分趣在雨村等錯濟之前如痴如呆實令人可恨但雨村等視宝玉不是人物豈知宝玉視(覷)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与接談也宝玉之情痴真乎假乎看官細評

幸而宝玉走來大家談笑那林代玉方不欲睡自己儘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听了一听林代玉先笑道這是你媽〻和襲人吵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〻再要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晦了

襲卿能使顰卿一讚愈見彼之為人矣觀者諸公以

為何如宝玉忙要赶過來宝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媽ゝ吵纔是他老糊塗了到要讓他一步為是 宝釵如何 観者思之 宝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嬷ゝ拄着拐棍在当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起你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樣的倘在炕上見我来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宝玉哄的宝玉不理我喫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几两臭銀子買来的毛丫頭这屋里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宝玉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嬷ゝ不過為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纔出汗朦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等話後来只管听他說哄宝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宝玉雖听了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辨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别的丫頭們李嬷ゝ听了这話越發氣起

来了説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帶着你呢誰
不是襲人拿下馬来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〻太〻跟前去講
了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傍逞着丫頭們要我的
強一面説一面也哭起来彼時代玉宝釵等也走過来勸説媽〻你老人家
擔待他們一点子就完了李嬷〻見他二人来了便拉住訴委屈將當日吃茶
茜雪出去与昨日酥酪等事撈〻叨〻説个不清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筭完輸
贏賬听得後面一片声嚷動便知是李嬷〻老病發了排揎宝玉的人正值他今兒
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赶過来拉了李嬷〻笑道好媽〻別生氣大節下老
太〻纔喜歡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別人高声你还要管他們呢难道你反不知
道規矩在這里嚷起来叫老太〻生氣不成你只説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

里燒的滚熱的野雞快來跟我吃酒去一面説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
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鳳姐走了一面
还説我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没了規矩闹一場子討个没臉強如受那
娼婦蹄子的氣後面宝釵代玉隨着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這一陣風來
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宝玉点頭嘆道這又不知是那里的賬只揀軟的排揎
昨兒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
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麽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
面哭一面拉宝玉道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
這還不彀我受的还只是拉別人宝玉見他這般病势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
忍氣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已守着他歪在傍邊劝他

只養着病別想着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爲這些事生氣這屋里
一刻还站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麼樣纔好呢時常我
劝你別爲我們得罪人你只顧一時爲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里遇着坎兒
說的好說不好听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煩惱只
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宝玉見他纔有汗意不肯
叫他起來自己便端着就枕与他吃了即令小丫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
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
一躺也好宝玉听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
飯賈母猶欲同那幾个老管家嬤嬤鬪牌解悶宝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
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霰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我死央

琥珀等要戲去了獨見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宝玉笑问道你怎庅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庅些还不勾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里交給誰呢那一个又病了滿屋里上頭是灯地下是火那些老媽媽子們老天拔地伏侍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子們也是伏侍了一天這會子还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再這里看着宝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个襲人因笑道我在這里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里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个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笑道兩个作什庅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庅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見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

錢一見了他両個便冷笑道哦交盃盞还沒吃到上頭了宝玉咲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那庅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对鏡二人在鏡内相視宝玉便向鏡内笑道滿屋里就只是他磨牙麝月听說忙向鏡中擺手宝玉会意忽听唿一声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问道我怎庅磨牙了偺們倒得說〻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膌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捞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經出去了閑上一段兒女口舌却寫麝月一人有襲人出嫁之後宝玉宝釵身邊还有一人豈不及襲人週到亦可免微嫌小敝等患方不負宝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語宝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出嫁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輕〻抹去正見此時都在幼時雖微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秉天真之性善惡不一往往漸大漸生心矣但觀者凡見晴雯諸人則惡之何愚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妒愈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可令人憐愛護惜哉然後知宝釵襲人等行為並非一味蠢拙古版以女子自居當繡幙灯前緑窗月下亦屬有或調或妬輕俏艷麗等說不過一時取樂買咲耳非切〻一味妒才

特賞也是以高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
則知矣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惡晴雯正該感晴雯金閨繡閣中生色方是

這里宝玉過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
日清晨起来襲人已是夜间發了汗竟淂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
放了心因飯後是到薛姨媽这边来閑逛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閨閣中
忌針却都是閑时因賈环也過来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
賈环見了也要頑宝釵素習看他亦如宝玉並沒他意今見听他要頑讓他上
来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欢喜後来接連輸了
几盤便有些着急赶着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个七点便贏若擲个六点
下該鶯兒擲三点就贏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擲一个作定了五那一个乱

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娇態如此）賈环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来賈环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点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宝釵見賈环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还賴你还不放下錢来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宝釵說不敢則声只得放下錢来口内嘟囔說一個作爺的还賴我們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里前兒我和宝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还是几个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罢了宝釵不等說完連忙断喝賈环道我拿什麼比宝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了宝釵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說这話人家笑话你又罵鶯兒正值宝玉走来見了这般形况問是怎么了賈环不敢則声宝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哥（大族規矩原是如此一系兒不錯）都不知

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疎了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这樣还有人背後談論还禁得轄治他了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獃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代玉宝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為萬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獃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槩的情理就罢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环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如今宝釵恐怕宝玉教訓他到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环掩飾宝玉

道大正月里哭什麽這里不好你别处頑去你天〻念書到念糊塗了此如这件
東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棄了这件取那个难到你守着这个東西哭一
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来取樂頑的既不能取樂就往别处去再尋樂頑
一會子难到筭取樂頑了不成到招自己煩悩不如快去為是賈环听了只
得回来趙姨娘見他这般因問又是那里墊了踹窩来了一問不答再問
時賈环便説同宝姐頑的鶯児欺負我頼我的乄宝玉哥〻撵我来了趙姨
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抬攀去了下流没脸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
了去討没意思正説着可巧鳳姐在窓外过都听在耳内便隔窓説道大
正月又怎麽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児錯了你只教導他説这些淡话
作什麽憑他怎麽去还有太〻老爷會他呢就大口啐他〻現是主子不

好了横竪有教導他的人与你什庅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頑去賈环素
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見叫他忙唯々的出来趙姨娘也不敢則声鳳
姐向賈环道你也是个沒氣性的时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
愛同你那个姐々妹々哥々嫂子頑就同那个頑你不听我的話反叫這些
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
还只管怨人家偏心输了几个钱就這庅个樣兒賈环見問只得諾々的回說
（因问賈环你输了多少钱）
输了一二百凤姐道虧你还是爺們输了一二百钱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
吊钱来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庅下流狐媚子我
先打了你打發人告訴学里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个不尊重恨的你哥々
牙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窩出来了喝命去罷賈环諾々的跟

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一段大家子奴妾吆吻如見如聞正為下文五鬼作引也余為宝玉肯效鳳姐一点餘風亦可繼業事之盛諸公當為如何）且說宝玉正和宝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妙極凡宝玉宝釵正閑相遇時非代玉來即湘雲來是恐曳漏文章之精華也若不如此則宝玉久坐忘情必被宝卿見棄杜絕後文成其夫婦時無可談旧之情有何趣味哉）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釵笑道等着偺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宝玉一齊來至賈母這边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廝見（寫湘雲又一筆法特犯不犯）正值林代玉在傍因問宝玉在那里的宝玉便說在宝姐姐家的代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里伴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宝玉笑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里一趟就說這話林代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我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

来问道好〻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来自已納悶林代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個看着你自已作賤了身子呢林代玉道我作賤壞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林代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宝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鬧我还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淨林代玉忙道正是了要是怎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宝玉道我說我自已死了干淨別听錯了話賴人正說着宝釵走来道史大妹〻等你呢說着便推宝玉走了（此時宝釵尚未知他二人心性故来功後文察其心性故擲之不聞矣）這里林代玉越發氣悶只向窓前流泪沒兩盞茶的工夫宝玉仍来了（蓋宝玉亦是心中只有代玉見宝釵难却其意故暫陋彼去以完宝釵之情故少坐仍来也）林代玉見了越發抽〻噎〻的哭個不住宝玉見了這樣知

難拋田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見代玉先説
道你又来作什広横豎如今有人和你頑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説
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広来死活憑我去罷了宝玉听了忙上来
悄〻的説道你這広个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疎先不僭後也不知道我雖糊
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姊妹宝姐〻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
比你疎第二件你先来偺們兩个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広大了他是後来的
豈有个為他疎你的林代玉啐道我難道為叫你疎他我成了个什広人了
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
的心不成此二語不獨觀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頭
亦不解不過述宝林二人之語耳石頭既未必解宝林此刻更自己
亦不解皆隨口說出耳若觀者必欲要解須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則洞然可
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則不必求解矣方不可記此二句不解錯謗宝林及

青肷

石頭作者寺人 林代玉听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〻再不知道你自己憑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麽倒反个青肷披風脱了呢 真〻奇絶妙文真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與等奇妙非口中筆下可形容出者 宝玉咲道何常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脱了林代玉嘆道回来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 一語仍帰兒女本傳却又輕〻林去也 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来咲道二哥〻林姐〻你們天〻一処頑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兒林代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个二哥〻也叫不出来只是愛哥〻愛哥〻的回来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学慣了他明兒連你还咬起来呢 可笑近之整史中滿紙羞花閉月鶯啼燕語除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処如太真之肥燕飛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別个不美矣今見咬舌二字加以湘雲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見陋且更學輕俏嬌媚儼然一嬌憨湘雲立于紙上掩卷合目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内然後將滿紙鶯啼燕語之字樣填糞窖可也

史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兒専挑人的不好你自已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个打趣一个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伏你代玉忙问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宝姐〻的短处就美你是好的我美不如你他怎庅不及你呢林代玉听了冷笑道我当是誰原来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宝玉不等説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淂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時〻刻〻你可听爱厄去阿彌陀佛那纔現在我眼里説的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

此回文字重 作鞋抹得力处是鳳姐拉李嬷〻去借环哥弹壓趙姨 細致处宝釵為李嬷劝宝玉安慰环哥断喝鶯兒 至急為难处是宝玉顰論心 無可奈何处是就拿今日天氣比 湘雲冷笑道我当誰原来是他 冷眼最好看处是宝釵代玉看鳳姐拉李嬷云这一陣

鳳玉齎一節湘雲到宝玉就走宝釵咲說等着湘雲大笑大說聾兒李咬舌湘雲念佛跑了

数節可使看官于紙上能耳聞目覩其音其形之文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訴肺腑情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手足眈々小動唇舌　不肖種々大承笞撻
情中情因情感妹々　錯裡錯以錯勸哥々
白玉釧親嚐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花院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村嫽々是信口開河　情哥々偏尋根究底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石頭記

第三十一回　至四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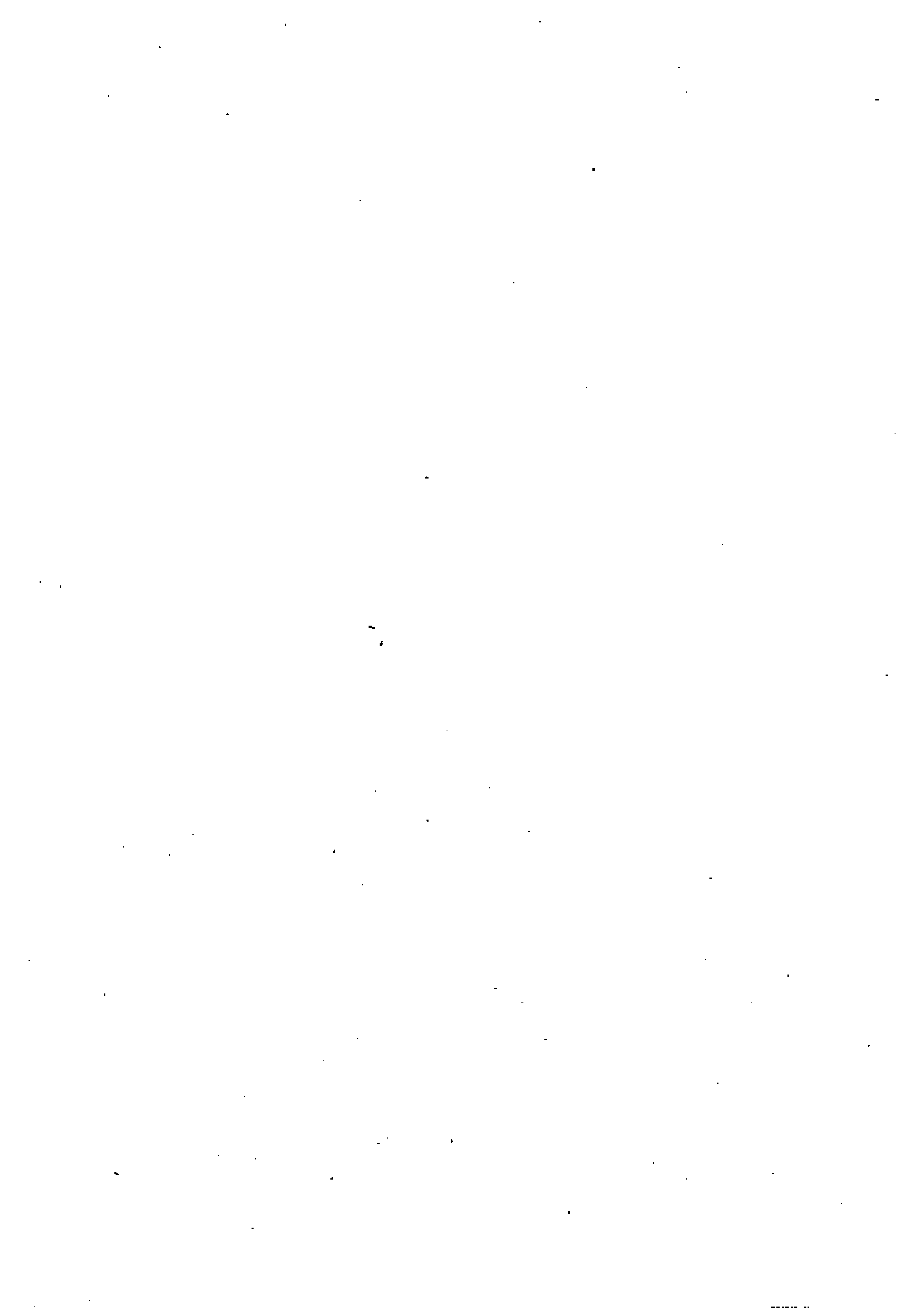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己卯冬月定本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時之人一笑所謂情不情

金玉姻緣已定又寫一金麒麟是間色法也何顰兒為其所惑故顰兒謂情々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説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説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来爭栄誇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覺滴下淚来宝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来因問道你心里覺的怎么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么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盪黄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来到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到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経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医去弄点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



好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罢了向案上斟了茶来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宝玉心内是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罢因此只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宝玉也顧不的梳洗忙穿衣出来將王濟仁叫来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怎么服怎么敷宝玉記了回園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宝玉見宝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兒的原故王夫人見宝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金釧兒昨日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代玉見宝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貫

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代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欢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刻則增惆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愿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代玉倒不覺得倒是宝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来換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股子跌折宝玉因嘆道蠢才、、將来怎么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事难道也是這么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来氣大的狠行動就給臉子瞧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来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

打凭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沒見个大氣兒這会子一把扇子就這麽着了何苦來要嫌我们就打發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到不好宝玉听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乱战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边早已听見忙赶過來向宝玉道好々々的又怎麽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咲道姐々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爺的我们原沒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们不会伏侍的明兒还不知是个什麽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几句話又見宝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々你出去逛々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說我们兩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咲几

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袭人羞的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錯了宝玉一面说你们氣不忿我明儿偏抬举他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儿是怎么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呢袭人听说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爺吵要是恼二爺不该这么吵的萬人知道我终也不過是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是恼二爺夹槍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

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〻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听見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為什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出去也不能彀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個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〻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咲道往那里去寶玉道回太〻去襲人咲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〻也不遲這会子急〻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〻犯疑寶玉道太〻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还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淨說着一

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环見吵閙都鵝
雀無聞的在外頭听消息这会子听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来都跪下了
宝玉忙把襲人扶拉起来嘆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
庅樣總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説着不覺滴下淚来襲人見宝玉流下
淚来自已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欲説話只見林代玉進来便出去了林
代玉笑道大節下怎庅好々的哭起来難道是為争粽子吃争惱了不成宝玉
和襲人嗤的一笑代玉道二哥々不告訴我々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説一面拍
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个拌了嘴告訴妹々替你
們和勸々々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閙什庅我們一个丫頭姑娘只是混説代
玉笑道你説你是丫頭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罵名兒

饒这庅着还有人说閑話还掴的住你来说他襲人咲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来死了到也罢了林代玉咲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庅樣我先就哭死了宝玉咲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襲人咲道你老實些罢何苦还说这些話林代玉将（私）两个指頭一伸抿嘴咲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兇宝玉听了知道是他点前日的話自己一咲也就罢了一時代玉去後就有人说薛大爺請宝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尽席而散晚间回来已帶了几分酒踉蹌来至自己院内只見院中早把乘涼枕榻設下榻上有个人睡着宝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问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宝玉将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

慣壞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
罷了襲人好意來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〻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〻扯
扯作什庅叫人來看見像什庅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里宝玉咲道你既知
道不配為什庅睡着呢晴雯沒的話嗤的又咲了說你不來便使得你來了就不
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宝玉咲道我纔又
吃了好些酒还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兩个洗晴雯搖手咲道
罷〻我不敢惹爺还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个時辰也不知道作什
庅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〻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
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庅洗了咲了几天我也沒那工夫收什也不用同我

洗去今兒也凉快那会子洗了可也不用再洗我倒舀一盆水来你洗々臉通々頭
纔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發你吃呢宝玉咲
道既這広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々手来拿菓子来吃罢晴雯咲道我慌
張的狠連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了盤子还更了
不得呢宝玉咲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
這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
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欢听那声
响就故意的碎砸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
晴雯听了咲道既这広說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玉听了便咲着递

与他晴雯果然接過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〻又听几声宝玉在傍笑着

説响的好再撕响些〻正説着只見麝月走過来笑道少作些孽罢宝玉赶上

来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〻〻接了也撕了几半了二人都大笑

麝月道这是怎么说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宝玉笑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么

好東西麝月道既这么説就把匣子搬了出来讓他儘力的撕豈不好宝玉笑道

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这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倚在

床上説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買一笑几把扇子能值

几何一面説着一面叫襲人〻〻纔换了衣服走出来小丫頭佳蕙過来拾去破

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説至次日午间王夫人薛宝釵林代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

内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環媳婦走進

院來宝釵代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間径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
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
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作[做]什麽史湘雲笑
道都是二嬸〃叫穿的誰願意穿这些〃宝釵一傍笑道姨娘不知道他穿衣裳还
更愛穿別人的衣裳可記得旧年三四月里他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
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到像是宝兄弟就是多兩个墜子他站在那椅子
背後哄的老太〃只是叫宝玉你過來仔细那上頭掛的灯穗子招下灰來迷
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掌不住笑了老太〃纔笑了說到扮上男
人好看了林代玉道这筭什麽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
來老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的一个新〃的大紅猩〃毡斗

蓬放在那里谁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了个汗巾子攔腰繫
上和丫頭们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到溝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
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宝釵笑向那周奶媽道周媽你们姑娘还那庅淘氣不淘
氣了周奶娘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里
还是咭々呱々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那里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
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々家了还是那庅着賈母因问今兒还是
住着还是家去呢周奶娘笑道老太々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
天史湘雲问道宝玉哥々不在家庅宝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别人只想宝兄
弟兩个人好憨(頑)的这可見还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们大了别提小名兒了
剛說着只見宝玉來了笑道雲妹々來了怎庅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庅不來王

夫人道这里老太〻纔说这一个他又来提名道姓的了林代玉道你哥〻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史湘雲道什麽好東西宝玉咲道你信他呢几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咲道襲人姐〻好宝玉道多謝你记罣湘雲道我给他带了好東西来了说着拿出手帕子来挽着一个疙瘩宝玉道什麽好的你倒不如把前兒送来的那種绛纹石的戒指兒带两个给他湘雲咲道这是什麽说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来的那绛纹戒指一包四个林代玉咲道你们瞧〻他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给我们送了来你就把他的也就带了来豈不省事今兒巴〻的自己带了来我当又是什麽新奇東西原来还是他真〻你是糊塗人史湘雲咲道你纔糊塗呢我把这理说出来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给你们送東西就是使来的不用说话拿進来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们的了若带他

們的東西這得我來告訴來人這是那一个丫頭的那是那一个丫頭的那僕使來

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

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个女人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

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个戒

指放下說道襲人姐〻一个夗央姐〻一个金釧兒姐〻一个平兒姐〻一个這到是四

个人的難到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白眾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還

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代玉听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

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听見只有薛宝釵抿嘴一笑宝玉听

見了到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宝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了宝釵見宝玉笑了

忙起身走開找了林代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〻一歇瞧〻你的嫂

子们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〻们去頑〻湘雲答應了将三个戒指兒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里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们不必跟着只管瞧你们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听了自去尋姑覓嫂早剩下湘雲翠縷兩个人翠縷道這荷花怎么还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縷道這也和偺们家池子裡的一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们這个還不如偺们的翠縷道他们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〻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么不見頭上又長出一个頭來的人湘雲听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呌人怎么好答言天地间都

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就是一生出来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樣翠縷道這庅說起来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陰陽了湘雲咲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庅都是些陰阳难道还有个陰阳不成陰阳兩個字还只是一個字阳尽了就成陰陰尽了就成阳不是陰静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陰生出来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庅是个陰阳沒影沒形的我只问姑娘這陰阳是怎庅个樣兒湘雲道陰阳可有什庅樣兒不過是个氣器物賦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阳日就是阳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阳呢筭命的管着月亮叫什庅太陰星就是這个理了湘雲笑道阿弥陀佛剛剛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阳也罢了

难到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儿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湘云道
怎么没有呢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陽的就是陽这
边背陰覆下的就是阴翠缕听了点头笑道原来這样我可明白了只是
咱们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陽怎么是阴呢湘云道这边正面就是陽那
反面就为阴翠缕又点头笑了道还要拿几件東西因想不起了什么来猛
低头就看見湘云宫絛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来笑道姑娘這个难到也有
阴阳湘云道走獸飛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怎么没有呢翠
缕道這是公的到底是母的呢湘云道這連我也不知道翠缕道这也罢了
怎么東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陰陽呢湘云照脸啐了一口道下流東西
好生走罢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翠缕笑道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我也知

道了不用难我湘雲咲道你知道什庅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説着湘雲拿手帕子握着嘴呵呵的咲起来翠縷道説是了就咲的这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規矩（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咲道你很懂得一面説一面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吊的首飾金晃晃在那里翠縷听了忙赶上拾在手里攥着咲道可分出陰陽来了説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咲道是件宝貝姑娘瞧不得这是從那里来的好奇怪我從来在这里沒見有人有这个湘雲道拿来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咲道請看湘雲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配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宝玉從那边来了咲問道你兩个在这日頭低下作什庅呢怎庅不找襲人

去了（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咱們一处走說着大家進入怡
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追（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携手笑說一向別
情况一時（面）進來歸坐寶玉因笑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
着一面在身上摸掏了半天呵（嚷）呀了一声便问襲人那个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
麼東西寶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问我寶玉听了將
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里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听了方知是他
遺落的便笑问道你几时又有了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
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
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个不是寶玉一見猶不得欢喜非常因說
道不知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後數十回若蘭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綱伏於此回中所

謂艸蛇灰線在千里之外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前明顯祖湯先生有怀人詩一截讀之堪合此回故録之以待知音

無情無尽却情多　情到無多得尽虚
解到多情ヽ尽處　月中無樹影無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九回

訴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宝玉見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来拿咲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史湘雲咲道幸而是這个明兒倘或把印也丢了难到也就罢了不成宝玉咲道到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這个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来与史湘雲吃一面咲道大姑娘听見前兒你大喜了史湘雲红了臉吃茶不答襲人道這会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煖閣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会子不害臊這会子怎麼又害臊了史湘雲咲道你還說呢那会子咱们那麼好後来我们太〻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

二哥〻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咲道你还說呢先姐〻長姐〻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作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欵来你既拿小姐的欵我怎庅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弥陁佛寃枉寃我我要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〻这庅大熱〻天我来了必定赶来先瞧〻你不信你问〻縷兒我在家時〻刻〻那一回不念你儿声話未了忙的襲人和宝玉都劝道顽話你又記真了还是这庅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噎人到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与襲人〻〻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兒送你姐〻們的我已得了今兒你親自又送来可見是沒忘了我只这个就试出你来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宝姑娘給我的湘雲咲道我只當林姐〻給你的原来是宝釵姐〻給了你我天〻在家

里想着這些姐〻〻們再沒一个比宝姐〻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个娘養的我
但凡有這麼个親姐〻就是沒了父母也是沒妨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
寶玉道罷〻〻不用題這个話史湘雲道題這个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
你的林妹〻听見又怪嗔我讚了寶姐〻可是為這个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
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宝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几个人
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〻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們跟前
說話見了你林妹〻又不知怎麼了襲人道且別說話（顽）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
呢史湘雲便问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樞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
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〻史湘雲笑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
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

呢袭人笑道你又糊塗了 你難道不知道我们這屋里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了因笑道既這么說我就替你做了罢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袭人笑道又来了我是个什么兒就煩你做鞋了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竖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兒我到不做了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袭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兒我听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听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的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袭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个會做活的女孩子說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们拿了一个扇套子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

這ケ瞧給那ケ看的不知怎庅又惹惱了林姑娘鉸了兩段回来他还叫趕做
去我纔説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庅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他
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庅着老太ゝ
还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説好生靜養纔好誰还煩他做舊年好一年的工夫
做了ケ香袋兒今年半年还没見拿針線呢正説着有人来回説興隆街的
大爺来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听了便知賈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
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
了回ゝ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
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笑道
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他的好處他纔只要會你寶玉道罷ゝ我也不

敢称雅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並不願同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还是這个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有个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里攪些什麼宝玉听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这里仔細醃臢了你知經濟学问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这話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來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的怎麼樣哭的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真真宝姑娘教人敬重自己訕了一會子去了我到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还是照舊一樣真真有涵養心地寬大

腌臢

誰知這一个反到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從来説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説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点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来林代玉知道史湘雲在這里宝玉一定又赶来説麒麟的原故因此心下忖度自近日宝玉弄来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夗央或有鳳凰或玉环金珮或鮫帕鸞縧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見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来正听見史湘雲説経濟事宝玉又説林妹妹不説這樣混賬話若説這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代玉听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个知己果然是

个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来一寳釵我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你我雖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来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里寳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忽擡頭見了林代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来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代玉回頭見是寳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寳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

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淚林代玉忙向後退了几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踐什麼这麼動手動脚的宝玉咲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代玉道你死了到不值什麼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甚麼麒麟可怎麼樣呢一句話又把宝玉說急了趕上来问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代玉見问方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咲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的筋都疊暴起来急的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宝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三個字林代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宝玉嘆了一口氣问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到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体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代玉道果然我不明白

放心不放心的話宝玉點頭嘆道好妹々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代玉听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々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々的望着他此時宝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々的望着代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代玉只咳了一声兩眼不覺滚下泪來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代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裡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宝玉站着只管發起獃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

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來送与他忽抬頭見了林代玉和他站着一時代玉
走了他还站着不動因而赶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赶了送
來宝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林
妹我的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見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
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
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这話唬得魄銷魂散只叫神天菩薩坑
死我了便推他道这是那里的話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時醒過來方
知是襲人送扇子來羞的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忙忙的抽身跑了这里襲人
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代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
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

醜禍正栽疑間忽有宝釵從那边走来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边兩个雀兒打架到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宝釵道宝兄弟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才看見走过去倒要叫住问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了由他过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宝釵听了忙道噯喲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来生了氣叫出去教訓一場襲人笑道不是这个想是有客要會宝釵笑道这个客也沒意思这麼熱天不在家里涼快还跑些什麼襲人笑道倒是你說說宝釵因而问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宝釵听見这話便兩边回頭看無人来往便笑道你这麼个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我近来看着雲丫頭的神情再風

里言風里語的听起来那雲了頭在家里竟一点兒作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多是(都)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这几次他来了他和我説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説家里累的狠我再问他两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見都)紅了口里含含糊糊待説不説的想其形景來自然從小兒沒爹娘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心来襲人見説這話將手一拍説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来还説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能自使罷要匀淨的等明兒来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听宝姑娘這話想来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辞不知他在家里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宝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里作(說)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

奶々太々们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们那个牛心左性的小爷憑着小的大
的活計一槩不要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敝)我又弄不開這些宝釵笑道你理他呢
只管叫人作(敝)去只說是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信(過)他々纔是認得出
来呢說不得我只好慢々的累去罢了宝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作些如何
襲人笑道當真的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来一句話未了忽見
一个老婆子忙々走来說道這是那里說起金釧兒姑娘好々的投井死了襲
人唬了一跳忙問那个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个金釧兒呢就是太々
屋裡的前兒不知為什么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
找他不見了纔剛打水的人在那東南角上井里打水見一个尸首赶着叫人
打撈起来誰知是他々们家(裡)還只管乱着要救活那里中用了宝釵道这

也奇了襲人听說点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来宝釵听見
這話忙向王夫人處来道安慰這里襲人回去不提卻說宝釵來至王夫人
房中只見鴉雀無聞独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内坐着垂泪宝釵便不好提這事
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问你從那里來宝釵道從園里来王夫人道你從
園里来可見你宝兄弟宝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了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
去王夫人点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宝釵見說
道怎麼好〻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
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几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两天还叫他上來誰知他
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宝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故
然是這麼想據我看来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

前憨(貪)頑失了腳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々逛々豈有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心(裡)不安寶釵嘆道姨娘也不勞(去)念々于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的)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他娘五十兩艮子原要还把你妹々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有什么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々作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々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八难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这会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為这么樣我現叫裁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几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个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

口里説着不覺流下淚来宝釵忙道姨娘這会子又何用叫裁縫赶去我前兒到做了両套拿来給他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对王夫人道虽然這樣难到你不忌諱宝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来不計較這些一面説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両个人来跟宝姑娘去一時宝釵取了衣服回来只見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淚王夫人正才説他因宝釵来了都掩了口不説了宝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於是将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将他母親叫来拿了去再看下回便知

第三十二回評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〻小動唇舌　不肖種〻大承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来拿几件簪環當面賞与他又分付請几衆僧人念經超度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来宝玉會过雨村回来听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尽心中早又五内摧傷進来又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見宝釵進来方得便出来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頭一面感嘆一面慢〻的走着信步来至廳上剛轉过屏門不想对面来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兒撞了个滿懷只听那人喝了一声站住宝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了賈政道好端〻的你垂頭

喪氣嗐咳些〻什庅方纔雨村来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纔〻出来既出来了全無
一点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〻蕤〻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這會
子又唉声嘆氣你那些还不足还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宝玉素
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総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
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听見只是怔〻的站着
賈政見他惶悚應対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来到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
忽有回事人来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来要見老爷賈政听了心下疑惑暗〻
思忖道素日並不与忠順府来往為什庅今日打發人来一面想一面命快請急
走出来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未及叙談那長史
官先就說道下官此来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

王爷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不但王爷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尽賈政听了這話抓不住頭腦忙陪咲起身問道(請問)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又)(便)冷咲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〻在府里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説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下官輩听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来索取因此啓明王爺〻〻亦云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个也罢了只是這琪官随機應答謹慎老誠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断〻少不得此人故此求老大人轉(達諭)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〻奉懇〻(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説畢忙打一躬賈政听了這話

又驚又氣即命喚宝玉来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赶来時賈政便问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么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来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禍及於我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实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个字不知為何物豈更又加引逗二字説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説了出来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宝玉連説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冷笑道現有據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説了出来公子豈不吃虧既云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么到了公子腰裡宝玉听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机密

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听得說他如今在東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麼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長府官听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里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々的告辭了賈政此時氣的目瞪口歪一面送那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才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幾个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快打々々賈環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麼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里從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命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機

說道方才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边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个丫頭我看見人頭這樣大身子这樣粗泡的實在可怕所以才赶着跑了过来賈政听了驚疑問道好端〻誰去跳井我家從無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於家務踈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生出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來小廝們答應了一声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〻房里的人别人一点也不知道我听見我母親說〻到这里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一看衆小廝〻〻們明白都往兩边後面退去賈環便悄〻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〻前日在太〻屋里拉着太〻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

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个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宝玉来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劝我〻把这冠滞家私一應就交与他与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煩惱鬢毛剃去尋个干净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门客僕從見賈政这个形景便知又是為宝玉了一个〻都是啖指咬舌連忙退出那賈政喘吁〻的直挺〻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叠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索子綑上把各门都関上有人傳信在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们只得齊声答應有几个来找宝玉那宝玉听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里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所上乾轉怎得个人来往裡頭去稍信偏生沒个人来連焙茗也不知在那里正盼望時只見一个老姆〻出来

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他説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〻
要緊〻宝玉一則急了説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聾竟不曾听見
是什庅話把要緊二字只听見跳井二字便咲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
怕什庅宝玉見是个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罷那婆
子道有什庅不了事的老早的完了太〻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
怎庅不了事的宝玉急的跺脚正没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来
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
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實打死小厮
们不敢違拗只得将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賈政
犹嫌打輕了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来咬着牙恨命蓋了三四十下衆

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奪劝賈政那里肯听說道你們問〻他幹的勾當

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来解劝明

日釀到他弑君殺父你们纔不劝不成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又

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顧有

人沒人忙〻赶往書房中来慌的衆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

進房来賈政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兩

个小厮忙鬆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弹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

住板子賈政道罷了〻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

老爺也要自重況且炎天暑日的老太〻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

太〻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

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絶将来之患說着便要繩索来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当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将五十歳的人只有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絶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含怨到底在陰司裡得个依靠（未喪母者来細玩既喪母者来痛哭）說畢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賈政听了此話不覺長嘆一声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豚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点好処不覺失声大哭起来苦命的兒呀因哭出苦命兒来忽又想起賈珠来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

人聞得王夫人出來　那李宮裁王熙鳳与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
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宮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听見那淚珠更似
滚瓜一般滚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听了环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
听窗外顫巍巍的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
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
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呼了兒子進
去吩咐賈母听說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厲声說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倒有話
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沒養个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听這話不像忙
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
何禁得起賈母听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

手的板子雖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来說着也不覺淚下淚来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的一時性起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我也不該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厭煩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来長大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到不要疼他只怕將来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来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里干淨看有誰来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点行李車轎回去賈

政跪〻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説話一面又記罣宝玉忙進來看時只見今日这頓
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个不了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會
方漸〻的止住早有丫环媳婦等上來要攙宝玉凤姐便駡道糊塗東西
也不睁開眼瞧〻打的这庅个樣兒还要攙着走还不快進去把那藤屉
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听説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宝玉抬
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氣
未全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去看〻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〻王夫人兒一声
肉一声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这半世的心了这
會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数落一塲又哭不争氣的兒
賈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劝賈母賈母含淚

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

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庅难道於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

賈政听說方退了出来此時薛姨媽同宝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这里襲人满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来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越性走出来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来細問方纔好端〻的為什庅打起来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半中間我纔听見了忙打听原故却是為琪官同金釧姐〻的事襲人道老爷怎庅得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習日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唆挑了誰来在老爷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爷說的我也是听見跟老爷的人說的襲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来只見衆人都替宝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

命好生抬到他房内去衆人一齊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紅院内自己床上卧好又乱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来経心扶侍问他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々　錯裡錯以錯勸哥々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宝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么就打到這步田地宝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做什么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々打壞了那里襲人听說便輕々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宝玉略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了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濶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么下這般的這么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話也不得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个残疾來可叫人怎么樣呢正說着只听丫環們說宝姑娘

来了襲人听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紗被替宝玉盖了只見宝釵手里托有一丸藥走進来向襲人説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説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謝説好了又讓坐宝釵見他睜開眼説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嘆道早听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别説老太々太々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里也疼剛説了半句又忙嚥住自悔説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来宝玉听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嚥住不往下説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 嬌羞怯々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将疼痛早丢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捱了几下打他們一个々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

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戚呢既是他们这樣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見景蠢想着只听宝钗向袭人道怎么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来了袭人便把焙茗的話说了出来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贾环的話見袭人说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钗沉心忙又止住袭人道薛大哥哥从来不这樣的你们别混栽猜度宝钗听说便知道宝玉是怕他多心用話相攔袭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的这个形像疼还顾不过来还是这樣细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欢喜了也不能吃这樣亏虧但你固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袭人的話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当日

為一个秦鐘还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们
也不必忌这个忌那个據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爺
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宝兄弟來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
也是本來的实話二則他原不理論这些妨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
宝兄弟这麼樣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我那哥哥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
什麼口里就說什麼的人襲人因說出薛蟠来見宝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
自己說造次了恐宝釵沒意思听宝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宝玉又听
宝釵这番話一半是堂黃正大一半是去已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
欲說話时只見宝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
拿了藥来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门去襲人赶着

送出院外說姑娘對黃心了改日宝二爺好了親自来謝宝釵回頭笑道有什么謝處你只劝他好生静養别胡思乱想的就好了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々太々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里虽然彼时不怎么樣将来对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来心內着實感激宝釵進来騙見宝玉沉思默々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自去櫛沐宝玉默々的倘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火炙略展轉时禁不住噯喲之声那时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三兩个丫环伺候此时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时再来衆人听了也都退出这里宝玉昏々默々只見蔣玉菡走了進来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时又見金釧兒進来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宝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竟有人推他恍々惚

惚听得有人悲戚之声宝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代玉
宝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个眼睛腫
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代玉却是那个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
疼痛难禁支持不住便哎喲一声仍就倒下嘆了一声說道你又做什麼跑來
虽說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兩盪(淌)又(淌)要受了暑我虽然捱了打
並不覺疼痛我這个樣兒只粧出來哄他们好在外頭佈散与老爺听其實
是假的你不可認真此時林代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声之
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話心中虽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
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宝玉听說便長嘆一
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

餉(話)潘来(未)了口(聽)見院外人說二奶々来了林代玉便知是鳳姐来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里去罷回来再来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可奇了好々的怎麼怕起他来林代玉急的跺脚悄々的說道你瞧々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呢寶玉聽說赶忙的放了手代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出後院而去鳳姐從前頭已進来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娘又来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来至掌灯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々沉々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龍(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几個有年紀常往来的聽見宝玉捱了打也都進来襲人忙迎出来悄々的笑道嬸嬸們来遲了一步二爷纔睡着了說着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里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几个媳婦子都悄々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爷醒了你替我

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
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
月檀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
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來
了說道你不管叫个誰來也罷了你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
連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
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麽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听不明白到躭悞了王夫人
道也沒甚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麽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
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
些了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麽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

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着酸梅是个收歛的東西纔剛捱了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个去激在心里再弄出大病来可怎麽樣呢因此我劝了半天纔没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不該早来和我說前兒有人送了兩瓶子香露来原要給他點子的我怕他胡遭遢了就没給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把這个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挑一茶匙兒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来把前兒的那几瓶香露拿了来襲人道只拿兩瓶来罢多了也白遭遢等不彀再要再来取也是一樣彩雲听說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来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盖鵞黄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寫

省玫瑰清露襲人咲道好金貴東西這庅ヶ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
道那是進上的你没看見鵝黄箋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遭遢了襲人
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来問你襲人忙又回来
王夫人見房内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兒捱打是環兒在老爺
跟前說了什庅話你可聽見這ヶ了你要聽見告訴我聽ヽ我也不吵出来教
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没聽見這話為二爺霸占着戲子人家来
和老爺要為這ヶ打的王夫人摇頭說道也為這ヶ還有别的原故襲
人道别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兒大胆在太ヽ跟前說句不知好歹
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笑道太ヽ别生氣
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庅生氣的你只管說来襲人道論理我們二

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来做出什麽事来呢王夫人一
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弥陀佛由不得赶着襲人吽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
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
麽樣管他难道我如今到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个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将
五十歲的人通共剩了他一个他又長的单弱况且老太〻宝貝似的若管緊
了他倘或再有个好歹或是老太〻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到壞了
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〻掰着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
好过後兒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罢若打壞了将来我靠誰呢說
着由不得滚下泪来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淚
又道二爺是太〻養的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个

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来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
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
我們勸的到不好了今兒太太提起這話来我還記罣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
太討太太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説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
了王夫人听了這話内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説近来我因听見衆
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只説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
氣這些小意思好所以將你合老姨娘一體行事誰知你方纔和我説的話全
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麽只管説什麽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襲
人道我也沒甚麽别的説我只想着討太太一个示下怎麽变个法兒已後竟
還叫二爺搬出園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

問道宝玉難到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一家子的事俗語說的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作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里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点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貶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来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沒事若叫人哼出一声不字来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来二爺一生的声名品

行豈不完了二則太々也難見老爺 俗語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々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 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々罪越重了 近来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与人惟有灯知道罷了 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 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内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咲道我的兒你竟有這个心胸想的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 這里只是 這几次有事就忘了 你今兒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难為你成全我娘兒兩个声名體面真々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罢了你且去罢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々自然不辜負了你 襲人連々答應着去了 回来正值宝玉睡醒 襲人回明香露之事 宝玉喜不自禁即

命調來嘗試果然香妙非常回心下记罣着代玉满心里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宝釵那里去借書襲人去了宝玉使命晴雯來（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恃也）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他做什么呢他要问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做什么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宝玉道没有什么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么搭訕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两條手帕子撂与晴雯咲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这个給他去了晴雯道这又奇了他要这半新不舊的两條手帕子他又要恼了說你打趣他宝玉咲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擺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满屋魆黑並未点灯代

玉已睡在床上问是谁晴雯忙答道晴雯代玉道做什么晴雯道二爷

送手帕子来给姑娘代玉听了心中发闷暗想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因

问这帕子是谁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罢我这会不用

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林代玉听见越发闷住着只是

细心搜求思忖一时方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去罢晴雯听了只得放下

抽身回去一路盘算不解何意这里林代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

觉神魂驰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意思

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旧手帕子来若不

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手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令人私相传递与我又

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

炙起代玉由不得餘意綿纏命（硬）掌灯也想不起嬌羞避諱等事便向案上研墨醮〻筆便向那两塊旧帕上走筆寫道

眠空蓄淚〻空垂　暗洒閑拋却為誰
尺幅鮫綃勞鮮（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点〻与斑〻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旧跡已糢糊
窓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代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揭起錦袱
一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
着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来見宝釵誰知宝釵不在園内往
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来等至二更宝釵方回来原来宝釵
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唆調了人来告宝玉的誰知又
听襲人说出来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说的那焙茗也是私
心窺度一半並未據實竟認准是他说的那薛蟠都因素日有这个名声
其实这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难分这日正從外
頭吃了酒回来見过母親只見宝釵在这里说了几句閑話因问听見宝
兄弟吃了虧是為什么薛姨媽正為这个不自在見他问時便咬着牙

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闹的你还有脸来问薛蟠見说便怔了忙问道
我何嘗闹什麼薛姨媽道你还粧憨呢人々都知道是你说的还賴呢
薛蟠道人々说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罢薛姨媽道連你妹々都知道是你
说的难道他也賴你不成宝釵忙劝道媽和哥々且别叫喊消々停々的就有
个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说的也罢不是你说的也罢事
情也過去了不必較証到把小事兒弄大了我只劝你從此以後少在
外頭胡闹少管别人的事天々一處大家胡逛你是个不妨頭的人过
後兒沒事就罢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々都也疑惑若是你幹的不用
说别人我先就疑惑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
尾的事又見宝釵劝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说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

的早已急的乱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臟編派我、把那因

擄的牙敲了終罢分明是為打了宝玉沒的献勤兒拿我來作幌子

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几天那一回為他不好

姨爹打了他兩下子过後老太々不知怎么知道了說是珍大哥々治的

好々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越性

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抓起一根门閂來就

跑慌的薛姨媽一把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

急的眼似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々的賴我將來宝玉

活一日我担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宝釵忙也上前劝道你忍耐些

兒罢媽急的這个樣兒你不說來劝媽你还反鬧的這樣別說是媽便

是傍人来劝你也為你好到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薛蟠道你这會子又說这話都是你說的宝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么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个樣子别說多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我們見过十来次的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么前兒他見了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急的說道还提这个可不是為这个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々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為一个宝玉鬧的这樣天翻地覆的宝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来到說别人鬧薛蟠見宝釵說的話句々有理难以駁政比母親的話反难回荅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話了也因正在

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〻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〻你聽哥〻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了便賭氣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這里薛姨媽氣的乱戰一面又劝寶釵道你素日知那孽障說話沒道理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是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乱整理〻〻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林代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里說着便只管走代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

可比便在後面咲道媽媽也自已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来也醫不好棒瘡 不知薛宝釵如何荅對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

第三十四回評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听見林代玉尅薄他回記掛着母親哥〻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里林代玉还自立于花陰之下遠〻的卻向怡紅院內坐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〻〻的散盡了只不見凤姐兒来心裡自己盤筭道如何他不来瞧宝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个花胡哨討老太〻和太〻的好兒纔是今兒这早晚不来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〻簇〻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来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凤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

妳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代玉看了不覺点頭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来早又泪珠滿面少頃只見宝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后走来説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代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然是五月里天氣熱到底也該還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〻〻了一句話提醒了代玉方覚得有点腿酸呆了半日方慢〻的扶着紫鵑回瀟湘館来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点蒼苔白露冷〻二句来因暗〻的嘆道双文〻〻誠為命薄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代玉之命薄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勝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

只管走不妨廊上的鸚哥見林代玉來了嘎的一声撲了下來到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仍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代玉便止住脚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声竟大似林代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尽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代玉鸚鵡听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他怎么記得了代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户外的鈎子上于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户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户外竹影映入紗窗來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生凉代玉無可釋悶便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宝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在自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

跑來作什么寶釵道我瞧瞧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
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
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
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呢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
釵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
晚了路上撞客着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么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
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擡頭向地下啐了一口
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兩个是要着
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話從那里說起來
的若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

忙又接着道你只會听見你妹〻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妹〻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们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這个横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们一處逛妹〻听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个人娘兒两个天〻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若只管叫妹〻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没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〻反教娘生氣妹〻煩惱真連个畜生也不如了口裡說眼睛裡禁不起也滚下泪來薛姨媽本不哭了听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勉强笑道你鬧勾了這會子又招着媽哭起來了薛蟠听說忙收了泪笑道我何曾招媽哭來罷〻〻丢下這个别提了叫香菱來到茶妹〻吃寶釵道我

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们就道去了薛蟠道妹〻的項圈我瞧〻只怕該炸
一炸去了宝釵道黄澄〻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〻如今也該添
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宝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没
穿遍了又作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宝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里
薛姨媽和宝釵進園来瞧宝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廻廊上許多了
鬟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里母女兩个進来大家見過了只見宝玉淌
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宝玉忙欲欠身口里荅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
動姨娘姐〻我禁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宝
玉笑道我想起来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来好給你
送来的宝玉笑道也到不想什麼吃到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

的湯還好些鳳姐一傍笑道听〻口味不道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〻的想這
个吃了賈母便一疊声的叫人作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别急等我想一想這
模子誰收着呢因回頭吩咐个婆子去问管廚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来
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交上来了鳳姐兒听說想了一想道我記得
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一面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还是管金
銀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媽先接過来瞧時原来是个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
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
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
人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絶了吃碗湯还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来我見這个也
不認得这是作什麽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这是

舊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麽麪印出来借点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没意思誰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様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麽想起来了說着接了過来遞与个婦人吩咐厨房裡立刻拿几支(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来碗来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麽鳳姐兒笑道有个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做)今兒宝兄弟提起来了单作(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势兒弄些大家吃吃托賴着連我也上(嘗)个俊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你作(做)人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个小東道我还孝敬的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作了在我的賬上来領銀子婦人答應着去了宝釵一傍笑道我来了這麽几年留神看起来鳳丫頭憑他怎麽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賈母听說便答

道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么當日我像鳳哥兒这么大年紀比他还来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怜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鳳兒嘴乖怎么怨得人疼他宝玉笑道若这么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宝玉笑道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〻也是和鳳姐〻的一樣看待若是單是会說話的可疼这些姊妹裡頭也只鳳姐〻和林妹〻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〻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个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宝了頭薛姨媽听說忙笑道这話老太〻是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〻時常背地里和我說宝了頭好这倒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代玉的不

想反讚起宝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釵一笑宝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又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着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偺們吃薛姨媽咲道老太太也会慪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兒笑道姑媽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还吃了呢一句話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咲起來宝玉在房里也掌不住笑了襲人咲道真真的二奶奶的这張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襲人咲道你站了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傍坐了襲人咲道可是又忘了趁宝姑娘在院子里你和他說煩他鶯兒來打上那幾根絡子宝玉咲道虧你

提起来説着便仰頭向窓外道宝姐〻吃過飯叫鶯兒来煩他打几根絛子可
得閑見宝釵听見回頭道怎庅不得閑見一會叫他来就是了賈母等尚未听
真都止步问宝釵宝釵説明〻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説道好孩子叫他来替你
兄弟作几根你要人使我那里閑着的丫頭多呢你喜欢誰只管叫了来使喚
薛姨媽宝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来作就是了有什庅使喚的去処他天〻也
是閑着淘氣大家説着往前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边掐鳳
仙花呢見了他们走来都迎上来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
讓至上房内坐賈母也覺腿酸便点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
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与衆婆娘丫頭们忙着打簾子靠背鋪褥
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来与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宝釵史湘雲坐在下面

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与賈母李宫裁奉与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们小
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分付
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在这里放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
母那边坐告訴那边的婆娘忙往外傳了丫頭们忙都赶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
娘们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个來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林代玉
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
楱子鳳姐兒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 和姑媽不用讓还
听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们就是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手 是
鳳姐放了四双上面兩双是賈母薛姨媽兩边是薛宝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宫
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鳳姐先忙着要干淨傢伙來替宝玉揀菜少頃荷

葉湯来賈母看过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边裡便命玉釧與宝玉送去从
姐道他一个人拿不去了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来了宝釵知道他们也吃了飯
便向鶯兒道宝兄弟正叫你去打絛子你们兩个一同去罢鶯兒答應同着玉
釧兒出来鶯兒道这麽远怪热的怎麽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説着便命一个婆子来將湯飯等類物放在一个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个
却空着手兒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门口内玉釧兒方接了过来同鶯兒進入宝玉房
中襲人麝月秋紋三个人正和宝玉頑笑呢見他兩个来了都忙起来笑道你
兩个来的怎麽碰碰巧一齊来了一面説一面接了下来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
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个脚踏来鶯兒还不敢坐宝玉見鶯兒来了
却到十分欢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来了上又是傷心又是慚

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来到那边房裡去吃茶說話兒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筯来伺候吃飯宝玉只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子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日方說了一个好字宝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来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宝玉見他还是這樣哭喪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虚心下氣磨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見便盡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賠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宝玉一些性氣沒有憑他怎麽喪謗还是温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宝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拿了来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来了再吃宝玉笑道我不是要

你喂我〻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兒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
我只管躭悮時候你豈不餓坏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了我忍了疼下去取来
説着便要下床来扎挣起来禁不住噯喲之声玉釧兒見他這般忍不住起身
説道淌下罢那世里造了業的這会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个眼睛看的上一
面説一面哧的一声又笑了端过湯来宝玉笑道好姐〻你要生氣只管在這
里坐罢見了老太〻太〻可放和氣些若还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
罢〻〻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説着催宝玉喝了两口湯宝
玉故意説不好吃不吃了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还不好吃什么好吃宝玉道
一点味兒也没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宝玉
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听説方解过意来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説道你

既说不好吃这会子说好吃也不给你吃了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钏儿又不给他一面又叫人打发吃饭丫头方进来时忽有人来回话傅二爷家的两个嬷嬷来请安来见二爷宝玉听说便知是通判傅试家的嬷嬷来了那傅试原是贾政的门生原来都赖贾家的名势得意贾政也着实看待故与别个门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动宝玉素习最厌勇男蠢妇的今日却如何又命这两个婆子进来其中原来有个原故只因那宝玉闻得傅试有个妹子名唤傅秋芳也是个琼闺秀玉常闻人传说才貌俱全虽自未亲睹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不命他们进来恐薄了傅秋芳 因此连忙命让进来那傅试原是暴发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那傅试安心仗着妹妹要与豪门贵族结姻不肯轻意许人所以耽悮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岁尚未

許人爭奈那些豪门貴族又嫌他穷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个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宝玉要見進來只剛问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見生人來也不和宝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只顧听話宝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一面伸手去要湯兩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宝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燙着唬了一跳忙笑了這是怎麼說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宝玉自已燙了手倒不覺的都只管问玉釧兒燙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眾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已燙了只管问我宝玉听說方覺自已燙了眾人上來連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个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个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边方回那兩个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

論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說他们家宝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
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己燙了手到问人疼不疼这可不是个獃子那一个又
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
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
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
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且連一点剛性也沒有連那些
毛丫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个線頭兒都是好的遭塌起来那怕值千值萬
的都不管了两个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来辞别諸人回去不在話下宝玉之為人非
此一論々描寫不盡宝玉之不肖非此一鄙々形容不到試问作者是醜宝玉
乎是讚宝玉乎試问覌者是喜宝玉乎是惡宝玉乎
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過来问宝玉打什麼絡子宝玉笑向鶯兒

道才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来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庅的絡子宝玉見問便咲道不管裝什庅的你都每樣打几个罢鶯兒拍手芺道這还了淂要這様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芺道好姐姐你閑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罢襲人芺道那里一時都打淂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两个罢鶯兒道什庅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庅顏色的宝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庅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芺道這才嬌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嬌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最爱的宝玉道也罢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庅花樣呢宝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

花樣是什庅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樣兒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窓外婆子說姑娘们的飯都有了宝玉道你们吃飯去快吃了來罢襲人笑道有客在這里我们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里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罢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个小丫頭聽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问他十几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說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庅鶯兒道姓黃宝玉笑道這个名姓到对了果然是个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个字叫作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单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宝玉道宝姐姐也算疼你了明兒宝姐姐出閣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子奴才兩个呢鶯兒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幾樣

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嬌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他道好處在那裡好姐姐細細告訴我聽鶯兒笑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个自然的正說着只聽外頭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到不如打个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麼顏色才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个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声便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

訴寶玉道今兒奇怪才剛太〻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
今兒菜多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的還不叫我過
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笑
道從來沒有的事到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
了明兒還有比這个更教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
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將菜與
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
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里寶玉正看着打
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个丫环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
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〻心太〻着實記掛着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

請太〻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〻放心罢一面叫他兩个坐下一面又叫
秋紋来把才那果子拿一半送与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时只听代玉
在院内說話宝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絳芸軒夢兆是金針暗度法夾寫月錢是為襲人漸入金屋地

步梨香院是明寫大家蓄戲不免奸淫之陋可不慎哉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花院

話説賈母自王夫人処回来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将来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将賈政的親随小廝頭兒喚来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様的事你老爺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傳話就回他説我説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実将養几个月才總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过了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嬤〻襲人等来將此話説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礼服賀弔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絶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每甘心為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宝釵輩有時見機導劝反生起氣来只說好好的一个清淨潔白女兒也学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竪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痴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緊話了獨有林代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代玉閑言少述如今且說王凤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几家僕人常来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来請安奉承自己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来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咲問平兒道這几家人不

大管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个都想不起
來了我猜他们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个大的
一个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
他们要弄這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听了咲道是了是了到是你提醒了我
看這些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彀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个丫頭搪塞着身子
也就罷了又還想這个也罷了他们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
他们自尋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竪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个心所以
耽管遷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
媽母女兩个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得便回王
夫人道自從玉釧兒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丫

頭好就分付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庅是例
必定四个五个的彀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咲道論理太〻說的也是
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还有兩个呢太〻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艮子也
有限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罷这个分例只管関了来不用補人就把这
一兩艮子給他妹〻玉釧兒罷他姐〻伏侍了我一場沒个好結果剩下他妹
〻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也不為過於了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玉釧兒咲道大喜〻
〻玉釧兒过来磕了頭王夫人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
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
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忙道怎庅不按數給王夫人道
前兒我恍惚听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庅原故鳳姐忙咲道姨娘

们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们外頭商議的姨娘们每位的丫頭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錢每位两个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々到樂得給他们呢他们外頭又扣着难道我添上不成這个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麽来怎麽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两三回仍舊添上這两分的他们說只有這个項數叫我也难再說了如今從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们呢先時在外頭関那个月不打飢荒何曾順々溜々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听說也就罷了半日又问老太々屋裡几个一两的鳳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一两的丫頭襲人還算是老太々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々的人不過給了宝兄弟使他這一两銀子還在老太々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裁

了这一两银子断然使不得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〻这个还可已裁他的
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
七个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
太〻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听鳳丫頭的嘴倒了核
桃車子的只听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难道我說錯了不成
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才要笑忙又忍住
丫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个好丫頭送去老太
〻使補襲人的數兒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
銀子一吊錢来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
的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来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〻的答應

了咲推薛姨媽道姑媽听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肯剛硬要強這个実在難得王夫人含泪說道你们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熱故後文連呼二声我的兒）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宝玉四字愈令人墮泪加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的然彼的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悵愧宝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泪也）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淂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字此批淂出者）鳳姐道既這麽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宝玉見襲人是个了頭總有放縱的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来剛至廊簷上

只見有幾个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来都笑道奶﹅今兒回什麽事这半天可是要熱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檻子笑道这里過门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们説我回了这半日的話太﹅把二百年都想起来问我難道我不説罢又冷笑道我從今已後到要幹幾樣尅毒事了報怨給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别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了頭的錢就報怨了偺们也不想一想是奴幾也配使兩三个了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説王夫人等這里吃畢西瓜又説了一回閑話各自方散去宝釵与黛玉等回至園中宝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回説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宝釵獨自行来順路進了怡紅院意

欲尋宝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宝釵便順着遊廊来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横三竪四都是丫頭们睡覺轉过十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边放着一柄白犀麈宝釵咲近前来悄悄的咲道你也過於小心了这个屋裡那里还有蒼蠅蚊子还拿蠅帚子赶什麼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宝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悄咲道姑娘来了我到也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虽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这紗眼裡鑽進来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夾的宝釵道怨不得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这屋子裡頭又香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又瞧他手裡的針線原来是个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

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
費這么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拟嘴兒寶釵咲道這么大了还帶這个襲人咲道他原是
不帶的所以特々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
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説这一个就用了工夫还
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个呢寶釵咲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
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咲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々就來説着
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々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
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代玉因遇見
史湘雲約他來与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々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
房裡去找襲人林代玉卻來至窗外隔着紗窗往里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

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宝釵坐在身傍作針線倚（傍）邊放着蝇帚（刷）子林代玉見
了这个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
見他这般景况只当有什么新闻忙也来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宝釵素日
待他學（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代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
走罢我想起襲人来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咱们那里找
他去林代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声只得隨他走了这里宝釵只剛做了兩三
个花瓣忽見宝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緣
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宝釵听了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过来笑道还沒
有醒呢宝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傢磞（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们可有（曾）進来宝
釵道沒見他们進来因向襲人笑道他们沒告訴你什么話襲人笑道左不过

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々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个丫嬛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里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哥々要贖你又說在這里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了那麼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唬字妙你果係明決男子何得畏女子唬我從今已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倒別這麼說從此已後我是太々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々就走寶玉笑

道就便笑我不好你回了太〻竟去了教(叫)別人听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你)罷再不然還有一个死呢人活百歲橫竪要死這一口氣(沒了也)不在听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听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〻〻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听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听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談者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〻个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拚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

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汙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于此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他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著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

躲

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两遍猶不愜懷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门来找時只見宝官玉官都在院内見宝玉来了都笑嘻嘻的讓坐宝玉因问齡官獨在那裡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里呢宝玉忙至他房内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来文風不動宝玉素習與别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别人一樣因進前来身傍坐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〻傳進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来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劃薔字的那一个又見如此景况从来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〻的紅了臉只得出来了宝官等不解何故因问其所以宝玉便說了遂出来宝官便說道只畧等一等薔二爺来了叫他唱是必唱的宝

玉听了心下纳闷因问薔哥儿那裡去了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还是齡官要什
庅他去变弄去了宝玉听了已為竒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从外頭来了手裡
提着个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台並一个雀兒興頭頭往里走找齡官見了
宝玉只淂站住宝玉问他是个什庅雀兒會啣旗串戲台賈薔笑道是个玉頂
金頭宝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两八錢銀子一面説一面讓宝玉坐自己
往齡官房裡来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只
見賈薔進去笑道你起来瞧這个頑意兒齡官起身问是什庅賈薔道買了雀
兒你頑省淂天天问问的無个闹心我先頑个你看説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
个雀兒果然在戲台上乱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齡官冷笑
了两聲賭氣仍睡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

的人弄了来関在這牢坑里學這个牢什子还不筭你這會子又弄个雀兒来
也偏生幹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還问我好不好賈薔听了
不覺慌起来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両銀子買
他来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々放了生免々你的灾病說着果然將
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还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兒
在窩裡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々叫
大夫来瞧不說替我細问々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兒偏生我这沒人管沒人理的又偏病說着
又哭起来賈薔忙道昨兒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两劑藥後兒
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这會子
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来我也不瞧賈薔听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宝玉

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痴了這才領會了劃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来那宝玉一心裁奪盤筭痴〻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代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宝玉一進来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们的眼泪单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罷了襲人昨夜只道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来便笑道你可真〻有些瘋了宝玉默〻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〻暗傷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懐也不可十分妄擬且說林代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着了魔来也不便多问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的聽說明兒是薛姑媽的生日叫我順便来问你出

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説一聲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
这會子我又去淌或磞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这広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
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広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里又住的近又
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頭吃鍾茶再来豈
不好看宝玉未説話代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赶蚊了的分上也該去走〻
宝玉不解忙问怎広赶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
的話説了出来宝玉听了忙説不該我怎広睡着了褻瀆了他一面又説明日
必去正説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〻整〻走来辞説家里打發人来接他宝玉
林代玉听説忙站起来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兩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
湘雲只是眼淚汪〻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宝釵赶

来愈覺離倦难捨还是宝釵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恐受氣因此到催他去了衆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忘却最又可知前云為你們死也情應不假）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〻的嘱道便是老太〻想不起我来你時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宝玉連〻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来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美人用别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

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興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總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又

札総不相犯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即不離閑人數

語數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卅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点了學差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过宗祠及賈母起身諸事
宝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卻說賈政出门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单表宝
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这日正無聊之際
只見翠墨進来手里拿着一付幅花箋送與他宝玉回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
〻三妹〻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来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过
是涼着一点兒宝玉听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臥時漏已三轉猶徘徊
于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問
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痌瘝惠愛之深哉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
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
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
古之佳談娣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
未讌集詩人簾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
之雅會讓余脂粉若蒙棹雪而來娣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宝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
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

拿着一个字帖儿走来见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内说道芸哥儿请安在后门只等着叫我送来的宝玉打开看时写道是

不肖男　芸恭请

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男思自蒙天恩认于膝下　日夜思一孝顺竟无可孝顺之处前因买办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认得许多花儿匠（真欲喷饭真好新鲜文字）并认得许多名园前日忽见有白海棠一种不可多得故变尽方法只弄得两盆大人若视男是亲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读令人不解思之则喷饭）便留下赏玩因天气暑热恐园中姑娘们不便故不敢面见奉书恭启并叩台安男芸跪书宝玉看了笑道独他来了还有什么人婆子道还有两盆花儿宝玉道你出去说我知道了难为他想着你便把花儿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　一面说一面同翠墨往秋爽斋来只见

宝钗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都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将诸艳请来看却多方闲文不然必去如何请如何来则必至有犯宝玉於成疊複之文矣）众人见他进来都笑说又来了一个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儿试一试谁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迟了早该起个社的代玉说道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谁还敢呢（此句如此。若也如宝玉说与頭方是妙文。说则不是代玉矣）宝玉道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大家平章（这是正紧大事已妙且曰平章）更妙的是（宝玉口角）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说个话儿宝钗道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妙宝钗自有主见真不诬也）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进门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荐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什么回而也忘了就没有说得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看他又是一篇文字）

分叙单傳之法也代玉道既然之要起詩社偺們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看他寫代玉真可人也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起个别號彼此稱呼則雅亦起詩社先起別號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最妙一个花樣探春咲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宝玉道居士主人到瘦（底）不恰且又瘰癧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蕉起个到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客罷眾人都道别致有趣代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頓了脯子吃酒眾人不解代玉咲道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來眾人听了都咲起來探春因咲道你别忙（中）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極当的美号了又向眾人道当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後都

叫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說都拍手叫妙林代玉低了頭方不言語妙極
趣極聊胥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看因一
讀便句出一笑号来何耆妙文武号一花樣
李紈咲道我替薛大妹〻也早已
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忙問是什庅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
他二人向試思近日諸豪宴集雄語偉辯之時座上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掉
武有一二愚夫不敢插談然偏好问亦真可厭之事也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
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道這个封號極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
必有
是問宝釵咲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真恰当
容的尽形李紈道你还
是你的旧号絳洞花主就好妙極又点前文通部中從頭至末前文已通者忍
去之冷落使人忘怀得便一点未来者恐来之突
然武先伏一綫皆
行文之妙訣也宝玉咲道小時候幹的營生还提他作什庅報言如闻不知
大時又有何營
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狠又起什庅我们爱叫你什庅你就荅應着就是了更
妙
若只管挨次一个一个乱起
則成何文字号一花樣宝釵道还得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號却

於你寂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貴又难得的是閑散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罢了宝玉笑道当不起〻〻到是隨你們混叫去罢李纨道二姑娘三姑娘起个什庅迎春道我們又不大会詩白起个號作什庅（假斯文守钱虏來看这句）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才是宝钗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纨道就是这樣好但序齿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作詩須得讓出我們三个人去我們三个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还只管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个罰约纔好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约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詩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客我作个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要推我

作社長我一个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请两位副社掌就请菱洲藕榭二位学究来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誊录监场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作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我们也随便作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々也不敢附骥了迎春惜春本性懒于诗词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话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说是极探春等也知此意见他二人悦服也不好强只得依了回笑道这话也罢了只是自想好笑好々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三个来管起我来了宝玉道既这样咱们就往稻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今日不过商议了等我再请宝钗道也要议定几日一会才好探春道若只管会的多又没趣了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才好宝钗点头道一月只要两次就彀了拟定日期风雨无阻除两日外倘有高兴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个東道主人方不負我这興李紈道既此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去題篗洲限韵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韵竟是拈鬮公道李紈道方才我来時看見他们抬進兩盆白海棠来到是好花你们何不就咏起他来（真正好題妙在未起詩社先得了題目）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宝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来隨手一揭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个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个字来那丫頭正倚

门立着便说了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头一个韵定要这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抽出十三元一屉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那丫头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块来宝玉道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作呢待书一样预备下四分纸笔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代玉或抚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环们嘲笑（看他单写代玉）迎春又命丫嬛炷了一支梦甜香原来这梦甜香只有三寸来长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烬故以此烬为限如香烬未成便要罚（好香常杜撰此新奇）字样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笔写出又改抹了一回递与迎春因问宝钗蘅芜君你可有了宝钗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因向代玉说道你听他们都有了代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见宝钗已誊写出来因说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代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作什么代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顾不

得你了好歹也寫出来罢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理豈不公）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点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看宝釵的是

珍重芳姿晝掩門（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纖巧流蕩之詞綺靡穠艷之語一洗皆盡非不能也屑而不為也最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人詩詞語氣只得一个艷稿）自攜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来露砌魂（看他清潔自厲終不肯作一輕浮語）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高情巨眼能几人㦲正一鳥不鳴山更幽也）愁多焉浔玉無痕（看他諷刺林宝二人省手）欲償白帝憑清潔（看他收到自己身上来是何等身分）不語婷〻日

又評

李紈咲道到的是衡蕪君說着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门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氷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点（這句直是自己一生心事）宿雨还添淚一痕（妙在終不忘代玉）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宝玉再细心作只怕还有好的只是一心掛着代玉故手妥不警也）大家看了宝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终要推宝釵这诗有身分因又催黛玉代玉道你们都有了李紈等看他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且不說花且說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别致）碾氷為土玉為盆（極妙料定他自与别人不同）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彩来只說这何處想来又看下面道是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别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虛敲傍比真逸才也且不脫落自己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看他終結到自己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顰兒溫雅沉著終是寶釵今日之作寶玉自應居末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這評的最公語而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与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寶玉道到底要起

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開端就叫个海棠社罢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興頭可見他二人並不着意於此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獨他二人長于詩必使他二人為之則板腐矣全是錯綜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个人不解看他如何終此詩社之文因見宝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来又見後门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来襲人問是那里来的婆子們便將宝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听說便命他們摆好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自己房内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来都遞与那兩个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来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吃罷那婆子們站起来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

襲人又道後门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们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个原預備
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们吩咐去襲人咲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宝
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与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们来了順便出去
吽後门小子们僱輛車来回来你们就往這里拿錢不用吽他又往前頭混碰
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与史湘雲送去 線頭卻奪出現者鬆
不理会。不知是何碟
何物全人犯思奪
卻見隔子上碟槽空着 妙極細極因此處係依宣董式樣泥成槽子放此件此槽迭
空若忘卻前
文此句不解
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个
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
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还沒送来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也多巴巴
的拿這个去晴雯道我何常不是這樣說他說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

好看原該如此可恨今之有一二好花者不肯像景而回 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沒代来你再瞧那隔子俉上頭的一对聯珠瓶还沒收来呢秋纹咲道提起瓶来我又想起咲話我们宝二爷說声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見園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說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親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親身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与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宝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别人还只抱怨我疼他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錢給我說我可怜見的生的单弱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几百錢事小

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〻那里太〻正和二奶〻赵姨奶〻周姨奶〻好些人翻箱子找太〻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不知给那一个一見了连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児又有二奶〻在傍边凑趣児夸宝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没的说了两車话当着衆人太〻自為又増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〻越發喜欢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两件衣裳也是小事年〻横竖也得却不像这个彩頭晴雯哎道呸没見識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〻还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〻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〻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罢了一樣这屋里的人难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〻能可不要冲撞了太〻我也不受这口軟氣秋紋忙问给这屋里誰的我因為前児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給誰的好姐々你告訴我知道、々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到你這会子退还太々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白听了喜歡々々那怕給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々的恩典也不犯管別的事衆人听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们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个々不知怎麽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々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个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们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看他忽然夾寫女兒喁々一段）（摠不脫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々々中却有無限事体或有一語透至一回者或有反補上回者綜錯穿揷從不一氣直起直瀉至終為了）麝月道那瓶兒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々屋裡还罷了太々屋里人多手雜別人还可以趙姨奶々一夥的人見是這屋里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才罷太々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經晴雯听說便擲下針黹道這話到是等

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我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宋送也隨事生文妙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听說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里面裝是紅菱和雞頭妙兩樣鮮果又那一個是一碟

子桂花糖蒸新栗粉糕又說道这都是今年偺们这里園里新结的菓子宝二爺送来與姑娘嚐〻再前日姑娘说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妙隐这一件公案余想襲人必要瑪瑙碟子盛去何必驕奢輕發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則無恚矣这絹包兒里頭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计姑娘别嫌粗糙能着用罷替我们请安替二爺问好就是了宋媽〻道宝二爺不知还有甚说的姑娘再问〻去回来又别说忘了襲人因问秋紋方才可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紋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議起什庅詩社呢又都作诗想来沒话你只去罷宋媽〻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付他從後门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媽去後不在话下宝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内告訴襲人起诗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〻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话告訴了宝玉〻〻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来虧你提起来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什庅意思襲人
劝道什庅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
々要来又由不得他不来他又牽腸掛肚的没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
我回老太々打發人接他去正说着宋媽々已经回来回覆道生受與襲人道
乏又说问二爷作什庅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庅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说他们
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来逼着叫人
接去賈母因说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罷了回来悶々的次日
一早便又往賈母處来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来了宝玉方放了心
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说道且别給他看先
说與他韵他後来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还要罰他一个東道

再说湘云笑道你们忘了请我〻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勉
强出丑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众人见他这般有趣越发喜欢都埋怨
昨日怎么忘了他遂忙告诉他诗韵史湘云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
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 可见超是好文字不曾怎样就有了越用工夫
越讲究笔墨终成涂雅 先笑说道我却依韵和了两首 更奇想首四律已将形容尽矣一首犹恐重犯不知二首又从何处
有笔 好歹我却不知不过应命而已说着递与众人〻〻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绝
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两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要重了我们一面说
一面看时只见那两首诗写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 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 种得蓝田玉一盆 好盆字押得更稳便不落彼三套 自是霜
娥偏爱冷 又不脱自己将来形景 非关倩女亦离魂秋阴捧出何方雪 拍案叫绝压倒群芳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真好　其二　衡芷堦

通籬薜门也宜墻角也宜盆 更好 花因喜潔难尋偶人為悲秋易断魂玉燭滴乾風裡泪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 二首真可壓卷 詩是好 詩文是奇、怪、之文总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未壓卷 眾人看一句驚詩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个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个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眾人道這更妙了回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宝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灯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宝釵听他說了半日皆不妥当 却于此刻方寫宝釵 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虽然是个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錢你还不囙[夠]盤纏呢這会子又幹這沒要緊

的事你婶〃听見了越發报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東道也不勾約难道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去哪这里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踌躇起来宝釵道这个我已經有个主意我们当铺理有一个夥計他家田工出的好肥螃蟹前見送了几斤来現在这里的人從老太〃起連上園理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請老太〃在園里賞桂花吃螃蟹回為有事还没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别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说要几篓極肥極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理取上几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桌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闹了湘雲听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他想的周到宝釵又咲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辦去的

湘雲忙咲道好姐〻你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兜他怎麽糊塗連个好歹也不知还成个人了我若不把姐〻當作親姐〻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宝釵听說便咲喚一个婆子来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簍来明日飯後請老太〻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叮嚀阿獃兄方記得）那婆子出去說明回来無話这里宝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了若題遇于新巧韻过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这也筭不得什麽还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闲了倒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几章是正緊湘雲只答應着因咲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

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诗如何宝钗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云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钗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几个題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就用菊字虚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两関着又新鲜又大方湘云咲道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换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宝钗想了一想咲道菊夢就好湘云咲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钗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过若題目多这个也無搭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云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如何湘云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宝钗也讃有趣因说道越性擬出十个来寫上再来说着二人研墨蘸笔湘云便寫宝钗便念一時湊了十个湘云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

不成幅越性凑成廿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頁一樣宝釵听说又想了两个一共湊成十二又说道既这樣越性编出他个次序先後来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其成个菊谱了宝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来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画菊既為菊（画）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々々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録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韵宝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诗何苦為韵所縛偺們別學那小

家沉吟出題不拘韵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邦（以此）难人湘雲道這
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咱們五个人這十二个題目难道每人
作十二首不成宝釵道那也太难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
在墻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个就作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
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赶着又作
罚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到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灯安寢 要知端
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螃蠏咏偏自太君前阿鳳若許詼諧中不失體鴛鴦平兒寵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寫來似難入題却輕輕用弄水戲魚看花等遊玩事及王夫人云這裡風大一句收住入題並無纖毫牽強此重作輕抹法也妙極好看煞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宝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到是他有興頭須要擾〔領〕他這雅興（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舍下怎麽反擾你的呢何可笑）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地方〕好（必如此問方好）王夫人道憑老太〻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又是王夫人如此答方好）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阿〔河〕裡〔的〕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知者樂水豈其然乎）賈母听了說這話狠是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岍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来挽着賈毋口里説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喳的（如見）（其勢如臨其上非飛走過者必形容不到）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个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个上頭設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那边有兩三个丫頭煽風炉煮茶这一边另外几个丫頭也煽風炉燙酒呢賈毋喜得忙問这茶想的到（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咲道這是宝姐姐帮着我預備的賈毋道我説这个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説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对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妙極此処忽又補出一処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勢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个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们這麼大年紀同姊妹们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这鬓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眾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咲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窩兒来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些来了未及說完賈母与眾人都咲軟了看他忽用賈母數語閑〻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令人遥憶不能一見余則將欲補出枕霞閣中十二釵来定又添一部新書賈母咲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来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

姐笑道回来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笑一笑開々心一高興多吃兩个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々倒常笑々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賈老太々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説他明兒越發無礼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横豎禮体不錯就罷了没的倒叫他從神兒似的作什麼（近々暴發專講理法竟不知礼法此似無礼而礼法井々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着搭棹子要杯筯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宝釵黛玉宝玉東边一棹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棹李紈和鳳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籠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剥蟹肉頭次讓

薛姨媽 薛姨媽道我自己掰蟹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与賈母二次的使与宝玉又說把酒燙的滚熱的拿来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的菉豆面子来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坐来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与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来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擺了兩棹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这里伺候我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个景兒鳳姐仍是下来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的高興見他来了鴛鴦等站起来道奶奶又出来作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当差倒不領情还抱怨我还

不快斟一鍾酒来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边鳳姐一揚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唇边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黄子送来鳳姐道多到些薑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们坐着吃罢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们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〻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这也是作奶〻說出来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筭不得說着赶来就要抹鳳姐兒央道好姐〻饒我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还饒他你们看〻他沒有吃了兩个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筭不會攪酸了平兒手裡正掰了个滿黄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臉上来抹口内笑罵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边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

恰々的抹在凤姐兒腮上凤姐正和鴛鴦嘲笑不妨嚇了一跳嗳呀了一声众人掌不住都哈々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过来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弥陀佛这是个报應賈母那边听見一叠声问見了什庅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々鴛鴦等忙高声笑回道二奶々来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腑子給他点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着答應了高声又说道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々只管吃就是了凤姐洗了臉走来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代玉獨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兒夾子肉就下来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回賈母

説这里風大才又吃了螃蟹老大〻还是回房去歇〻罷了若高興明日再来

供〻賈母听了咲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这庅説偺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别讓你宝哥〻林姐〻多吃了湘雲荅應着又囑咐湘雲宝釵二人説你兩个也别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庅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来命将残席收拾了另擺宝玉道也不用擺偺們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桌子就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不愛吃的豈不便宜宝釵道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説还有别人回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来請襲人紫鵑司棋待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荅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随意吃喝等使喚再来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

上衆人看了都说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来湘雲又把不限韵的缘故说了一番宝玉道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栏坐着拿着钓杆钓魚宝钗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游魚浮上来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让一回袭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纨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鸥鹭迎春又独在花陰下拿着花针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画家有孤聳獨出則有攢三聚五疎〻密〻直是一幅百美圖）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钓魚一回又俯在宝钗傍邊说笑两句一回又看袭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饮两口酒袭人又剥一壳肉给他吃黛玉放下钓竿走至座间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来（寫壺非寫壺正寫代玉）揀了一个小〻的海棠凍石蕉葉杯（妙杯非寫杯正寫黛玉揀字有神理蓋黛玉不善飲此任興也）丫鬟看見

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来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才總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黄酒因說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来（傷哉作者猶記矮頫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代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来另拿一隻杯来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个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了一个蘅字（妙極韵極）宝玉忙道好姐姐第二个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罷宝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来把第八个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夢也勾了也贅一个瀟字（这兩个妙題料定黛卿必善豈讓他人作去哉）宝玉也拿起筆来將第二个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个絳字探春走来看看道竟没人作簪菊讓我作这簪菊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過總不許

帶出閨閣字様来你可要留神説着只見湘雲走来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个都勾了也贊上一个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个號湘雲笑道我们家如今雖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来也没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户偏愛起一别号一見）宝釵笑道方才老太々説你們家也有这个水亭叫枕霞閣难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没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个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来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来一併謄録出来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到

憶菊　蘅蕪君（真用此號妙極）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随歸雁遠寥々坐听晚砧痴誰憐我為黄花病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々冷吟不盡興悠々黄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々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
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
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〻点綴幽隔座香分三逕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
紙帳来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
紙自怜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点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
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〻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圃露

霜

庭宿何寂寞鴻雁歸蛩病可相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窗隔疏灯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回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歌[欹]宴賞才[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

半床落月蛩声病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看[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来通篇看来各有

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詩立意更

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听

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衣]傷於纖巧些李紈道

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来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

這句背面傅粉抛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来

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李紈笑道固然說你的口齒噙香一句也敵的過

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着秋無迹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来了

宝釵笑道你的短鬓冷霑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沒了湘

雲笑道偕誰隐為底遲真个把個菊花问的無言可對李纨笑道你的科頭坐

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不得(然)别开菊花有知也必腻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宝玉

笑道我又落第难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来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

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鬓葛

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这几句罢了(就是) 總寫宝玉不及妙極 又道明兒閑了我一個

人作出十二首来李纨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

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热蟹来就在大圓棹子上吃了一回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賞

桂亦不可無詩 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極 我已吟成誰敢还作呢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

冩出[且莫看詩只看他偏于如許一大回詩後又寫一回詩豈世人想的到的]衆人看道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却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代玉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

[看他這一說]

宝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作了还貶人家代玉听了並不荅言也不思索提起筆来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鉄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嚐螯封嫩玉雙〻滿殼凸紅脂塊〻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斟佳品酹佳節桂拂清風菊滯霜宝玉看了正喝彩代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咲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个狠好比方才的菊花詩还好你留着他給人看　宝釵接着咲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来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来大家看时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里衆人不禁叫絶寶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酒未敵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説這是食螃蟹絶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来不知作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九回

村姥〻是信口開河　情哥〻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〻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呢平兒笑道他那里淂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淂又不淂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个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了十个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个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淂你只有鳳丫頭就不听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嬷〻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〻說叫奶〻和姑娘們

別笑話說要嘴吃這个盒子裡是方才旧太〻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
奶〻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
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麽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
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麽个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知道
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〻太〻看平兒一面和宝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
道奶〻別只這樣摸的我怪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麽平兒道鑰匙李氏道
什麽鑰匙要緊梯己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个
唐僧取經就有个白馬來馱他刘智遠打天下就有个瓜精來送盔甲有个凤
丫頭就有个你〻就是你奶〻的一把總鑰匙还要這鑰匙做什麽平兒笑道
奶〻吃了酒又拿了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宝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沒事

評論起人来你們这几个都是百个里頭挑不出一个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処李紈道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〻屋裡要沒那个鴛鴦如何使得從太〻起那一个敢駁老太〻的回他現〔現在〕敢駁回偏老太〻只听他一个人的話老太〻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兒还到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〻昨兒还說呢他比我們还強呢平兒道那原是个好的我們那里比的上他宝玉道太〻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里有数兒太〻是那庅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〻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〻忘了他背後告訴太〻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爺屋里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个

什麽毋地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就得這麽周到了平兒咲道先時
賠了四个丫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李紈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
你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个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个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
發了若有一个守得住我到有个膀臂說着滴下淚來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
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盃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裏坐坐便
問道這个月的月錢為什麽還不放平兒見問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个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
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才放呢你可不許告訴一个人去襲人咲道他難道還短錢使何苦還
操這心平兒咲道這几年拿着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
子呢襲人咲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
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

只預備我們那一个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的事用銀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來至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刘姥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个丫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妙文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凤姐此則先見凤姐後見平兒也何綜錯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刘姥姥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娘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

的也吃膩了這个吃个野意兒也算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着又命小丫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道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了兩个三个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勾(彀)平兒道那里勾(彀)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个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弥陀佛這一頓的錢勾(彀)

我们庄家人過乙一年的了平兒因问想是見過奶々了（寫平兒伶俐如此）刘姥々道見

過了哘我们等着呢說着又往窓外看天氣（是八月中當閑窓時細緻之甚）說道天好早晚了

我们也去罷别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是我替你瞧々去

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来咲道可是你老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

平兒等问怎庅様周瑞家的咲道二奶々在老太々跟前呢我原是悄々的告

訢二奶々刘姥々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々說大遠的難為他扛

了些沉東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这可不投上二奶々的缘了這也罢

了偏生老太々又听見了问刘姥々是誰二奶々便回明白了老太々說我正

想个積古的老人家說话兒請了来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倒天上缘分了

說着催刘姥々下来前去刘姥々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

去了罢平兒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们老太〻家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那个狂三詐四的那些〻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刘姥〻往賈母這边来二门口該班的小厮们見了平兒出来都站了起来有兩个又跑上来趕着平兒叫姑娘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北俗〻姑母曰姑〻南俗曰娘〻此姑娘定是姑〻娘〻之称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〻童称少主妾曰姑〻娘〻者按此書中若干人说话語氣及動用前〻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称亦南北相兼而用無疑矣平兒问又说什庅那小厮咲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着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的平兒道你们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〻只和我胡纏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来還说我作了情你今兒又来了分明兒回没寫到賈璉今忽閙中一語使補得賈璉這边天〻闹熱令人卻如看見听見一般所謂不寫之寫也刘姥〻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

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罢平兒道明兒一早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再来你这丟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々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来奶々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罢交代过襲人的話看他如此說真比风姐又甚一層李紈之語不謬也不知那小厮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来至賈母房阿凤何福得此一人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们都在賈母前承奉妙極連宝玉一併筭入姊妹隊中了刘姥々進去只見滿屋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着一位老婆々身後坐着一个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个丫嬛在那里搥腿凤姐兒站着正說笑奇々怪々文章在刘姥々眼中以為阿凤至尊至貴普天下人都該貼着說阿凤獨坐才是如何今見阿凤獨貼哉真妙文字刘姥々便知是賈母了忙上来陪着咲禮了几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更妙賈母之號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曰老太々在阿凤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曰老菩薩刘姥々口中則曰老壽星者却似有数人想去則皆賈母難得如此

各盡其妙亦善應接劉姥姥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來看此句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何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拟作者心中編出余斷斷不信何也蓋編得出者斷不能有此等情理劉姥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这麼大年紀了还这麼健朗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这麼大年紀还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姥笑道我們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若我們也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还好劉姥姥道都还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来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过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

姥咲道這正是老太〻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也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个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叫他快着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裡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姥〻咲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个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着了親別空〻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个園子〻〻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〻帶些家去也算着親戚一淌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听〻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咲兒他是鄉屯裡的人老實那裡擱的住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

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幺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刘姥〻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来請刘姥〻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几樣命人送過去與刘姥〻吃凤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来鴛鴦忙命老婆子带了刘姥〻去洗了澡自己挑了两件随常的衣服命(令)給刘姥〻換上一段兇央身分權势心机口寫賈母也那刘姥〻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来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来說彼时宝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听見過這些說(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書还好听那刘姥〻雖是个(個)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〻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个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听便沒了話(說的)也編出些話来講曰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

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兒天〻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歇馬涼亭什庅奇〻怪〻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还沒出房门只听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来了我爬着窓眼兒一瞧却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们冷了见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刘姥〻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説来奇怪老壽星當个什庅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歲的极標緻的一个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袄兒白綾裙兒（刘姥〻口角如此）剛説道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説不相干的别唬着老太〻賈母等听了忙問怎庅了丫嬛回説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经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〻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内

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的（直等）看着火光熄了方領眾人進來（一段為後回作引出偏于宝玉發听時截住）宝玉且忙着問劉姥姥那女孩兒大雪地里作什麽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才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个了再說別的罷宝玉听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庄子東边庄上有个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里來託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个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个兒子這兒子也只一个兒子好容易养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麽似的後果然又養了一个今年才十三四歲生的雪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

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
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〻偺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
了席也請老太〻賞菊花何如宝玉咲道老太〻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〻的
席叫偺們作陪呢等吃了老太〻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
老太〻未必高興宝玉道老太〻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偺們等下頭場雪
請老太〻賞雪豈不好偺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咲道偺們雪下
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着宝釵等都咲
了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宝玉足的拉了刘姥〻細問
那女孩兒是誰刘姥〻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
一个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个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

拘什么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说原故就是了刘姥〻道这老爺没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〻爱如珍宝可惜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嘆息又问後来怎么樣刘姥〻道因為老爺太〻思念不盡便蓋了这祠堂塑了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烧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没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刘姥〻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兒説我们都当他成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閑逛我才说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議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廟呢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廟罪过不小刘姥〻道幸虧哥兒告訴我〻明兒回去攔住他们就是了宝玉道我们老太〻太〻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爱脩廟塑

神的我明兒做一个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脩盖再粧潢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刘姥〻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福也有几个錢使了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刘姥〻便順口胡謅了出來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茗烟几百錢按着刘姥〻說着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宝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〻頭〻的回來宝玉忙问可有廟了茗烟笑道爺听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我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幾有一个破廟宝玉听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刘姥〻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倒是朝南開也是

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氣一見这个我说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咲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手道那里有什么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个無用的殺材这点子事也幹不来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什么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这件没頭脑的事派我去碰頭怎么说我没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别急改日闲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们呢自然没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的賞你正说着只見二门上的小厮来说老太太房里的姑娘们站在二门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両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宝玉听了忙進来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罢立等你說話呢宝玉来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家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还席宝玉因說道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别定了様數誰素日爱吃的揀様兒做几様也不要按棹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爱吃的東西一両様再一个什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听了說狠是忙命人傳与厨房明日就揀我们爱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来早飯也擺在園里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灯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来可喜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先

起來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盡 吴八月 並擦抹桌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刘姥〻板兒進來說大奶〻到了忙的緊李纨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刘姥〻笑道老太〻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几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〻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敷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着的拿下來使一天罢奶〻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〻說話呢請大奶〻開了帶着人搬罢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〻〻往下抬小厮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纨道好生着別慌〻張〻鬼赶來似的仔细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刘姥〻笑道姥〻也上去瞧〻刘姥〻听说爬不得一声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〻的堆着些圍屏桌

椅大小花灯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然後鎖上门一齊繞下来李纨道恐怕老太々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来預備着眾人答應又復開了色々的搬了下来命小廝傳駕娘们到舡塢里撑出兩隻船來正亂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々高興到進來了我只當还沒梳頭呢纔擷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说一面碧月早捧過一个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着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刘姥々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凤姐便拉過刘姥々来笑道讓我打扮你说着将一盤子花横三竪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眾人笑的不住刘姥々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这樣体面起来眾人笑道你还不拔下來摔到他

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〻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爱个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才好說笑之间已来至沁芳亭子上丫嬛们抱了一个大錦褥子来鋪在欄干榻板上賈母倚柱坐下命刘姥〻也坐在旁边因问他這園子好不好刘姥〻念佛说道我们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買画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说怎么淂也到画兒上去逛〻想着那个画兒也不過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谁知我今兒進这園里一瞧竟比那画兒还强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園子画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们見〻死了也淂好處賈母听说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孫女兒他就会画等明兒叫他画一張如何刘姥〻听了喜的忙跑過来拉着惜春说道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紀兒又这么个好模樣还有這个能幹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賈母少歇

一回自然領着刘姥々都見識々々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门只見兩边翠竹夹
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间羊腸一條石子墁的路刘姥々讓出路來与賈母衆
人走自己却趄走土地琥珀拉他說道姥々你上来走仔细苔滑了刘姥々道
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的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綉鞋别沾髒了
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底下果跴滑了咕咚一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々的
笑起來賈母笑罵道小蹄子们还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时刘姥々已爬了起來
自己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问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们捶
一捶刘姥々道那里說的我这庅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捶起來还
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来坐下林代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蓋
碗茶來奉与賈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代玉听說便命丫

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刘姥姥因見窗
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刘姥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
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
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还好賈母
因问宝玉怎么不見眾丫頭们答說在池子里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
了李纨忙回说纔開樓拿几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
說话时人回说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来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
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来了賈母笑道我才說来遲了的要罰他
不想姨太太就来遲了說笑一会賈母因見窗上紗的顏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說
道這个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来就不翠了這个院子里頭又沒有个桃杏樹

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
窓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窓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
箱裏还有好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卍福花樣的
也有百蝶穿花〻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了兩疋出去
來作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〻都說你沒有不經
過不見過連這个紗还不認得呢明兒还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
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〻呢老太〻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聽〻鳳姐兒也笑
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眾人道那個紗比你們年紀还大呢
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經名字叫作
軟烟羅鳳姐兒道這个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几百樣從

沒听見过这个名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嘴
来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
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
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
了薛姨媽笑道别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听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
取了一疋来了賈母說可不是這个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来我們拿這个
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幾疋来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
應着眾人都看了稱贊不已劉姥姥也覷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
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到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
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来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

這袄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这个鳳姐兒道这个薄片子还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来送这刘親家兩疋做一个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袄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収着霉壞了鳳姐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刘姥姥念佛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後院子裡有个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个梯子作什庅後来我想起来定是為開頂櫃収放東西非离了那梯子怎庅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裡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庅我越看越捨不得离了这里

鳳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〻説着一徑離了瀟湘館遠〻望見池中
一群人在那裡撑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偺們就坐一回説着便向紫菱
洲蓼溆一帶走来未至池前只見几个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捏絲戧金五彩
大盒子走来鳳姐忙问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问老太〻説在那里就
在那里罢了賈母听説便回頭説你三妹〻那里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
这里坐了船去鳳姐兒听説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
等超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〻偺們説外頭
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个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偺們今兒也得了一个女
篾片了李紈是个厚道人听了不觧鳳姐兒却知是説的刘姥〻了也笑説道偺
們今兒就拿他取个笑兒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議李紈笑劝道你們一點

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兒还这麽淘氣仔細老太〻說鴛鴦咲道恨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来了各自隨便坐下先着丫環端过兩盤茶来大家吃畢凤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敁敪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讓刘親家近我这边坐着衆人听說忙抬了过来凤姐一面遞眼色与鴛鴦〻〻便拉了刘姥〻出去悄〻的嘱咐了刘姥〻一夕話又說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过飯来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剗若只管寫薛姨媽来則吃飯則成何文理）賈母帶着宝玉湘雲代玉宝釵一棹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个一桌刘姥〻傍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妳在傍边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过麈尾来拂着丫

鬟們知道他要撮弄刘姥〻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问刘姥〻説
道别忘了刘姥〻道姑娘放心那刘姥〻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〻的不伏手
原是凤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单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刘姥
姥刘姥〻見了説道这叉爬子比俺那里鉄掀还沉那里儆的过他説的衆人
都笑起来只見一个媳婦端了一个盒子站在當地一个丫环上来揭去盒盖
裡面盛着两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凤姐兒偏揀了一碗鸽子蛋
放在刘姥〻桌上賈母这边説声請刘姥〻便站起身来高声説道老刘老刘
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頭自巳却鼓着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来一
听上〻下〻都哈〻的大笑起来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来林代玉
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嗳喲宝玉早滚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宝玉叫心肝

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鳳姐兒只説不出話来薛姨媽也掌不住口里茶噴了
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著他奶姆
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个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著咲去的也有忍
著咲上来替他姊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还只管讓刘姥〻刘
姥〻拿起箸来只覺不听使又説道這裡的鷄兒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
的我且攮一个衆人方住了咲听見这話又咲起来賈母咲的眼泪出来琥珀
在後搥着賈母笑道这定是鳳丫頭促狭鬼兒闹的快别信他的話了那刘姥
〻正誇雞蛋小巧要攮一个鳳姐兒咲道一両艮子一个呢你快嚐〻罢那
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〻便伸箸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裡闹了一陣好
容易撮起一个来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

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刘姥〻嘆道一两艮子也沒听見了响声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咲賈母又說誰這会子又把那个快子拿了出来又不请客擺大筵席都是凤丫頭支使的还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这牙箸本是鳳姐和夗央拿了来的听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双烏木廂艮的刘姥〻道去了金的又是艮的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凤姐兒道菜里若有毒这艮子下去了就试的出来刘姥〻道这个菜裡有毒俺们那些菜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来与他吃又命一个老嬷〻来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夹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閑話这里收拾過殘桌又放了一桌刘姥〻看着李紈与凤姐兒对坐着吃飯嘆道别的罢了我

只当你们家這行事怯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
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来笑道姥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个不是
刘姥姥笑道姑娘說那里話咱们哄着老太太開个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
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个笑兒我要心里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
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姥吃刘老老忙道纔剛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我吃過了
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你和我们吃了罢省的回来又鬧鴛
鴦便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箸来三人吃畢刘姥姥笑道我看你们這些人都
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们也不餓怯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问今兒
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们道都還沒散呢在這里等着一齊散与他们吃
鴛鴦道他们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里平兒送去鳳姐兒道他早

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猫婆子听了忙揀了兩樣拿
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里一処吃又找他作什麽
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到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听
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沒有婆子
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
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闊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
花梨大理石大案々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宝硯各色筆筒筆海內
揷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設着斗大的一个汝窰花囊揷着滿々的一囊水
晶毬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
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官

案上設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観窰的大盤、内盛着數拾個嬌黄玲瓏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懸着一个白玉比目磬傍边掛着小鎚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了婦們忙攔住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个与他说頑罢吃不得的東边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緑双綉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过来看说这是蟈ゝ这是螞蚱刘姥ゝ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黄子没干没淨的乱闹到叫你進来瞧ゝ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来衆人忙劝解方罢賈母因隔着紗窓往後院内看了一回因说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说话忽一陣風过隠ゝ听得鼓楽之声賈母问是誰家娶親呢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这是偺们

的那十來个女孩子们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们演何不叫他们進
來演習他们也儧一儧咱们可又樂了鳳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分
付擺下條桿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
好听回來咱们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闊又听的近衆人都说那里好賈母
向薛姨媽笑道咱们走罷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來坐着怕臟了屋子咱们
别没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说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
的话求着老太〻姨媽太〻來坐〻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
好只有兩个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鬧去说着衆人都笑
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几个駕娘早把兩隻棠
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刘姥〻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落

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舡頭上也要撐舡賈母在艙内道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着給我進来鳳姐兒笑道怕什么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当中舡小人多鳳姐只覺乱恍忙把篙子遞与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隻隨後跟来其餘老嬤散眾丫鬟俱沿河隨行宝玉道这些破荷葉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釵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饒了这園子閑了天天逛那里還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林代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殘荷听雨声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咱們别叫人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溆的蘿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厦曠朗便问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眾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

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艸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们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来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々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咲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咲說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来一个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们房里这樣素淨也忌諱我们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们听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们的繡房精

緻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雖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麽不擺若很愛素浄少几樣到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有這閑心了他们姊妹们也还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坏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宝玉看見過若经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来親分付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还有个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这案上就勾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綾帳子拿来把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这个東西都擱在東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裡还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罢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逕来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来請過安因问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们生熟的演

習几套䌷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鳳姐兒已代著人擺設整齊上
面左右兩張榻〻上都鋪著錦裀蓉簟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
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〻
个上面放著炉瓶一分攢盒一个上面空設著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
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边是
刘姥〻刘姥〻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
代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
檻內二層紗櫥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
个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
思薛姨媽等笑說道老太〻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会呢安心要我們醉了

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过謙起来想是厭我老了
薛姨媽咲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咲道便說不上来只
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还有誰咲話偺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
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这个自然說着便吃了一盃鳳姐兒忙
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还叫鴛鴦姐姐来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
得鴛鴦提著故听了这話都說狠是鳳姐兒便拉了鴛鴦过来王夫人笑道既
在令内没有站着的礼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
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
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
来鴛鴦未開口刘姥姥便下了席擺手道別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

道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们拉上席去小丫頭子们也笑着果然拉
入席中刘姥〻只叫饒了我罢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刘姥〻方住了聲鴛鴦
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兒從老太〻起順領說下去至刘姥〻止比如我說一付
兒將这三張牌折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这一
付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衆
人笑道这个令好就說出来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
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个五與六賈母道六〻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
得一張六與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个蓬頭鬼賈母道
这鬼抱住鍾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
是个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朶〻風前舞鴛鴦道右边还是个大五長薛姨媽

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当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会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説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么両点明湘雲道双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边長么両边明湘雲道閑花落地听無声鴛鴦道中间还得么四来湘雲道日边紅杏倚雲栽児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説完飲了一杯児央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長三宝釵道双双燕子語梁间児央道右边是三長宝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児央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児央道湊成鉄鎖練孤舟宝釵道処処風波処処愁説完飲畢児央又道左边一个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着他代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児央道中间錦屏顔色俏代玉道紗窓也没有紅娘报児央道剩了二六

八、点斉代玉道双瞻玉座飲朝儀鸳鸯道凑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杖香
挑芍藥花说完飲了一口鸳鸯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道
該罚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兒和鸳鸯都要听刘
姥〻的笑话故意都命说錯都罚了至王夫人鸳鸯代说了个下便該刘姥〻
刘姥〻道我们庄家人闲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说的这么好听少
不得我也试一试衆人都笑道容易说的你只管说不相干鸳鸯笑道左边四〻
是个人刘姥〻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家人罢衆人閧堂笑了賈母笑道
说的好就是这样说刘姥〻也笑道我们庄家人不过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别
笑鸳鸯道中间三四緑配紅刘姥〻道大火烧了毛〻虫衆人笑道这是有的
还说你的本色鸳鸯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〻道一个蘿蔔一頭蒜衆人又

笑了死 央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刘姥〻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个大
倭瓜衆人大咲起来只听外面乱嚷

話二則恐這里人不方便原是叫我挈着妹〻們伏侍奶〻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飯怎麽不端来一処吃了妹們听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厛上一処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里来探春听說便高声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里站着你叫〻去平兒忙答應了一声出来那些媳婦們都忙悄〻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撣石矶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影里且歇〻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净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个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来也悄〻笑說這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

回指众媳妇情々说道你们太閙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气不过说他一个粗糙就完了你们就現不了的彪他撒嬌太々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々也不敢怎樣你们就这么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头上碰众人都忙道我们何嘗敢大胆了都是趙姨奶々閙的平儿也悄々的罢了好奶々们墙倒申人推那趙姨奶々原有些倒三不着两有了事都就赖他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術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々若是料差一点儿的早被你们这些奶々治倒了饒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申人都道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呢前儿我们还議論到这里再不能依头顺尾必有两場气生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你们

都横着了他二奶〻这些〻大姑子小姑子里頭也就只單畏他五分你们这會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说着只見秋纹走来衆媳婦忙趕着问好又说姑娘也且歇一歇里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再回話去秋纹笑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说着便直腰上所去平兒忙叫快回来秋纹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庅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向回什庅秋纹道问一问宝玉的月銀我们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这什庅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说我的話憑有什庅事今兒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纹听了忙问这是為什庅了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処利害事與有体面的人来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釘子上你这一去说了他们若拿

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様又碍着老太〻太〻若不拿着你们作一二件人家又
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〻太〻威势的就怕也不敢动只拿着软的作
鼻子頭你听〻罢二奶〻的事他还要駁两件纔壓的衆人口声呢秋紋听了
伸舌笑道幸而平姐〻在这里没得臊一鼻子灰我赶早知会他们去说着便
起身走了接着宝釵的飯至平兒忙進来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
吃飯宝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静候里頭只有他们緊
跟常侍的丫嬛伺候别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婦们都悄〻的議論说大家
省事罷别安着没良心的主意連吴大娘纔都討了没意思偺们又是什庅有
臉的他们一边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鴉雀無声並不聞碗箸之声一時
只見一个丫頭將簾櫳高揭又有两个將桌抬出茶房内早有三个丫頭捧着

三沭盆水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沭盆並漱盂來方有待書
素雲鶯兒三个每人用茶盤捧了三蓋碗茶進來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待書
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
慢慢的一个个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踈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
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
宝姑娘也在這里咱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
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這一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听
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
太肚里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
不與別的一樣看了鳳姐兒嘆道你那里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

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除不知到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的小姐还強呢將來不知那个沒造化的挑庶正誤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咲道你知道我這几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里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咲話老太〻太〻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剋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几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兩三个小爺一位老太太這几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咲道我也慮到這里到也勾了宝玉和林妹〻

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四兩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現花上三千兩銀子不拘那里省抠也就勾了老太太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在儉省些陸續也就勾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咱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听他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背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里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灶火坑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里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這里就不伏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到好

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偺家務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兒風吹〻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问揺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到只剩了三姑娘一个 心里嘴里都也来的又是偺家的正人太〻又疼他雖然面上淡〻的皆因見趙姨娘那老東西闹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樣 呢比不得环兒寔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作个膀臂 阿鳳有才処全在擇人收納膀背羽翼並非一味倚才自恃者可知這方是大才 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論偺们有他這一个人帮着偺们也省些、心于太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頭退步回頭看看了再要窮追苦尅人狠極了暗地里笑里藏刀偺们两个纔、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時不防到弄坏了趂着緊闹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偺们的

恨暂可解了还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過来如今嘱咐你他雖是姑娘家他心里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别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説駁的是纔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倔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説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这會子又反嘱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槩沒有别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滿口里你我起来平兒道偏説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嚐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要掂多少過子纔罷看我病的這樣还来慪我过来坐下横豎沒人来偺们一処吃飯是正緊説着豐兒等

三四个小丫頭子進来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窝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来平兒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猶立于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鳳姐之才又在能買通人心伏侍漱盥漱畢囑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処来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宝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嬛婆子諸內壼近人在窓外听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因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這又同纔剛學里的八兩一樣重〻疊〻事虽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〻怎麼就沒想到這个平兒笑道這有个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

自然是該有分例每月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交与我們収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一个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脂粉去的理所以外頭買辦揔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与我們的姑娘們的每月这二兩原不是為買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一時可巧要几个錢使省得找人去这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可知这个錢並不是買这个纔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这些東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緊貨弄些使不得的東西來搪塞探春李紈都咲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來不過是个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得現買就用这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

子的或是弟兄哥〻的兒子買了来終使得若使了園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是鋪子里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了来單預備給我們平兒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的他買了好的来買辦豈肯和他善開交又說他使壞心要奪這買辦了所以他們也只得如此能可得罪了里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人姑娘們只能可使奶媽〻們他們也就不敢閑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錢費兩起東西又白丟一半通算起来反費了兩折子不如竟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咱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咱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兒說閑話兒誰知那麼個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吃的筍菜魚蝦之外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

剩從那日我便知道一切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
膏粱紈綺之族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沒看
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
虛比浮詞那里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句都是
有的你纔務了兩天時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
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
看見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
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斷章取
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
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敏人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沒經歷過

可惜遲了（反点題文法中又一变体也）李纨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説正事且你们對講學問宝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拿學問提着便都流入事俗去了三人自是取笑之談説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作者又用金蝉脱壳之法）探春因又接説道偺们这園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脱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偺们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里所有的老媽〻中揀出几个本分老誠能知園圃的事準派他们収什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納稅只問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乱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〻们也可借此小

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
的工費将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宝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听如此
说一則便点一回頭说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内無飢饉矣李紈笑道好主意
这果一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第一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人去賣錢
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尽職的了平兒道这件事須得姑娘说出来我们
奶奶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们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
去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这話断不好出口宝釵忙走過来摸着他
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庅作的從早起来到这會子你
说了这些話一套一个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沒見他说奶奶才短想不到
也並沒有三姑娘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是橫竪三姑娘一套話出你就有一套話

進去總是三姑娘想的到的你奶〻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〻这话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个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不敢天〻与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奶奶便不是和偺們好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不和也便和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听他来了忽然想起他主子来素〻日當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了氣誰知他来了避貓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怜的接着又説了那麼些话不説他主子待我好到説不枉姑娘待我們奶〻素日的情意了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来我細想我一个女孩兒家自已还鬧的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里还有好處去待人口内説到这

里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的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劝道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託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我們這里搜剔小遺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个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蠱多妒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乖一般豈可不商議了行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說我說是白走一淌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來大家參度大槩定了几个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槩告訴与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一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

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筍一年还可交些錢粮这一个说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粮食不必動官中錢粮我还可以交錢粮探春終要说话人回大夫来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说单你们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没有两个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来回事的那人说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錦门等着呢平兒听說方罢了衆婆子去後探春问宝釵如何宝釵笑答道幸于始者怠于終缮其辞者嗜其利探春听了点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几人来与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来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媽是个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々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虽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

耕也須得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植豈不更好探春又咲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処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咲道蘅蕪院里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処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等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宝相金銀藤單這沒要緊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几个錢探春咲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宝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个的上回他还採了些晒乾了辮成花籃葫芦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成宝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到來捉弄我了三人都吒意都問這是為何宝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閑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个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到替你

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合我们莺儿的娘极好不如把这事交与叶妈他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说他就找莺儿的娘去商议了那怕叶妈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那是他们私情儿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了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至公了事又甚妥李纨平儿都道是极（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是随时俯仰彼则逞才踰蹈也）探春笑道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这是探春敏智过人处此话亦不可少）平儿笑道不相干前儿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好的狠呢（夹写大观园中多少儿女家常闲景此亦补前文之不足也）探春听了方罢了又共合斟酌出几人来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笔圈出一时婆子们来回大夫已去将药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药监派调服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按四

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了去取利年終算賬探春笑
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
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層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事来派了你們已是跨過
他们的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来你们年終去歸賬他还不捉弄你們等
什麽再者这一年間管什麽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家里的舊
礼人所共知的别的偷着的在外如今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别入他们手每
年歸賬竟歸到里頭来才好宝釵笑道依我说里頭也不用歸賬这个多了那
个少了到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領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里
的人的動用我替你们筭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過是頭油胭粉香纸每一
位姑娘几个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帚撮簸掸子並大小禽鳥鹿兔

吃的粮食不過这几様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钱你算〻就省下多少来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艮子宝釵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畝虽然还有輻餘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粘補〻〻自家虽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縱再省上二三百艮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艮子也不覺得狠艰嗇了他们里頭却也得些小補这些沒营生的媽〻们也寬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蕃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時那里不搜尋出几个钱来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官中那時里外怨声載道豈不失了你们这様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媽〻们若只給了这个那剩

的也必抱怨不公我倒說的他們只供給這个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
除這个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湊齊單散
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卻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當差之
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撐船拉冰床一應粗糙
伙計都是你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裏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
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性說破了你們只顧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
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里卻都不服只用假公借私的多摘你們幾个果子
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訴處他們也沾帶了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
到他們就替你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个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
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貫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強

如出去被他揉搓着还得拿出錢来呢那不得嘗也的听了每年終又無敢得分錢之都喜欢起来口内説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坐吃三注的宝釵咲道嫣々們也别推辭了这原是分内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别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这事你們一般听見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説大奶々如今又不得閒見别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々々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奶々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个閑人便是个街坊隣居也要幫着些何况是親姨娘托我々免不得去小就大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了小分沽名弔譽那時酒醉賭博生出事来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却丢了这些姑娘小姐們这麼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

四代的老媽〻最是循規尊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体統你們反縱放別人
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聽見了
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番你們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雖是他
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体統他們如何得来作踐所以我如今督
你們想出这个額外的進益来也為大家齊心把这園里周全得謹〻慎〻使
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伏
也不用替你們籌畫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不能無易之治分
他們之憂你們去細想〻这話家人都歡声鼎沸說姑娘說的狠是從此姑娘
奶〻只管放心姑娘奶〻这樣疼顧我們〻〻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進来說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

先遣人来送礼請安說着便將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紬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紬綾二十四疋李紈也看过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回又命人去回了賈母々々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也都过来將礼物看了李紈收过一边吩付內庫上人說等太々回来看了再收賈母因說这甄家又不与別家相同上等賞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来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完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請安賈母听了忙令人帶進来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謝了坐待寶釵等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日進的京今日太々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令女人们来

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今年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着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太賈母道几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的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淘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子四人

道因老太太当做宝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宝玉賈母笑向李紈等道偏也叫个宝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似曾有一个的只是這十來年後進京來却記不得真了賈母笑道豈敢就是我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丫頭答應了一声走近几步賈母笑道園里把偺們的宝玉叫了來給這四个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宝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宝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别處遇見还只当我們的宝玉後趕着也進了京了呢一面说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宝玉忙也笑問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说可知是模樣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

子孩子們再養的姣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槩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我們那一个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免強忍耐一时可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緊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緊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

里所以纔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里沒外不与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听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數更比大人有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么还打他除不知他在家里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費這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的過来第一天生下来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来了王夫人進来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四人告辞了賈母便往王夫人处来說了一會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里賈母喜的逢人便告訴也有一个寶玉也却一般行景眾人都為

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愛孫〻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什麼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寶玉是个迂濶獃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苑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他你放心鬧罷先是单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有了个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寶玉道那里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个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个藺相如漢朝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这是没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虎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虎雖同貌却不同姓藺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 貌 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对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然亦似必有若說必有又

並無目覩心中悶了回至房中榻上默〻盤算不覺就忽〻的睡去不覺竟到了一座花園之內宝玉咤意道除了我們大觀園更又有這一个園子寫園可知正疑惑間從那邊來了几个女兒都是了環宝玉又咤意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寫人可知妙在畫不說更強二字　只見那些丫〻鬟咲道宝玉怎麼跑到這里來了宝玉只當是說他自己忙來陪咲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好姐〻們帶我逛〻衆丫環都笑道原來不是偺們家的宝玉他生的到也還干淨妙在玉卿身上只落了這兩个字亦不奇了嘴兒也到乖覺宝玉聽了忙道姐〻們這里也更還有个宝玉丫環們忙道宝玉二字我們是奉老太〻太〻之命為保佑他延壽消災的我叫他〻聽見喜歡你是那里遠方來的臭小廝也亂叫起他來仔細你的臭肉打不爛你的又一个丫環笑道偺們快走罷別叫宝玉看見又說同這臭

小厮说了话把借你熏臭了说着一逕去了宝玉纳闷道从来没有人如此涂毒
我他们如何更这样真亦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早到了一所
院内宝玉又诧意道除了怡红院也更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忽上了台矶进入屋
内只见榻上那个少年叹了一声一个丫鬟笑问道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想必为
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乱恨呢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见榻上少年说道
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我才作
了一个梦竟梦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园子里头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
理我好容易我到他房里头偏他睡觉空有皮囊真性不知那去了 宝玉听
说忙说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
笑道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 宝玉道这如何是梦真真

了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爷叫宝玉唬的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來々々衆人在傍听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问道宝玉在那里此時宝玉雖醒神意尚恍惚因向门外指說才出去了衆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影兒宝玉向前照了一照原是那嵌的大鏡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々常囑咐說小人屋里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在大鏡子那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淌下照着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不然如何得看着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兒挪進床来是正经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

人来叫宝玉不知有何話説

此下緊接慧紫鵑试忙玉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忙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話説寶玉听王夫人喚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帯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景自与榮寧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者細问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方信因晚间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过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

廻廊上手里做針黹便上來問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乱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假秋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摸了一摸說道穿这樣单薄还在風口里坐着看天風饞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难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别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黄子們背地里說你你總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还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携了針線進别房去了宝玉見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瞧着竹子

發了一回獃因祝媽正来挖笋修竿便怔〻走出来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生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来直歆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来從此經过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出神不是別人却是宝玉　画出宝玉来却又不画阿顰何等筆力

偏不從鵑寫却寫一雁更奇是仍歸寫鵑　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这里作什庅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　寫析愁女兒之心何等新巧　一边想一边便走过来蹲下笑道你在这里作什庅呢宝玉忽見了雪雁便説道你又作什庅来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听了只當是他又受了代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代玉未醒將人參交与紫鵑〻〻因問他太〻做什庅呢雪雁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这

半日姐〻你听咲话兒我因等太〻的工夫和玉釧兒姐〻坐在下房里説话兒誰知道趙姨奶〻招手兒叫我〻只當有什庅话説原来他和太〻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没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袄兒我想他们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贓地方兒去恐怕弄贓了自己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借我的弄贓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些什庅好處到偺們跟前所以我説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〻収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更費了大事誤了你老出门不如再轉借罢紫鵑咲道你这个小東西子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这會子就下去了還是等明日早晨去雪雁道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点〻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没醒呢是誰給了宝玉氣受坐在那

里哭呢紫鵑听了忙問在那里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听說
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听叫若問我答應我就来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
經来尋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
就賭氣跑了这風地里来哭作出病来唬我宝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听你
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这樣說將来漸〻的都不理我我
所以想自己傷心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宝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这會
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們姊妹兩个正說話趙姨娘
一頭走了進去我纔听見他不在家所以我来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
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宝玉道也沒什么要緊不過我想着
寶姐〻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雖不便和

太〻要我已經在老太〻跟前畧露了个風声只怕老太〻和鳳姐〻〻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了他如今我听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〻怎么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〻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里吃慣了明年家去那里有這閑錢吃這个寶玉听了吃了一驚忙问誰往那个家去（這句不成話細讀細嚼方有無限神清嚼味）紫鵑道你妹〻回蘇州家去寶玉笑道（笑字奇甚）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此論極是不介意）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〻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几年大了該出閣

時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这里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來还他〻也將你送他的打疊了在那里呢宝玉听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么回荅只不作声忽見晴雯找來說老太〻叫你呢誰知在这里紫鵑笑道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說有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〻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这般慌起來只說時氣所感熱汗被風撲了無奈宝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个眼珠兒直〻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

不知竟給他々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到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
他這般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出去請李嬤々一時李嬤
嬤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几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門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边
着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嬤々只說了一声可了不得
了呀的一声便摟着放声大哭起來急的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々可怕不
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々太々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嬤々搥床搗枕說
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襲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
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实也都哭起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
人听了便忙到瀟湘舘來見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
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你瞧々他去你回老太々去我也不管

了說看便坐在椅上代玉忽見襲人海面急怒又有淚痕擧止大変更不免也慌了忙問怎庅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々說了些什庅話那个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々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奇極之語

從急怒嬌憨口中描出不成話之話來方是千古奇文五字是一口氣來的

連李媽々都說不中用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代玉一听此言李嬷々乃是經過的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㗱的一声將腹中之藥一槩嗆出抖腸搜肺熾胃扇肝的痛声大嗽了几陣一時面紅髮乱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鵑忙上來搥背代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鵑哭道我並沒說什庅不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々頑話認了真代玉道你說了什庅話趂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

醒过来了紫鹃听说忙下了床同襲人到了怡红院谁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賈母一見了紫鹃便眼内出火罵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麽紫鹃忙道並沒说什麽不过说几句頑话谁知宝玉見了紫鹃方嗳呀了一声哭出来了衆人一見方都放下心来賈母便拉住紫鹃只當他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鹃命他打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連我也帶了去衆人不解細问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话引出来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麽要緊大事原来是这句頑话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最是个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个獃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麽薛姨媽勸道宝玉本来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来的他姊妹两个一處長了这麽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熱剌剌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實心的傻孩子便

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这並不是什麽大病老太〻和姨太〻只管萬安吃一兩剤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来瞧哥兒来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着叫他們来瞧〻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滿床鬧起来說了不得了林字的人接他們来〻快打出去罢賈母听〻也忙說打出去罢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来接他的你只放心罢宝玉哭道憑他是誰除〻林妹〻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来凡姓林的我都打出走了一面分付衆人已後别叫林之孝的進園来你們也别說林字好孩子們你們听我這句話罢衆人忙荅應又不敢笑一時宝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說那不是接他們来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賈母忙命拿下来襲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襲人遞过宝玉便掖在

被中咲道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来了賈母忙命快進来王夫人薛姨媽寳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寳玉身傍王太醫進来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寳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过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咲說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悮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咲說不敢不敢他原听了說另

具上等谢礼命宝玉去磕頭致满口說不敢竟未听見賈母後来說折太醫院
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与衆人反道咲了一時按方煎了藥来服下果覺比先
安静無奈宝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
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将琥珀去伏侍代玉代玉不時遣雪鴈来探消息
这邊事務盡知自己心中暗嘆幸喜衆人都知宝玉原有些獃氣自幼是他二
人親密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宝玉之病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事去
晚间宝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来问訊几次李奶母
帶領宋嬷嬷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
宝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代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每一
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灵丹及開

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起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故有或作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没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咲道都是你鬧的还得你来治也沒見我們這獃子听了風就是雨往後怎庅好暫且按下因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过来瞧看見宝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了与他瞧引的宝玉自已伏枕而咲原来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听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宝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庅嚇我紫鵑道不过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了宝玉道你說的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紫鵑咲道那些頑话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縱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来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宝玉

道便老太〻故去我也不依紫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話你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里還有誰了宝玉听了又驚问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道年里我就听見老太〻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麽疼他宝玉笑道人〻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个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什子你都沒勸过說我瘋的剛〻的這几日纔好了你又來漚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槩都化成一股灰〻還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〻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乱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滚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里

着急故來試你寶玉听了更又咤意问道你又着什麽急紫鵑咲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个離不開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里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常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設出這謊話來问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宝玉咲道原來是你愁這个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只告訴你一句躉話活着偺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偺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鵑听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问候宝玉道就説難爲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应去了紫鵑咲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个去了宝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

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鹃听说方打叠铺盖妆奁之类宝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两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给我留下罢我擱在枕頭傍边睡着好照明兒出门帶着也輕巧紫鹃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过去然後别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代玉近日聞得宝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塲今見紫鹃來了问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间人定後紫鹃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代玉笑道宝玉的心到實听見咱们去就那樣起來代玉不答紫鹃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從小兒一处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代玉啐道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麽蛆紫鹃笑道到不是白嚼蛆我到

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个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躭悮了時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个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後頭了甚至于為妾為丫頭反目成讐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个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代玉听了便說道这丫頭今兒不瘋了怎麼去了几日忽然變了一个人我明兒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咲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里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

〻叫我吃了戲又有何好處說着竟自已聽了代玉听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常不傷感待他聽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礼代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代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備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个釵荆裙布的女兒便欲說与薛蟠為妻因薛蟠素習行止浮奢又恐遭遏了人家的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嘆道姑媽素

知我们太々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慢々谋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问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这有什庅不好啟齒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々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过来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將计就计便应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爱管个闲事今兒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这是自然的縱抬了十万艮子來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々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

賈母咲道別的没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还有兩个說着便命人去叫過賈珍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偺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礼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嗇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嘱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个無可無不可的人到还易說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这又何妨兩个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兒正好親香呢邢夫人方罷蝌岫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

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与寶釵姊妹共处閑语又兼湘雲是个爱取戲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書達礼的雖有女兒身分还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宝釵自見他时見他家業貧寒二則别人之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氣的人連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張口宝釵到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与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閑话之故耳如今却世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这门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与宝釵閑話宝釵仍以姊妹相呼这日宝釵回来瞧代玉恰值岫烟也来瞧代玉二

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
问他这天還冷的狠你怎么到全換了裌的了岫烟見问低頭不答寶釵便知
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錢又没得鳳丫頭如今也这
樣没心没计了岫烟道他到想着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説一个月
用不了二两銀子叫我省一两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竪有二姐ゝ的東
西能着些兒搭着就使了姐ゝ想二姐ゝ是个老寔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
東西他雖不説什么他那些媽ゝ丫頭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
的我雖在那屋里却不敢狠使喚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到得拿出些錢來給他
们打酒買点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两银子还不敷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兒
我悄ゝ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几吊錢盤纏寶釵听了愁眉嘆道偏梅家

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来若是在这里琴兒过去了好再商議你这事離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々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到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媽再商議有人欺負你々只管耐些煩兒千萬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兩艮子明兒也越性給了他们到都歇心你已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们去尖刺狠听不过了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庅你别存那小家兒女氣只管找我去並不是作親後方如此你一来時咱们就好的便怕人閑话你打發小丫頭悄々的和我说去就是了岫烟低頭答應了宝釵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佩問道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这是三姐々給的宝釵点頭咲道他見人々皆有獨你一个没有怕人咲话故此送你一个这是他聪明细致之處但還有句你也要知道这些粧飾

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的小姐你看我從頭至脚可有這些富麗閑粧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樣来者如今一時比不得一時了所以我都自己該省的就省了將来你這一到了我們家這些没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偺們如今比不得他們了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必比他們纔是岫烟咲道姐姐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宝釵忙咲道你也太听說了这是他好意送你不佩着他豈不疑心我不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問姐姐此時那里去宝釵道我到瀟湘舘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叫丫頭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知當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釵咲道這閙在一家去了彩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没過来衣裳先過来了岫烟听說便知是他家的

本錢也不覺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宝釵就往瀟湘館來正值他母親也來瞧代玉正說閑話呢宝釵笑道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几天連日忙總沒來瞧瞧宝玉和他所以今兒瞧他兩个都也好了代玉忙讓宝釵坐了因向宝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麼想的到姨媽和大舅母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个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世仇的也終久有机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想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的已為是定了的親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宝釵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

们一面说一面伏着他母親懷里咲说偺们走罷代玉咲道你瞧这麽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姣兒薛姨媽用手摩弄着宝釵嘆向代玉道你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经事就和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開我的心我見了他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代玉听说流淚嘆道他偏在这里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宝釵咲道媽瞧他輕狂到说我撒姣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个親人又摩娑代玉咲道好孩子别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来的你这里人多口襍说好話的人少说歹話的人多不说你無依無靠為人作人可配人疼只说我們看

老太〻疼你了我们也伏上水去了代玉咲道姨媽既这麼说我明日就認姨媽
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纔好
宝釵忙道認不得的代玉道怎麼認不得宝釵咲問道我且問你我哥〻还沒
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邢妹〻先说与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代玉道他不在家
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说与兄弟了宝釵咲道非也我哥〻已竟相準了
只等來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來我方纔说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说着
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咲代玉听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说道姨媽不
打他我不依薛姨媽忙也摟他咲道你別信你姐〻的话他是頑你呢宝釵咲道
真〻的媽明兒和老太〻求了他作媳婦豈不比外頭〻尋的好代玉便撲上來
要抓他口内咲说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也咲勸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宝

釵道連邢女兒我还怕你哥〻遭遏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别說这孩子我
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〻因要把你妹〻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
到是一门好親前兒我說定了邢女兒老太〻还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
他的人沒到手到被他說了我们的一个去了虽是頑話細想來到也有些意
思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沒人可給难到一句話也不說我想着你宝兄
弟老太〻那樣疼他〻又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〻断不中意不
如竟把你林妹〻定与他豈不四角俱全林代玉先還怔〻的听後來見說道
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宝釵笑道我只打你〻為什么招出
姨媽这些老沒正经的話來宝釵笑道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么打我紫
鵑忙也跑來笑道姨太〻既有这主意為什么不和太〻說去薛姨媽哈〻

笑你這孩子急什庅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个小女婿去了紫鵑聽了也紅了臉笑道姨太ゝ真个倚老賣老的起來說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庅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起來說阿彌陀佛該ゝゝ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內婆子丫环都笑起來婆子們因也笑道姨太ゝ雖是頑話却到也不差呢到閑了時和老太ゝ一商議太ゝ竟做媒保成這門親事是千妥万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這主意老太ゝ必喜欢的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里拿着一張当票口內笑道這是什庅賬篇子代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們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奇貨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釵忙一把接了看時就是岫烟才說的當票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定是那个媽ゝ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的他們找那里得

的湘雲道什庅是當票子眾人都咲道真〻是个獃子連个當票子也不知
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〻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
有这个便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見別咲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的小姐們看
了也都成了獃子眾婆子咲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得別説姑娘們此刻宝玉
他到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过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
雲代玉二人听了方咲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舗也有
这个不成眾人咲道这又獃了天下老鴰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
问是那里拾的湘雲方欲説時宝釵忙説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那年勾
了賬的香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听了此話是真也就不问了一時人
來回那府里大奶〻过來請姨太〻説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这里屋内

無人時宝釵方問湘雲何處和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ゝ的遞与鶯兒ゝゝ便隨手夾在書里只當我後着見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看着竟不認得知道你们都在這里所以拿来大家認ゝ代玉忙问怎么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么又給你去宝釵見问不好隱瞞他兩个遂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代玉便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嘆起来史湘雲便動了氣說等我问着二姐ゝ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们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宝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着呢代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报不平兒你又充什么荊軻聶政真ゝ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问他去明兒也把他接到咱们苑里一処住去豈不好宝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来了三

人听了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百日不得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曰孝慈縣隨事命名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週到細膩之至真細之致不獨寫侯府得理亦且將皇宮赫赫寫得令人不敢坐閱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

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無主少不得又大家計議便報了尤氏產育將
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體因又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看他姊妹丫环
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女雖
去然有日不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
春因家務冗襍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环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
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代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既
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代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代玉感待
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
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
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得丫环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

過来也不過應名点卯亦不肯乱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剩他一个料理再者每日要还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処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是繇劳當下宗寧兩処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処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随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処事務的又有先踩踏下処的也都各々忙乱因此兩処下人無了正経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结黨与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宗府只留得頼大並几个管事照管外務这頼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虽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们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举薦無因種々不善在々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尤氏

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个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里都是有這例的咱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个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咱們家的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个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父母來親自來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當若不叫上他父母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頂名冒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

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又遣人告訴了鳳姐兒看他任意鄙俚詼諧之中必有一个礼字還清足見是大家形景一面說与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个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到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与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与了代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与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眾人

皆知他们不能針黹不惯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个知事的想將来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点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处用过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处歇息用过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处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廟里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環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眾婆子一概撤回併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几十个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

大槩不安分守理者多因此衆婆子無不含怨只是口中不敢与他們分証如今散了學大家称了愿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厮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几人各辨祭祀前往因宝玉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説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聽説只得拄了一支杖靸着鞋步出院外（画出病势）因近日將園中分与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池中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香菱湘雲宝琴与些丫環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宝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咲説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

衆人都笑起來宝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兒湘雲笑道這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宝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里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宝玉便也正要去瞧林代玉便起身拄拐辭了他们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偦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几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

近之淫書滿紙傷春究竟不知傷春原委看他並不提傷春字樣却艷恨穠愁香流滿紙矣

正悲嘆時忽有一个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宝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亂啼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个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里來与杏花一会了正胡思间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边發出將雀兒驚飛宝玉吃一大驚又听那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〻們去仔细你的肉宝玉听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宝玉忙问道你与谁燒紙錢快不要在這里燒你或是為父母兄

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厮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
見了宝玉只不作一声宝玉数问不荅忽見一婆子悪恨〻走來拉
藕官口内説道我已経回了奶〻們了奶〻們氣的了不得藕官
听了終是孩氣怕辱没了没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説你們
别太興頭過餘了如今还比你們在外頭随心乱鬧呢這是
天寸地方兒指宝玉道連我們的爺还守規矩呢你是什麽阿
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狠我快走罢如何妙是含怨之人
又拉上宝玉画出小人得意来宝玉忙道他並没燒紙錢原是林妹〻叫他來
燒那爛字紙的你没着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没了主意見
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懼忽听他反掩飾心内轉憂成喜

也便硬着口说道你狠着真是纸钱了么我烧的是林姑娘写坏了的字纸那婆子听如此亦发狠起来便弯腰向纸灰中拣那不曾化尽的遗纸拣了两点在手内说道你还嘴硬有据有证在这里我只和你厅上讲去说着拉了袖子就拽着要去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开那婆子的手说道你只管拿了那个回去实告诉你我昨夜作了一个梦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纸钱不可叫本房人烧要一个生人替我烧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请了这白钱巴巴儿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替我烧了祝赞原不许一个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看见了我这会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你还要告他去藕官只当去见了他们你就照依我这话说等老太太回来我就说他故意来冲神祇保佑我早死藕官听了亦发得了主意反到拉着婆子要去那婆子听了这

話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宝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〻我这老婆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〻們去就説是爺祭神我看錯了宝玉道你也不許再回去了我便不説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叫我來帶他我怎好不回去的也罷就説我已經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去了宝玉想了一想方点頭應允那婆子只得去了这里宝玉问他到底是為誰燒紙我想來若是為父母兄弟你們皆煩人外頭燒過了这里燒这几張必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感激于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淚説道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宝姑娘的蕊官並没第三个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遇見又有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对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説你只回去背人悄问芳官就知了説畢佯常而去宝玉听

了心下納悶（連觀書者亦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亦發瘦的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已算大愈了（好若只管病亦不好）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着要問芳官那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了他親女兒洗過了後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到給我剩東剩西的他干娘羞愧變成惱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个好纏的憑你甚麼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點子屄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屄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兩个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瞧着

老太、不在家一个、連句安静话也不说了情文因说都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是会两出戲到像殺了賊王擒了反叛来的襲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恶些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則鳴（自来经语未遭如是用也）他少親失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了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少钱巳後不如你収了过来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钱纔照看他没的討人罵去了说着便起身至那屋里取了一瓶花露油並些雞卵香皂頭绳之類叫一婆子来送给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闹了他干娘益發羞愧便说芳官没良心花掰我尅扣你的钱便向他身上拍了几把芳官便哭起来宝玉便走出襲人忙劝作什么我去说他晴雯忙先过来指他干娘说道

你老人家太不省事你不給他洗頭的東西我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臊还有臉打他〻要还在學里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説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我〻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辦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嚇他兩句麝月听了忙过来説道你且别嚷我且问你别説我们这一处你看滿園子里誰在主子屋里教道过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兒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再者大些的姑娘姐〻们打得罵得誰許老子娘又半中间管閑事了都这樣管又要叫他们跟着我们學什麽越老越没了規矩你見前兒墜兒的娘来吵你也来跟他學你们放心因連日这个病那个病老太〻又不得閑心所以我没回等兩日间偺们痛回一回大家把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宝玉纔好了些連我们不敢大声説话你反打的人狼號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几日门你们就

無法無天的眼睛里没了我们再两天你们就该打我们了他不要你这干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杖敲着门槛子说道这些老婆子都是些铁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看反到折挫天長他人如何是好（画出宝玉来）睛雯道什庅如何 是好都撵了出去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难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红的小绵袄底下絲紬撒花袷褲敞着褲腿（四字奇想写得纸上跳出一个女優来）一頭烏油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一个鶯鶯小姐反弄成拷打红娘了这会子又不粧扮了还是这庅鬆鬆的宝玉道他这本来面目極好到别弄紧襯了睛雯过去拉了他替他洗净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个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过这边来了 接着司内厨的婆子来问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听了進来

问襲人〻〻咲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没留心听鐘几下了晴雯道那勞什子又不知
怎麽了又得去收什說着便拿過表来瞧了一瞧說再畧等半鍾茶的工夫就
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咲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几下昨兒是他擺弄了那
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点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
来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只四樣小菜晴雯咲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
樣清淡菜吃過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
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寳玉跟前寳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 画出病人 說好燙襲
人咲道菩薩能几日没見葷饞的這樣起来一面說一面忙端起輕〻用口吹画
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咲道你也學着些伏侍別一味呆憨呆睡口勁輕着
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忙端飯在門外伺候向

日芳官等一到時原從外邊認的就同往梨香院去了这干婆子原係榮府三等人物不过令其与他們拆洗皆不曾入內答應故此不知內幃規矩今亦托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这婆子先領过麝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做干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只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么空兒跑到这裡槅子來了還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々不出去說他々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還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幾個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見他

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没用镜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
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好了仔细傷了氣你嘗一口可好了芳官
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着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咲道
你瞧我嘗说着就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已也便嘗了一口说好了遞与宝玉〻〻
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罢了衆人揀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
沐盆盥漱已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便使个眼色与芳官〻〻本自伶俐
又学了几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说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你就在屋
里作伴兒把这粥給你留着一時餓了再吃说着都去了这里宝玉和他只
二人宝玉便將方才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谎言護庇又如何藕
官叫我问你從頭至尾細〻的告訴他一遍又问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听了滿

尚含笑又嘆一口氣説道这事説来可咲又可嘆宝玉听了忙问如何芳官

咲道你説他祭的是誰祭的是死了的菂官宝玉道这是友誼

也應当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想頭説

他自己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説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並排

場皆是真正温存体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虽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两个

人竟是你恩我愛菂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来補

了蕋官我们見他一般的温柔体貼也曾问他得新棄旧的他説这又有个大道

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絃者也必要續絃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

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防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

不安了你説可是又瘋又獃説来可是好咲宝玉听説了这篇獃話独合了他的

獃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称奇道絶說天既生这様人又何用我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嘱道既如此說我也有一句話嘱咐他我若親对面与他講未免不便須得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宝玉道已後断不可燒纸钱这纸钱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已後逢时按節只備一个炉到日随便焚香一心誠虔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除不知只一誠信二字為主即值蒼皇流離之日虽連香亦無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為祭不獨死者為祭便是神鬼皆是來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設一炉不論日期时常焚香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随便有新茶便供一鍾茶有新水就供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于

葷羹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虔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听了便答應着一时吃过飯便有人回老太々太々回来了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吒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宝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拄杖前邊來都見过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离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等皆打叠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个丫嬛十个老婆子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什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發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婦並幾个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繞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挿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蓉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

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几輛大車與婆子丫環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门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了他父母起身赶上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来荣府内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厛院都閉了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门日落時便命閉了儀门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门亦皆閉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门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门這兩门因在内院不必關鎖里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關了自領丫環婆子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孝之妻進来帶領十来个婆子上夜穿堂内又添了許多小厮們坐更打梆子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褰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户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来五更時落了几點微雨于是

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竟無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才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苑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才吐淺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个花籃採了各色花放在里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了許多的嫩條命蕊官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个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的

蕊官笑道姐〻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个偺們送林姑娘回來偺們再多採些
編几个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代玉也正晨粧見了籃子便笑說這个新
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笑道怪道人讚你
的手巧這頑意兒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命紫鵑掛在那里鶯兒又問候了薛
姨媽方和代玉要硝代玉忙命紫鵑包了一包遞與鶯兒代玉又說道我好了今
日要出去逛〻你回去說與姐〻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來瞧我梳了頭同
媽都往你那里去連飯也端了那里去吃大家熱〻鬧〻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
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與藕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
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們去等着豈不好紫鵑聽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到是
他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代玉的匙筯用一塊洋巾包了

交与藕官道你先帶了这个去也算一盞差了藕官接了咲嘻嘻同
他二人出来一徑順着柳堤走来鶯兒便又採些柳條越性坐在山石上
編起来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来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里捨得去
鶯兒只催催説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説我同你去了再當来
二人方去了这里鶯兒正編只見何婆的小女春燕走来咲問姐姐織什麽呢正説着蕊
藕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麽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
你没告我到被宝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这二
三年積了些什麽讐恨如今还不解開藕官冷咲道有什麽讐恨他們不
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这两年别的東西不算只算我們的米菜不知賺多
少家去閤家子吃不了还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錢在外邉我們使他們一

使兒就怨天怨地的你說說可有良心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宝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虽是顆珠子却沒有光彩宝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麼變出三樣來这話虽是混話到也有些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姊妹兩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兒兩个在家抱怨沒个差使沒个進益幸虧有了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个人的費用不筭外每月还有四五百錢的餘剩这也还說不夠後來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这几年着實寬裕了如今挪進來也筭散開手了还只只無厭你說好笑不

好笑我嬸媽劉和藕官吵了接着我媽為洗頭就和芳官吵芳官連要洗頭也
不給他洗昨日得月錢推不去了買了東西先叫我洗我想了一想我自有錢
就沒錢要洗時不管襲人晴雯麝月那一个跟前和他們說一声也都容易何必
借這个光兒好沒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叫我妹、小鳩兒洗了纔、叫芳官果然、
就吵起来接着又要給寶玉吹湯你說可笑死了人我見他一進来我就告
訴那些規矩他只、不信只要强做知道足的討个沒趣兒幸虧園里的人多沒
人分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我們一家人吵什麽意思呢你这
會子又跑了來、這个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方比得
了永遠基業、還利害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
不睬、看生恐有人遭遢我又怕悮了我的差事 如今我們進来了老姑嫂兩

个照看的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動你還掐這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就来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乱折乱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筭单若花草頑意兒誰管什么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丫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另外還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槩不用送等要什么再和你們要究竟總沒要过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来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 又見藕官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内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又不好說什么便說春燕道我叫你来照看照看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来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做隱身符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又使我又怕这會子反說我難到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

投鼠忌器寶玉情贓　判冤決獄平兒情權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第六十一回　至七十回　內缺六十四 六十七回

脂硯齋凡四閱評過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贓（瞞） 判冤决獄平兒情權（行）

那柳家的啐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个叔〻有什么疑的别討我把你頭上的榪子蓋似的几根屄毛撏下来还不開门讓我進去呢这小廝且不開门且拉着哭说好嬸子你这一進去好多偷些杏子出来賞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时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门也不答應你随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東西都分给了衆奶〻了一个〻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黧鷄似的还动他的果子昨兒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

儿往脸上一过我一指手儿偏你那好男毋就看见了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
我摘李子呢就厌声浪嗓喊起来说又是还说供佛呢又是老太〻太〻不在家
还没进鲜呢等进了上头嫂子们都有分的到像谁害了馋痨等李子出汗呢
叫我也没好话说抢白了他一顿可是你男毋婶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
和他们要的到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
有小厮笑道嗳哟〻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已后就用不着我了
就便是姐〻有了好地方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
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搗鬼吊白的你姐〻有什么好地方了
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
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正說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們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来可就悞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們說話忙推门進去笑說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单等他来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去了衆人都說總往茶房里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听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菓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走来總是寫春景將殘說司棋姐々說了要碗鷄蛋頓的嫩々的柳家道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这雞蛋短的狠十个錢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兒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綂湊了二十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麽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說

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面果有十来個雞蛋說道这不是你就这庅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们的分例你為什庅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里的活計便上来說道你少满嘴里混唚你娘終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預備接急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連雞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将就些兒也罢了吃膩了膈天天又鬧起故事来了雞蛋豆腐又是什庅麪觔醬蘿卜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们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来樣我到別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们二層主子了罷蓮花兒听了便

紅了臉喊道說誰天〻要你什広来你說工这兩車子話叫你来不是為便宜却為什広前見小燕来說晴雯姐〻要吃蘆蒿你怎広忙的还问肉炒雞炒小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个麪觔的少擱油纔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厨房以来凡各房裡偶然间不論姑娘姐兒们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来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声好听說我单管姑娘的厨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筭起賬来惹人惡心連姑娘带姐兒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官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来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们筭〻夠作什広的連本項兩頓飯还撑持不住还擱的住这个點这樣那个點那樣買来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这樣不如回了太

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預備老太々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々轉着吃々到一个月現筭倒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塩炒枸杞芽兒来現打發个姐兒拿着五百錢来給我々到咲起来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去這三二十个錢的事还預備的起趕着我送回錢去他們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在里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塩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没的賠你拿着這个錢全當还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們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趙姨奶々聽了又氣不忿又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了頭子来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咲起来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

又打發人来催蓮花兒說他死在这里怎麽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来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来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来的势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餵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扒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乱翻乱擲的衆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别悞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个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难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麽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过来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将氣勸的漸平小丫頭們也没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蛋

全人送去司棋全傢伙在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
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罢便心下要分
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来找芳官
且喜無人盤问一逕到了怡紅院门前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貼立遠
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跟
前方看真切因问作什麽五兒咲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說話小燕悄笑道
姐〻太性急了横竪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麽方才使了他往前頭
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麽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
関園门了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了小燕又說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
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辭回来正走蓼溆一帶忽見

迎頭林之孝家的帶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之孝
向道我听見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兒陪笑道因這两日好些跟我媽進
来散〻悶才因我媽使我到怡红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
才我見你媽出去我才関门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这
里呢竟出去讓我関门是何主意可知是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
我媽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時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
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辞钝色虚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边
正房内失落了東西几个丫頭对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蓮花兒
並几个媳婦子走来見了这事便說道林奶〻到要審〻他這两日他往這里
頭跑的不像鬼〻唧〻的不知幹些什么事小蝉又道正是昨兒玉釧姐〻說

太〻耳房里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〻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兒

姐〻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礶子若不是尋露还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

這話我沒聽見今兒我到看見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些事沒主兒

每日凤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

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

寶二爺屋里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了贓証

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

恐还有偷的别物又細〻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

來回李紈与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〻〻

已歸房人回進去了嬛們都在院內納凉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

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々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
到鳳姐兒那边先找着了平兒々々進去回了鳳姐々々方纔歇下听見此事
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门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
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听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的
哭啼々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五兒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
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々太々回来看了纔敢打動这
不該偷了去五兒見问忙又將他舅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听了咲道这樣
說你竟是个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此時天晚奶々纔進了藥歇下不便
為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兒我回了
奶々再做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与上夜的媳婦們看

守自便去了这里五兒被人軟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
他说不該做这沒行止的事的也有報怨说正緊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賊
来給我们看偏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一干
与柳家不睦的人見了这般十分趣愿都来奚落嘲戲他这五兒心内又氣又
委屈竟無処可訴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
衾枕嗚〻咽〻直哭了一夜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撵出他们
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〻的来買轉平兒一面送些東西
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断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兒一〻的都應
着打發他们去了却悄〻的来訪襲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給他露了襲人
便说露却是給芳官〻〻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问芳官〻〻听了唬天

跳地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〻〻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听見了是他旧〻門上得的他旧〻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偺們陥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〻你只叫他說是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〻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边所丢的露也是無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〻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〻那边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环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乱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个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〻問着他〻若應了玉釧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难道我們好意攬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个人窩里

發炮先炒[吵]的合府皆知我们如何粧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珠]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庅說他宝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来就說是我唬他们頑的悄々的偷了太々的来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隲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々听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贓来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別管這一个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听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们這里應了起来的為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个業障叫了来問準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益[意]不說為這个倒像我沒了本事問不出来煩出這里来完事他们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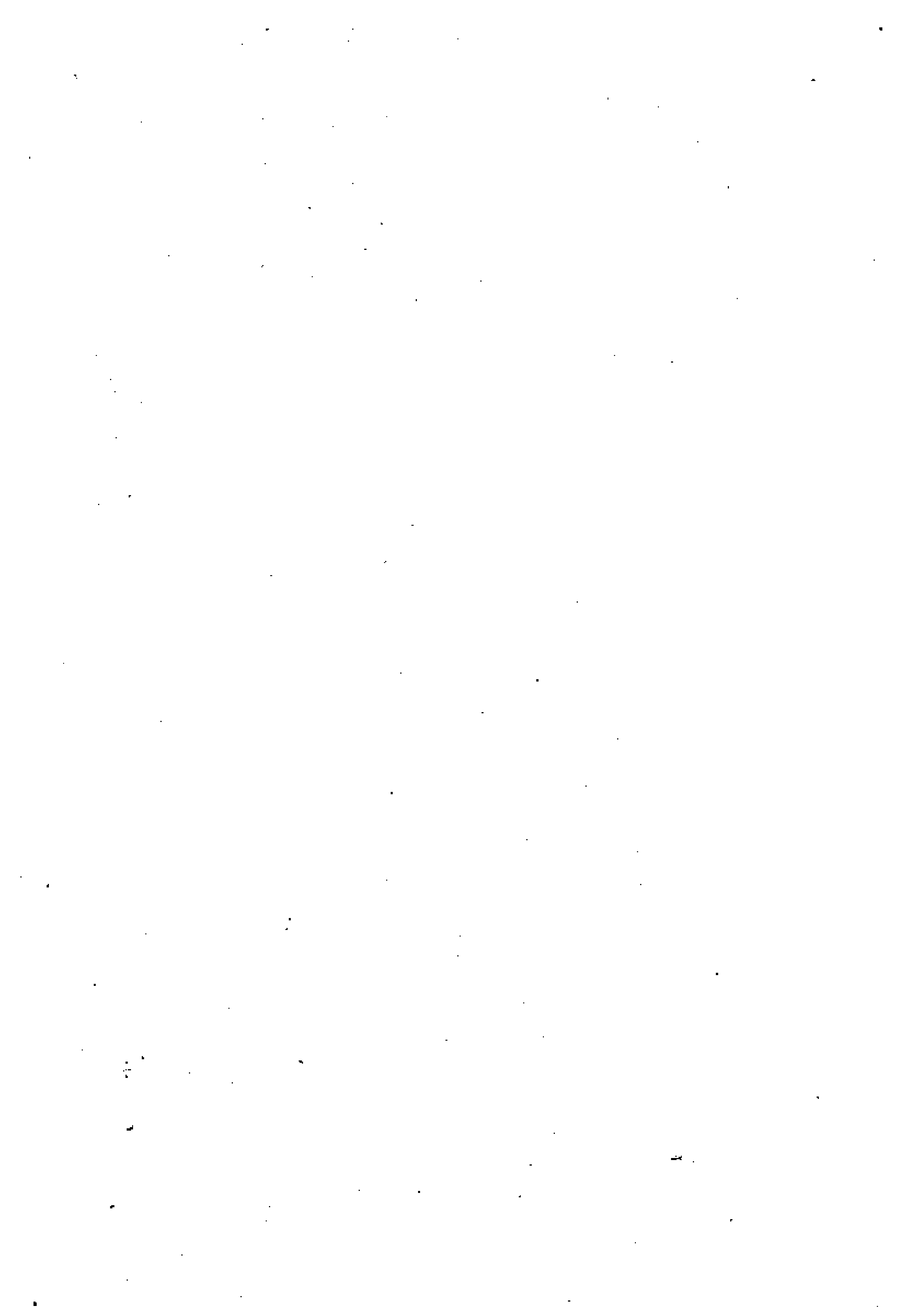
嘗了襲人等咲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人叫了他两个来説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道現在二奶〻屋里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里明知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這里宝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説出来但只是這做賊的意思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姊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着一个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两个还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体面這便求宝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〻别冤屈了好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説道姐〻放心也别冤屈了好人也别帶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〻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是情真連太〻在家我們还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説嚷過兩天就罷

了如今既究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々竟帶了我回奶々去我一槩應了完
事衆人听了這話一个々都吃意徃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々果
然是个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々的偷的唬你們頑如今鬧
出事來我原該承認只求姐々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
為什麽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
叨登出趙姨奶々來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
事且除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這事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々
就是了要拿什麽好歹等到太々到家那怕連這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
了彩雲听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于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个並
芳官徃前边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々的教他說係芳

官所贈五兒感謝不尽平兒代他們来至自己這边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几个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句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兒一早押了他来怨園里没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将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併回明奶奶他倒干净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的道他是園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麽事所以姑娘不大相識高高孤孤的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麽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嬸娘司棋的父母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偺們這边的平兒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来和這兩个業障要什麽的偏這兩个業障

遞他傾說太〻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聽他兩个不隄防的時節自已進去拿了些什庅出来這兩个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听見帯累了別人方細〻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是宝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独園內人有連媽〻子们討了出去給親戚们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之流的人他们私情各相来往也是常事前兒那兩簍还擺在議事所上好〻的原封沒動怎庅就混賴起人来等我回了奶〻再說〻畢抽身進了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兒一遍凤姐兒道虽如此說但宝玉為人不管青红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〻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个炭簍子帯上什庅事他不應承偺们若信了將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細〻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〻屋里的〻頭都拿来虽不

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别給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鉄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蒼蝿不抱没縫的鷄蛋虽然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虽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掛悮的到也不筭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麽大不了的事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說纔在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終久咱們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己又三災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兒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乘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到罷了一夕话說的凤姐兒倒咲了說道凴你這小蹄子發放去罷我才精爽些了没的淘氣平兒咲道这不是正经說畢轉身出来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柘榴裙

話說平兒出来分付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得不了一点子小事便揚鈴打鼓的乱折騰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当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是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寧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攢趲了来只興頭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接收傢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来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

的炭也只有額數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礼悄々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担粳米在外边就遣了子姪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礼又預備几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人說我来了全仗列位扶持自今已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々正乱着忽有人来說與他看过这早飯就出去罢柳嫂児原無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轟去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已到要折変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倒仰無計挽回只得罢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児吵出生恐查詰出来每日捏一把汗打听信児忽見彩雲来告訴說都是宝玉應了从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誰知賈環听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雲的臉摔了去說这两

而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担当給了
我原該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如今我再要这个也沒趣彩
雲見如此急的發身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环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
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
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蛆心業障氣的彩雲哭个泪乾腸斷趙姨娘百
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收起來过兩日他自然
回轉过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來乘人不見時來至園中
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間在被內暗哭当下又值宝
玉生日已到原來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
閙熱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礼換的寄名符兒还有几処僧尼庙的和尚姑子

送了供尖兒并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週年換的鎖兒家中常
走的男女先兒來上壽王子騰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桃一百
束上用長穼掛麵薛姨娘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兒
是一个宫製四面和合荷包裡面裝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國所製玩器各廟
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
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
洗已畢冠帶出來至前所院中已有李貴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燭
宝玉炷了香行畢礼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祀祖先堂兩處行畢礼出至
月台上又朝上遥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
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又遇見薛蝌讓一回方進

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所長的房中到過後出二门至李趙張王四个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眾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環賈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說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咭咭呱呱一群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樓入画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繡鸞八九个人都抱着紅毡笑着走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门了快拿面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

說我方才到鳳姐〻门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〻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〻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听見又說讓我〻那里禁当的起所以特赶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經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间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襲人連忙搀起來又下了一福宝玉又还了一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寿宝玉听了喜的忙作下揖去說原來今兒也是姐〻的芳誕平兒还福不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问原來邢妹〻也是今兒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〻赶着補了一分礼与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

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々探春咲道到有些々意思一年十二个月々々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々占了去愿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过了灯節就是老太々和宝姐々他们娘兒两个遇的巧三月初一日是太々初九是璉二哥々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么沒人就只不是偺家的人探春咲道我这个记性是怎么了宝玉咲指襲人道他和林妹々是一日所以他记的探春咲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们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今々知道的平兒咲道我们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礼的職分可吵閙什么可不悄々的过去今兒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们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咲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倒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裡纔过得去

宝玉湘雲等一齊都説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〻就説我們大家説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过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説二奶〻説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过生日給他些什庅吃只别忘了二奶〻就不来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説道可巧今兒裡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麺寿菜都是外頭収拾偺們就湊了錢就叫柳家的来攬了去只在偺們裡頭収拾倒好衆人都説是極探春一面遣人去向李紈宝釵代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収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説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单為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来開了賬和我那里領錢柳家的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不知道

说着便向平儿磕下頭去慌的平儿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送里探春
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麪等到李纨宝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
与代玉因天氣和煖代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所的人誰知
薛姨媽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礼与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麪兩家皆治
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宝玉又陪薛姨媽吃了兩杯酒宝釵帶了宝
琴过來与薛姨媽行礼把盞畢宝釵因囑薛姨媽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
虛套竟可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罢我們和宝兄弟進去还要待人去呢也不
能陪你了薛姨媽忙說姐ゝ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宝玉忙又告
过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门宝釵便命婆子將门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
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ゝ妹ゝ都在裡頭

倘或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宝釵咲道小心没过逢的你瞧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们这边的人可知是这门関的有功効了若是開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趍近路從这里走攔谁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纔有了事就賴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東西宝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連这两件还不知道呢除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已後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緫告訴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儿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出来大家樂得丟開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稿子自有頭绪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已後留神小心就是

了這話也不可對第二个人講說肴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來个人都在那里看魚作耍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里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宝釵等隨携了他們同到了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所内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礼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來拜壽送礼的不少平兒忙肴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〻的回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几樣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賞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鳳姐兒吃过麪方換了衣裳往園里來剛進了園就有几个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个人座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到覺拘的慌不如我到所上隨便淌

躺

淌去到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
不從宝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 在廁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过去倒
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
因大家送了他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了小丫頭們鋪了一个錦褥並靠背引
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媽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扯四的回来送了東西来姨
媽吃了就賞你們吃 只別離了这里出去小丫頭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
来終久讓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来
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釵代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
菱玉釧兒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
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还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說這

一閙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个女先兒要弹词上寿衆人都说我们没人要听那些野話你所上去説給姨太〻〻解悶兒去罢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与薛姨媽去宝玉便说雅座無趣須要行令才好衆人有的说行这个令好那个又说行那个令好代玉道依我说拿了筆硯将各色全都寫了拈成鬮兒偺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即命拿了一付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诗又天〻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淂連忙起坐说我寫大家想了一回共淂了十来个念着香菱一〻的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个瓶中間探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内攪了一攪用著拈了一个出来打開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这里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

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又毀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
他们行去俗们行这个说着又叫襲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战史湘雲笑着说這
个简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頭丧氣悶人我只划拳
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〻快罚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说便灌湘雲一杯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来從琴
妹妹起挨下擲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个三岫烟宝玉等皆擲的
不对直到香菱方擲了个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若说到外頭去可太没
頭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
字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時想不到满室满席都不見有与老字相連的成语湘
雲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見门斗上貼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

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眾人擊鼓又催便情〻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代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里私相傳遞呢哄的眾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对了点字探春便射了一个人字宝釵笑道这个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个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个窓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覆着他是用雞窓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个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栖于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门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划起拳来那边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乱叫划起来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对划拳叮〻噹〻只听得腕上的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三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

瓢

要一句時憲書上的話共總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事的果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也比人嘮叨到也有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兒代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喝了酒听代玉說道落霞与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隻折足雁叫的人九廻腸这是鴻雁來賓說的大家笑了說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代玉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関隔院砧　　何來萬户擣衣声

令完夗央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个壽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乱劃了一陣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紈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紈便射了一个瓢字岫烟便覆了一个绿字二人会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

酒面酒底宝琴咲道請君入甕大家咲起来説这个典用的当湘雲便説道

奔騰烹湃　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鉄鎖纜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説的衆人都咲了説好个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説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一塊鴨肉呷口忽見碗内有半个鴨頭遂揀了出来吃腦子衆人催他别只顧吃到底快説了湘雲便用筯子举着説道

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咲起来引的晴雯螺翠鶯兒等一干人都走过来説雲姑娘會鬧心兒拿着我們取咲兒快罰一杯纔罢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代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挂誤着打竊盗的官司衆人不理論宝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

釵忙暗々的瞅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趣宝玉的就忘了趣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行令划拳岔開了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对了点子宝釵覆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自己所佩通灵玉而有便笑道姐々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来姐々別恼就是姐々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宝玉道他說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旧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个人都該罰香菱忙道不止時事这也有出処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処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麼你到忘了後来又讀李義山七言绝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还笑說他兩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这可問住了快罰一

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对点的对点划拳的划拳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厅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一散倏然不見了湘雲只當頑他外頭自便就来誰知越等越沒了影響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老婆子来生恐有正事呼喚二者恐丫嬛們年輕乘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体統故来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来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来查我們来了我沒有多吃酒不过是大家頑笑將酒作个引子媽媽們別躭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叫姑娘吃酒姑娘們还不肯吃何况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罢了我們怕

有事来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们頑一回子还該点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们說的是我们也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点心来兩傍丫鬟们答應了忙去傳点心探春又笑讓你们歇着去罢或是姨媽那里說話兒去我们即刻打發人送酒你们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来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们依我說竟收了罢別惹他们再来到没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竪偺们不認真喝酒就罢了正說着只見一个小丫頭笑嘻：的走来說姑娘们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凉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板石凳上睡着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来看時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个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

身满頭臉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穰穰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忙上来推唤挽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唧唧嘟嘟说泉香而酒冽玉盌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众人笑推他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这潮凳上还睡出病来呢湘云慢起秋波见了众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来纳凉避静的不觉的因多罚了两杯酒娇嬝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起身扎挣着同人来至红香圃中用过水又吃了两盏酽茶探春忙命将醒酒石拿来给他啣在口内一时又命他喝了一些酸汤方纔觉得好了些当下又选了几样菓菜与凤姐送去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宝钗等吃过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观花的也有

扶欄观魚的各自取便説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釵岫烟观局林代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説些什庅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个媳婦進来那媳婦愁眉苦臉也不敢進厅只到了堦下便朝上跪下了碰頭有声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来算去總得了兩个眼便折了官着兩眼只瞧着棋枰一隻手却伸在盒内只管抓弄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庅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説這是四姑娘屋裡的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内伺候的人嘴很不好纔是我听見了問着他他説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撵出去纔是探春道怎庅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都往厅上姨太太處去了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来探春道怎庅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罢我回去説一声就是了

既這広肴就攆出他去等太〻来了再回定奪說畢仍又下棋這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去不提代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〻知意代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个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兒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肴時他幹了好几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鳳姐〻作伐子禁別人最是心裡有筭計的人豈止乖而已代玉道要這樣纔好咱們家裡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你們一筭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笑道憑他怎広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咱們两个人的代玉听了轉身就往厅上尋宝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来手内捧肴一个小連环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肴两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裡了我見

你兩个半日沒吃茶罷〻的倒了兩鍾来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
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宝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
說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
勾了說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代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
代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難為你想的到說
畢飲乾時杯放下襲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問這半日沒見芳官他在那里
呢襲人四顧一瞧說才在這里几个人鬧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宝玉聽說便忙
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偺們外頭頑
去一會兒好吃飯的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教我悶了半日可不来睡覺罷
了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偺們晚上家里再吃回来我叫襲人姐〻帶了你棹

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个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教人管着我我要儘力吃夠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聞見來今兒我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个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个盒子來小燕接着揭開裡面是一碗蝦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穰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熒熒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並碗箸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有勝

些似的遂吃了一个捲酥又命小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
小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小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夠再
要些来小燕道不用要這就夠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两盤子点心給我们吃
了我再吃了這个佟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傍一頓吃了又留下两个捲
酥說這个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两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
愛吃酒等着偺们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量也好也要喝只
是每日不好意思今兒大家開齋还有一件事想着嘱咐你我竟忘了此刻
纔想起来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的去处你提他襲人照顧
不过這些人来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這五兒怎麽樣宝玉道你和
柳家的說去明兒直叫他進来罷等我告訴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

这到是正緊小燕又叫兩个小丫頭進来伏侍洗手到茶自己收了家伙交与
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来仍往紅香圃尋衆姊妹
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门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宝玉问你们
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着將方纔吃的飯一節告訴
了他兩个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
也該上去陪他们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个
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个人怎麼就约下了也不告訴我们一声兒
襲人笑道不過是偶然打誤撞的遇見了說约下可是没有的事晴雯道既这麼
自要我们無用明兒我们都走了讓芳官一个人就勾使了襲人笑道我们都
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懶又笨性子又不好

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角再燒了个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別
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个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
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
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呢別不
佯憨和我笑也當不了什麼大家說着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大家依序坐
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
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
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閑草這一个說我有觀音柳那一个
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个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个又說我有美人蕉這个又說
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說我有月月紅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說我有琵琶記

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
從沒听見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數花為蕙凡蕙有兩枝
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
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
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
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不
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嘴里汗懺的胡說了荳官見他要勾來怎容他起來便忙
連身將他壓倒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你們來幫着我擰他這謅嘴兩个人滾
在草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淂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
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

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眾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鬨笑一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〻点〻流下绿水来正恨罵不絶可巧宝玉見他們闹草也尋了些花草来凑戲忽見眾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頭弄裙因问怎么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闹起来把我的新裙子也贜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内說手内却真个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内香菱道什么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〻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嗳呀了一声說怎么就拖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紅綾最不経染香菱道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来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才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这一百件也不值什么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来的你和宝

姐〻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臟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这庅樣我还听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話却磞心坎兒上反到喜歡起來了因笑道就是这話了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这一樣的趕着換了也就好了过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臟我有个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这个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这个來如何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他們倘或听見了倒不好宝玉道这怕什庅等他們孝滿了他愛什庅难道不許你送他别的不成你若这樣还不是你素日為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〻也可只不过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点頭笑道就是这

樣罢了别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萬叫他親自送来纔好宝玉听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来一壁裡低頭心下暗筭可惜這麽一个人没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賣与了這个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乱想又下此四字来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為人每人不怜愛的襲人又本是个手中撒漫的況与香菱素相交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来摺好随了宝玉来尋着香菱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襲人笑道我説你太淘氣了足的淘出个故事来纔罢香菱紅了臉笑説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黑心説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同自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叉手向内觧下来将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贜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了再給你送来你

若拿回去看見了也是要问的香菱道好姐〻你拿去不拘给那ケ妹〻罢我有了这ケ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到大方的好香菱忙又萬福道谢襲人拿了贓裙便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将方纔〻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樹枝兒摳了一ケ坑先抓些〻落花来鋪墊了将这菱蕙安放好又将些〻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庅怪知道人〻说你慣會鬼〻祟〻使人肉麻的事你瞧〻〻你这手弄的泥烏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数步香菱復轉身回来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话扎着两隻泥手笑嘻〻的轉来问什庅香菱只顧笑因那边他的小丫頭臻兒走来说二姑娘等你说话呢香菱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〻说纔好说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里

抹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洗手去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巻之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与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么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四个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个人單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里的錢不該叫他們出錢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宝玉听

了咲说你说的是襲人咲道你一天不挨他兩句硬話蠢你〻再过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孝坏了常會駕橋撥火兒说着大家都咲了宝玉说関院门罢襲人咲道怪不得人说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関了门人到疑惑越性再等一等宝玉点〻頭回说我出去走〻四兒舀水去小燕一个跟我来罢说着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问五兒之事小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到喜歡的狠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家去又氣病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不免後悔長嘆因又问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没告訴不知芳官可说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没告訴过他也罢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说畢復走進来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進来大家隔窓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前頭一个提着大灯籠晴雯悄咲道他们查上

夜的人来了这一出去偺们好関门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迊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分付别要耍钱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听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説那里有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问宝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宝玉〻〻靸了鞋便迊出来笑道我还沒睡呢媽〻進来歇〻又叫襲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進来笑説还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该早些〻睡明見起的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笑话説不是个讀書上学的公子了到像那起挑脚漢了説畢又笑宝玉忙笑道媽〻説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〻每日進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经睡了今見因吃了麵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説该濃些个蒲見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説濮了一盃子女見茶已经吃過两碗了大娘也

嚐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睛雯便倒了一碗來林之孝家的又咲道这些時我听見二爺嘴里都換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来雖然在这屋裡到底是老太太的人还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叫起来怕已後兄弟姪児照樣便惹人咲話說这家子的人眼里沒有長輩宝玉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原不過是一时半刻的襲人睛雯都笑說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口不過頑的時候叫一声半声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咲道这纔好呢这纔是讀書知礼的越自已謙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里撥過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児狗児輕易也傷他不的这纔是受过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罢我們走了宝玉还說再歇歇那林之

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処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関了门進来笑說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来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爲桌僭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兒那边去撒菓子用兩个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撒運了来兩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宝玉說天熱僭們都脫了大衣裳才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还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还偏我就不好了衆人听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座且忙着卸粧寬衣九吃酒從未見如此者此獨怡紅風俗故王夫人云他行事總是与世人兩樣的知子莫過母也一時將正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

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着大紅棉紗小襖子下面綠綾彈墨袷褲子散着褲脚倚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袷紗新枕頭和芳官兩个先劃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余亦此時太熱了恨不得一冷既冷時思此熱果然一夢矣）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酡絨三色緞子鬪的水田小夾襖束着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眉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鵝卵粗細的總辮拖在腦後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單帶着一个白菓大小的硬紅廂金大墜子越顯的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衆人笑說他兩个到像一双生的弟兄兩个襲人等一一的斟了酒來說且等等再劃拳雖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我們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餘依次下去一一吃过大家方團坐史小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

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窯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
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國或乾或鮮或水或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
菜寶玉因說偺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的纔好別大呼小叫惹人聽見
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偺們搶紅罷寶玉道
沒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
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小燕笑道依我說偺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林姑娘請
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喝戶的倘或遇見巡夜的
問呢寶玉道怕什麼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眾人都道
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小燕
四兒都得不了一聲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

个去請只怕宝林兩个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
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籠二人又去果然宝釵說夜深了代玉說身上不好他
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点体面略坐坐再來探春听了却也欢喜因
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請了李
紈和宝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
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宝玉忙說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又拿个靠
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代玉却离桌子遠遠的靠着靠
背因笑向宝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聚飲賭今兒我們自己也
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紈笑道这有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節間如此並
無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籤筒來裡面裝着象

牙花名籤子搖了一搖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搖了一搖揭開一
看裡面是五点数至宝釵〻〻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麼来说着将筒
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见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
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謔道一則以侑
酒众人看了都笑说巧的狠你也原配牡丹花说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宝釵吃
过便笑说芳官唱一支我们听罢芳官道既这樣大家吃门杯好听的于是大
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众人都道快打回去这會子狠不用
你来上壽揀你極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细〻的唱了一支

〔賞花時〕翠鳳毛翎帚叉　閑為仙人掃落花　您看那一風起玉塵沙　猛可的那一層雲霞　抵多少门外即天涯　您再休要劍斬黄龍一線兒差　再休向東老貧窮賣酒家　您与俺眼向雲霞（洞賓呵）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兒回話（若遲呵）錯教人唱恨碧桃花

幾罢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籤口内顛来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〻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与宝釵〻〻又擲了一个十六点數到探春唉道我还不知得个什庅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红了臉咲道这東西不好不該行这令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了起来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瑶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边红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籤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麽呢这籤原是閨閣中取笑戲的除了这兩三根有这話的並無雜話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来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别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强擲了个廿九点出来便該李氏掣李氏摇了一摇掣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这労什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画着一枝老梅是寫着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纨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与興說着便吃酒將骰过与代玉代玉一擲是个十八点便該湘雲掣湘雲笑着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時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代玉笑道夜深两个字改石涼两个字衆人便知他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都笑倒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与代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嘴[两家]衆人都笑了回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真好籤恰好代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給二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瞧人不見遞与芳官芳官端起来便

一揚脖（唱了）代玉只會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綽（拈）起骰子來一擲个九点数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上一枝荼蘼花題着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着一句旧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宝玉愁（總）着忙將籤藏了說偺們且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了）个十九点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句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个六点該代玉掣代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

有一枝芙蓉題有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杯衆人笑說这个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代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个二十点該有襲人〻便伸手內取了一支出來却是一枝桃花題有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旧詩寫有道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辰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笑來香菱晴雯宝釵二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回相探春笑道命中該有指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唱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这是个

什庅話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責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説的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時原来是薛姨媽打發人来了接代玉的衆人回问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代玉便起身説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説也都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留着衆人李紈宝釵等都説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説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襲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来関了门大家復又行起令来襲人等又用大鐘斟了几鐘用盤攢了各樣菓菜与地下的老媽媽们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媽们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

衆人听了納罕方收什盥漱睡覺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眉稍眼角越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好姐姐我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許儘力灌起來小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咱們且胡乱歇一歇罷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的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覚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説可遲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連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麽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麽吃

的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黑墨说着了
頭進来伺候梳洗宝玉咲道昨兒有擾今兒晚上我还席襲人咲道罢々々今
兒可别閙了再閙就有人说话了宝玉道怕什麽不过隨々兩次罢了偺们也算
是会吃酒了那一罈子酒怎麽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咲道原要
这樣纔有趣必要尽興尽了反無後味了昨兒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
記得他还唱了一个曲兒笑道姐々忘了連姐々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沒唱
過衆人听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咲个不住忽見平兒咲嘻々的走来说
親自来請昨日在席的人今兒我还東短一个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
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问你们夜裡做什麽来襲人便说告訴不得
你昨兒夜里熱閙非常連往日老太々太々带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这一頑

一罈酒我们都鼓搗光了一个个吃的把臊都去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竪四的打了一个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还說着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兒他还席必來請你的等着罢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听了赶着笑打說道偏你这耳朵尖听得真平兒笑道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人來請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门來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们这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么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么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了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見遞与宝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籤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遥叩芳辰宝玉看畢直跳

了起來[帖文亦蹈俗套之外]忙問這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送]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飛進來笑說昨兒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个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那裡誰知一頓酒[喝的]就忘了眾人聽了道我當誰的這樣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時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肖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麽字樣纔相敵只管投[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代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代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吒異說道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万人不入他目原[們眼的]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

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的是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这裡来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旧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当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谈超然如野鶴閒雲原來有本而來正因他的一件事我為难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巧合求姐姐指教說着便將拜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誕詭僻了從来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宝玉听说忙笑道姐

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这話且只顧用眼上下細細打諒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

縱有千年鐵門檻　終須一個土饅頭

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中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

如今只下檻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頂噯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来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庵来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内人宝玉熏沐謹拜几字親自拿了到櫳翠庵只隔门縫兒投進去便回来了因又見芳官梳了頭挽起鬢来帶了些花翠忙命他改粧又命將週圍的短髮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来當中分大頂又說冬天作大貂鼠臥兔兒帶脚上穿虎頭盤雲五彩小戰靴或散着褲腿只用淨襪厚底鑲鞋又說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纔别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又說既如此你出门也帶我出去有人问只說我和茗烟一樣的小厮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来芳官笑道我說你是無才的 田芳官一

罵有趣偺家現有几家土番你就說我是个小土番兒況且人人說我打聯垂
好看你想这話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狠好我亦常見官員
人等多有跟従外国獻俘之種圖其不畏風霜鞍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
番名叫作耶律雄奴〻〻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这兩種人
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晋唐諸朝深受其害幸渴偺们有福生在当今
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〻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所以凡
歷朝中跳梁猖獗之小醜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頭緣
遠来降我们正該作踐他们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樣着你該去搡習
弓馬学些武藝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豈不進忠効力了何必借我们你
鼓唇摇舌的自已開心作戲却說是称功頌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

白如今四海賓服八方寧靜千載百載不用武備偺們雖一戲一笑也該
稱頌方不負坐享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為妥貼甚宜
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究竟賈府二宅皆有先人當年所獲之囚
賜為奴隷只不過令其飼養馬匹皆不堪大用湘雲素習憨戲異常
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鑾帶穿摺袖近見宝玉將芳官扮成
男子他已將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剃剔短髮好便
于面上粉墨油彩手腳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層手李纨探春見了也
愛便將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頭上兩个
了髻短袄紅鞋只差了塗臉便儼是戲上的一个琴
童湘雲將葵官改了換作大英因他姓韋便叫他作韋大

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餘能本色之語何必塗硃
抹粉本終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紀皆極小又極鬼靈故曰荳官園
中人也有喚他作阿荳的也有喚他作炒豆子的寶琴反說琴童
書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別致便換作荳童因飯後平兒還席
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几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
帶代了佩鳳偕鴛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
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蕋一千女子所謂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嘗尤氏在那里只憑
丫嬛們去伏侍且同眾人二妾遊玩一時到了怡紅院忽听寶玉叫耶律雄奴
把佩鳳偕鴛香菱三个人笑在一處問是什麽話大家也學着叫這名字又叫

錯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驢子來引的合園中人凡听見者無不笑倒宝玉又見人〻取笑恐作践了他忙又說海西福朗思牙聞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國番語以金星玻璃名為温都里納如今將你比作他就改名喚叫温都里納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說就是這樣罷因此又喚了這名衆人嫌拗口仍番漢名就喚玻璃

閑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為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个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里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个去打鞦韆頑耍（大家千金不令作此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宝玉便說

你兩个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乱子到是叫野驢子來送ゝ
使得寶玉忙咲說好姐ゝ們別頑了沒的叫人跟着你們學着罵他偕兒又說
笑軟了怎麼打呢吊下來栽出你的黃子來 佩鳳便趕着他打 正頑笑
不絕忽見東府中几个人慌ゝ張ゝ跑來說老爺賓天了衆人听了唬了一
大跳忙都說好ゝ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下人說老爺天ゝ修煉定是
功行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
時竟沒个着已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玄真
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ゝ坐車帶了賴昇
一干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症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脉
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礼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

虛為过于勞神費力反巳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肚中堅硬似鉄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玄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殁衆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劝說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了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着等賈珍来發放且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这里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鉄檻寺来停放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来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巳係早年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来等賈珍榮府中鳳姐兒出不来李紈又照顧姊妹宝玉不識事体只得將外頭

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賈⿰王扁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
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他这繼母只得將兩个
未出嫁的小女帶來一並起居纔放心原為放心而來終是放心而去妙甚且說賈珍聞了此信即
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人礼部見当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専具本請旨原
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礼
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
之外玄真観今因疾歿于寺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国喪隨駕在此故乞假
歸殮天子听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功追賜
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之门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子孫尽喪礼畢
扶柩回籍外着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〻旨一下

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绝賈珍父子星夜馳
回半路中又見賈㻞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滚鞍下
馬請安賈珍忙问作什么賈㻞回説嫂子恐哥〻和侄兒來了老太〻路上
無人叫我們兩个來護送老太〻的賈珍听了讚稱不绝又问家中如何料
理賈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内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
个姨娘在上房住着賈蓉當下也下了馬听見兩个姨娘來了便和賈珍一笑賈珍
忙説了几声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换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门先奔入
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
放声大哭從大门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
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礼换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

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声少不得減些悲感好指揮衆人因将恩旨恩

備述与家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得已不得一

声先騎馬飛来到家忙命前所权棹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门前起鼓手

棚蓬牌樓等事又忙着進来看外祖母両个娘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

歪着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们作活计見他来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

他二姨娘笑説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娘便紅了臉罵道蓉

小子我过両日不罵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發連个体統都没了还虧你是

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瓢坎的也跟不上説着順手

拿起一个熨斗来摟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滚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上来

撕嘴又説等姐姐来家僧们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両个又笑了

賈蓉又和二姨搶砂仁吃尤二姐咬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丫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个雖小到底是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丫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偺們饒他兩个丫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妙極之頑天下有是之頑者）（趣甚此語余亦親聞者非編有也）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咬舌頭的人吵嚷的那府裡誰不知道誰不背地里咬舌說偺們這边亂帳賈蓉笑道各門另户誰管誰的事都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說髒唐臭漢何况偺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来連那边大老爺這麼利害璉二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姑娘那樣剛强瑞叔还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

賈蓉只管信口鬧河胡言亂道之間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問好又說難為老
祖宗勞心又難為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戴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
們合家大小登門去磕頭尤老安人点頭道我的兒倒是你們會說話親戚們原
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几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纔剛趕到的先打發我瞧
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擠眼那尤二姐
便悄悄咬牙含笑罵很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作娘不成賈
蓉又戲他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日每為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又有根基
又富貴又年青又俏皮的兩位姨爹好聘嫁這二位姨娘的這几年總沒揀着
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娘只當真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姊妹丢了活
計一頭笑一頭趕着打說媽別信這雷打的連丫頭們都說天老爺有眼仔細

雷要緊又值人來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那裏落方咲

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

貴人散後仍來空尋他小姨子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園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廻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麽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嘻嘞嘩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

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麽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麽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來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見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麽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麽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恭悟了也未

可定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麽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閙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麽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麽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不講究這個

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亦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凉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凉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

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麽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没去又不知想起來甚麽來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果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内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菓來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内除擺新鮮花果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内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

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已祭奠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傷他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麽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没什麽事趂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

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二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嗳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幫着辦理他又是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扎挣着罷了總不得心净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撤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

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裏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卻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已早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卻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為何事口角因說道姑娘

身上幾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
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閒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
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
管什麼來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玉因
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
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
可欣可羨可悲可歎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
感慨可巧探丫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
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倒沒
有什麼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

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听了方自懷內取出湊在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卽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荆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

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携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更五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有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略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

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卽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懷內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胗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賈

王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了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卻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兒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卻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眾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託

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

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我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問便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若少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

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到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好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做媒說了做二房如何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

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粮庄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娘老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裏却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

然後在咱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叔叔兩下裡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卽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爲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爲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彀說成了我買兩個

絕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兒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兄弟本無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卻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

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麽不見尤二姐笑道緣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著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腳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着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玉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鬟

回頭時仍擺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看粧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
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頭自後面來走賈璉目送與二姐
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
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
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
敘了些閑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
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
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
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
道俗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二

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家爺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那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

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

三夾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兒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他見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後往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

濟比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
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
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
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
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
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
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
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
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
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弔死了賈璉給了二百銀

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卻就合廚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粮莊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

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〻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鮑二夫婦見了如一盆火趕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〻趕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当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見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

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倒有时回家中只说在东府有事羁绊凤姐辈因知他和贾珍相得自然是或有事商议也不疑心再家下人虽多都不管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闲专打听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贾琏乘机讨些便宜谁肯去露风于是贾琏深感贾珍不尽贾琏一月出五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若不来时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饭若贾琏来了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己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又将凤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诉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进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当下十来個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豐足眼见已是两個月光景这日贾珍在铁槛寺做完佛事晚间回家时因与他姊妹久别竟要去探望探望先

命小廝去打听賈璉在与不在小廝回来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已是掌灯時分情〻入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听候賈珍進来屋內纔点灯先看過了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閑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這保山如何若錯过了打着灯籠還沒處尋过日你姐〻還備了禮来瞧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来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来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璉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〻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道若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点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

足

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到那边走走来尤老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来只剩小丫頭們賈珍便和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来小丫頭子們看不過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跟的兩個小厮都在厨下和鮑二爺飲酒鮑二女人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来了一時叫起来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胡塗渾嗆屄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罢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膫子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毬相干一應有我承當風雨横豎洒不着你頭上来這鮑二原因妻子發迹的近日越發亏他自已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勾了便去睡覺這里鮑二家的陪着這些丫嬛小厮吃酒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

上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门之声鮑二家的忙出来開门看時見是賈
璉下馬问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〻告他說大爺在这里西院里呢賈璉听
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和他母親都在房中見他来了二人面上便有些
赸〻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偺們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狠乏了
尤二姐忙上来陪笑接衣捧茶问長问短賈璉喜的心癢难受一時鮑
二家的端上酒来二人对飲他丈母不吃自回房中睡去了兩個小丫頭分了
一個过来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見已有了一疋馬細瞧一瞧知
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来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里坐着吃酒見
他来了也都會意故咲道你这會子来的巧我們因赶不上爺的馬恐怕犯
夜往这里来借宿一休的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

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杯來忽听馬棚内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蹶踶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方進來鮑二家的笑說你二人就在這里罢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里喜兒喝了几杯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関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的貼一炉子燒餅要有一個充正經的人我痛把你媽一肏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必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睡下尤二姐听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几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

尤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散挽乌云满脸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颜色贾琏搂他笑道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齐整如今我看来给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虽标致却无品行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贾琏忙问道这话如何说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泪说道你们拿我作愚人待什庅事我不知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终身靠你岂敢瞒藏一字我算是有靠将来我妹子却何如结果据我看来这個形景恐非长策要作长久之计方可贾琏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招酸吃醋之辈前事我已尽知你也不必惊慌你因妹夫倒是作弟兄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这例说着走了便至西院中来只见窗内灯烛辉煌二人正吃酒取乐贾琏便推门进去笑说大爷

在这裡兄弟来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賈璉忙笑道何必又作〻如此景象偺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来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尽大哥若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还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能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来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来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过来陪小叔子一杯賈珍咲的說老二到底是你哥〻必要吃干这鍾說着一揚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咲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着影戲入子上場好歹别戳破这層紙兒你别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这会花了几个臭子你們哥兒倆拿着我們姐兒兩個權当粉頭来取樂兒你們就打錯〻筭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

婆太难纏如今把我姐ゝ拐了来做二房偷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ゝ那鳳
奶ゝ去看他是几個腦袋几隻手若大家好取和便罢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
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黄狗宝掏了出来再和那潑婦拚了这命也不算
是尤三姑奶ゝ喝酒怕什么咱們就喝說着自己綽起壺来斟了一杯自己
先喝了半杯摟过賈璉的脖子来就灌說我和你哥ゝ已经吃过了咱們来親
香親香唬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这等無恥老辣弟兄兩个
本是風月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这閨女一夕話說住尤三姐
一疊又叫將姐ゝ請来要樂咱們四个一處同樂俗語說便宜不过当家他們
是弟兄咱們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賈珍得
便就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这種為人与賈璉

反不好輕薄起来這尤三姐鬆鬆挽着頭髮大紅袄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对金蓮或敲或並沒半刻斯文兩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燭光之下或越顯得柳眉籠翠霧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餳澁淫浪不独將他二姊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过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情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试了一試他弟兄兩个竟全然無一点别識别見連口中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闊論縱任意揮霍洒落一陣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时他的酒足興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関门睡去了自此後我或略有了丫環婆娘不到之處便將賈璉賈珍賈蓉三個潑

声厲言痛罵説他爺兒三个誆騙了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以後亦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已高了興悄命小廝來請方敢去一會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着自已風流標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萬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子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姊二人也十分相劝他反説姐〻糊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个現世宝沾汚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有一个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咱們方安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之理勢必有一場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趁如今我不拿他們取樂作踐准折到那時白落个臭名後悔不及因此一説他母女見不听劝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〻挑揀穿吃打了艮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鵝又宰肥

鴨或不趁心連棹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
囑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
房內心中也悔上來無奈二姐到是个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
到还知疼着癢若論起溫柔和順凡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專實較鳳姐
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行事也勝五分雖然如今改过但已失了腳有了一
个淫字憑他有甚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过必改就好故
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知道膠授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
生死那里还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
珍大哥商議商議揀个相熟的人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
出事來怎麼處賈璉道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塊肥

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太扎手偺們未必降的住正緊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思、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偺們明日先劝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说這话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偹了酒賈璉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請他小妹过来与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全用醍醐貫頂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酒过三巡不用姐、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全用如是等語一洗孽障）姐、今日請我自有一翻大礼要說但妹子不是那愚人也不用絮、叨、提那從前醜事我已尽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也有了安身之処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礼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过守分只要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们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裡

進不去也白过了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況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綵礼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〻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是誰二姐一時也想不起来大家想来賈璉便料定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果然(不錯)好眼力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宝玉二姐与尤老听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奇不)(知何為)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有理之極)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了好男子了不成(一罵反有理)衆人听了都咤意除去他还有那一個(余亦如此想)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姐〻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奇甚)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使興兒走来請賈璉說老爺那边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旧老爺那边去了小的連忙来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沒人问興兒道小

的回奶〻說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家賈璉忙
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來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拿大
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裡奶〻
多大年紀怎個利害的樣子老太〻多大年紀太〻多大年紀姑娘几個各樣
家常等語興兒笑嘻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
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這八个人
有几个是奶〻的心腹有几个是爺的心腹奶〻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
腹奶〻的人就敢惹提起我們奶〻來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笑是个好
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的平姑娘為人很好雖然和奶〻一氣他倒背着奶
奶常作些个好事小的們凡有了不是奶〻是容不過的只求〻他去就完了

如今和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个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兒怕
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兩个人喜欢他說一
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
太太說他會过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估着有好事他就不等別去
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缩頭推到別人身上来
他还在傍边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大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
处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
裏早叫过他去了尤二姐咲道你背着他这等說他將来你又不知怎么說我
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兴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这樣說小的不怕
雷打但凡小的們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奶奶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

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這几个人誰不背前背後讚揚奶奶聖德憐下我们商量着叫二爺要出来情愿来答應奶奶呢尤二姐笑道猴兒命的還不起来呢說句頑話就唬的那樣起来你们作什么来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万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張嘴還說他不過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对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奶使有理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们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爺打个爛羊頭的雖然平姑娘在屋里大約一年二年之間兩个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

裡掂十个过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
你又浪着劝我〻原不依你反說我是反了这会子又这樣他一般的也罵了到央
告平姑娘尤二姐咲道可是扯謊这樣一个夜叉怎麽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
这就是俗語說的天下逃(抬)不过一個礼字去了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陪了过來
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了这个心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
顯他美良名兒二則又叫拴爺的心好不外頭走邪道的又还有一段因果我们
家的規矩凡爺们大了未娶親之先都先放兩个人伏侍的二爺原有兩个誰
知他來了沒半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雖不好說自己臉上
过不去所以強逼着平姑娘作了房裡人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經人從不把这
一件事放在心上也不会挑妻窩夫的倒一味以為忠心赤胆伏侍他纔容下了尤

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我所見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婦奶〻和几位姑娘他这樣利害这些人如何依得兴兒拍手笑道原来奶〻不知道我们家这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们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〻们不管事只宜清淨守節妙在姑娘又多只把姑娘们交給他看書寫字針線學道理这是他的責任除此问事不知説事不管只應这一向他病了事多这大奶〻暫管几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们大姑娘不用説但凡不好也没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一針也不知噯喲一声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问何意兴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〻養的老鴰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他正緊是珍大爷親妹子因自幼無母老太〻命太〻

把过来養過了広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々不知道我们家的姑娘不笑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双一個是我们姑太々的女兒姓林小名兒叫什広代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錯什広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这樣的天还穿夹的出来風兒一吹就倒了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都悄々的叫他多病西施还有一位姨太々的女兒姓薛叫什広宝釵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出门或上車或一時院子裡瞥見一眼我们鬼使神差見了他们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笑道你们大家規矩雖然你们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小姐们原該遠々藏閃與兒搖手道不是々々那正賢經大礼自然遠々的藏閃自不必説就藏閃了自已不敢出氣是生怕这氣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氣煖了吹代化了姓薛的説的滿屋裡都笑起来了不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話説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此真的叫你又编了这混話越發没了捆兒你到不像跟二爺的人这些混話到像是宝玉那边的了（好極之文將茗烟等已全寫出可謂一擊兩鳴法不寫之寫也）尤二姐纔要又问忽見尤三姐笑问道可是你们家那宝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么（拍案叫絕此処方问是何文情）興兒笑道姨娘别问他説起来姨娘也未必信他長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經學堂我们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宝貝老爺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説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

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里自然是聰明的誰知是外清而内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没有所有的好処雖没上过學到認得几個字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群里鬧再者也没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欢時没上没下大家乱頑一陣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难纏（情語情文至語）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来这樣可惜了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説咱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里頭慣了的若説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咱們同在一処那日正是和尚們進来遶棺咱們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頭里擋着人人説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後他没情

情的告訴偺們說姐〻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腌臢恐怕氣味薰了
姐〻們接着他吃茶姐〻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
我吃贜了的另洗了再拿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
管怎樣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听說笑道依
你說你兩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
只低了頭磕瓜子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到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
有了只未露形〻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还小故尚未
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〻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
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
过三五日就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〻早和二姨定了

那事明日爺来好作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盤问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来了尤二姐回劝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来千萬别為我悮事賈璉道也没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起身得半个月工夫纔来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这里一應不用你记掛三妹子他從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說了改悔必是改悔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问是誰尤二姐笑道这人此刻不在这裡不知多早晚、来也难為他眼力他自己說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愿剃了頭当姑子去吃長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问到底是誰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来话長五年前我们老娘家裡做生日媽和我们到那裡与老娘拜寿

他家請了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璉（千奇百怪之文何至于此）他看上了

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們聞得柳湘蓮惹了一個禍逃走了不知可有回來了

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庅樣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

知道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

他最和宝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

一向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宝玉的小子們就知道了倘

或不來他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

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

來說道姐夫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人說什庅是什庅若有了姓柳

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來了嫁了他去若一

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说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動非礼不言起来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与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问茗烟茗烟说竟不知道大约未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问他的街房也说未来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说起身却先往二姐這边来住兩夜從这里再悄悄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又見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记掛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间頂頭来了一羣馱子内中一影主僕十来騎馬走的近来一看不是别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来了賈璉深為奇怪（余亦為怪）忙伸馬迎了上来大家一齊相見说些别後寒温大家便

入一酒店歇下叙談〻〻賈璉因笑說閙过之後我们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
知柳兄踪跡全無怎庅你兩個今日倒在一処了薛蟠咲道天下竟有这樣
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之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
了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边来了方
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还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们結
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到前面岔口
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〻〻我先進京去安
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尋一门好親事大家过起来賈璉聽
了道原来如此倒教我们懸了几日心因又听道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
门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

了出来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过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门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諠(誼)催不得許多了任凭裁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凭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内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呢)了湘蓮听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时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跡淌(倘)然淹滯不歸豈不悞了人家澶得留一定礼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素係寒貧况且(是)客中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笑道也不用金

帛之礼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物之貴賤不过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
既如此說弟無別物此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夗央劍乃吾家中傳代
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隨身収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
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者說畢大家又飲了几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
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
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还来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
二姐処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门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関
門闔戶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個斬丁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餘
只安分守己隨分过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独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衆人
只念柳湘蓮早々回来完了終身大事这日賈璉進门見了这般景況喜

之不尽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温之後賈璉便将路上相遇湘蓮一事說
了出来又将夗央劍取出遞与三姐〻〻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宝晶熒将
靶一掣裡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鏨着一夗字一把上面鏨一央字冷
颼〻明亮〻〻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連忙収了掛在自己綉房床
上每日望着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
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将此事告訴了賈珍
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将这事丢过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
璉独力不加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来交与二姐預備粧奩
誰知八月内湘蓮方進了京先来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
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医調治听見湘蓮来了請入

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旧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称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尽次日又来見宝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听見茗烟一干人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見茗烟說璉二哥〻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话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槩告訴宝玉〻〻笑道大喜〻〻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絶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裡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関切不至此路上工夫忙〻的就那樣再三要来定難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来想起你来可以細〻問個底裡才好宝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說只要一個絶

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來歷〕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

珍大嫂子的继母帶来的兩位小姨我在那裡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麽不

知真〻一对尤物 可巧 他又姓尤湘蓮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

了你们東府裡除了那兩个石頭獅子干净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净我

不做这剩忘八 極奇之文極趣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臉打綠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豈不更奇

宝玉听说红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说我該死胡说 忽用湘蓮提東府之事罵及宝玉可見人想得到的所謂一个不曾放过

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

我做甚麽連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已一時忘情好歹别

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来若去找薛

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又浮燥〔躁〕不如去索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来找賈

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得湘蓮來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來讓到內室与尤老
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意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
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于四月間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
了姑母似非合理若係金帛之訂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
為幸賈璉聽了便不自在還說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
出入隨意的還要斟酌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
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
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
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必無
法可處自己(就是爭辯起來)豈不無趣些 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

在肘後出来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还你的定礼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与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横可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当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大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劝賈璉你太多事人家並沒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罢豈不省事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賢妻可敬可敬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見入殮又俯棺大哭一場方告辞而去出門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来尤三姐這樣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间只見薛蟠的小使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使帶他到新

房之中十分齊整忽听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而入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柳湘蓮泣道妾癡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便說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惑今既恥情而覺與君兩無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警覺竟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里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有一個瘸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師仙名法號道士道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听了不覺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

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後回便見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命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卻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這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

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兒媽媽說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

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單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

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偺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的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也物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纔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個空白張羅了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

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麽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和寶釵

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綑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看時二人卻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裏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兒纔回

園子裡去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題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弱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

四

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着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為什麽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為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蹋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要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

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鵑向床後棹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鋪阿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很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給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

怎麽没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泪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麽叫什麽名字那是什麽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麽要他做什麽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棹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没要緊的話來斷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僧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僧們東西僧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姐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

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輛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兒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

逼衆人聽了越發駭異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裏髣髴髣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傻那裏有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裏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裏城外那裏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

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幾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

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默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扎挣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樣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頭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

蠍蠍

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麼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奉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

個又算了什麽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咕咕唧唧的不知說了些什麽看那光景倒像有什麽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麽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麽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己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

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姑娘(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上身不好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

九

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抓不着人晴
雯道噯喲這屋裡單你一個人惦記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
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
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頑了一
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在那裡撣什麼
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
來說道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
璉二奶奶那裡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
赶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
的疤瘌流星的吊了好些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
一都嚕上只咬破兩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
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赶就落上許

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榻蹋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總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姑娘摘一個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偺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的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

這話聊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腳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記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大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

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說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面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聽見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

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
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
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
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
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
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
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
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
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
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
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

内中深情底理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幾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卻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卻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了頭們的光景

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
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
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個腦
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和
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
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
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己
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
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
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摘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
咚碰的頭山響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

的識鳳姐道快說與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

底下的罷與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與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偺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與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拉扯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與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慪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與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與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了丫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

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赶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為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

化高省了當那出名的志八田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
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沒一字虛假奶
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
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着我的
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
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
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爬起來退到劌罰
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
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
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差一步兒
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

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提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慢慢的退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了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　武裕菴補抄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话说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边在外約一个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処等候及至回来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两个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来便傳各色匠役収什東廂房三间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一早要到姑子庙進香去只帯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訢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盖一逕前来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门前扣门鮑二家的開了興兒咲說快回二奶〻去大奶〻来了鮑二家的听了

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報与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来了只得以
礼相見於是忙整衣来迎了出来至门前鳳姐方下車進来尤二姐一看只見
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上白月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吊兩
稍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
攙入院来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望恕
倉促之罪説着便扶福了下来风姐忙陪笑还礼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座尤二
姐命丫環拿褥子来便行礼説奴家年輕一從到了这裡之諸事皆係家母和家姐
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
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説着便行下礼去风姐兒忙下座以礼相还口内忙説
皆因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劝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担憂皆

是你我之癡心忘奈二爺錯會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瞞奴或可今（令）娶姐〻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对奴說奴亦曾劝二爺早行此礼已被（備）生育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並未說知使奴有冤难訴惟天地可表前於十日之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說今可巧遠行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過还求姐〻下體奴心起動大駕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処彼此合心諌劝二爺慎重世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礼若姐〻在外奴在内雖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聞知亦甚不雅觀二爺之名也要緊創是淡論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節全在姐〻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日）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語自是常情姐〻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實有不好之処上頭三層公婆中有無數姊妹妯娌況賈

府世代名家豈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爺私娶姐〻在外若别人則怨我則以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们誹謗故生此事我今来求姐〻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処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諫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似親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来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姐〻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〻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〻梳頭洗臉只求姐〻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〻〻容我一席之地要身奴死也愿意說着便嗚〻咽〻哭將起来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来二人对見了礼分序座下平兒忙也上来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

説折死他了妹子只嘗受禮他原是偺們的丫頭已後快别如此說着又命周家
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
吃茶对訴已往之事凤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姐姐疼我
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个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
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凤姐認為知己又見周瑞等媳妹在傍边稱揚凤姐
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又蓋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
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
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里怎樣凤姐兒道這有何难姐姐的箱籠細軟只
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笨貨要他無用还叫人看着姐姐說誰妥當
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

来的日子淺也不曾當过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这几件箱籠拿進去
罢我也沒有什么東西那也不过是二爷的凤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
生看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带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
一處又悄々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这事老太々一概不知倘或知二爷
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見老太々々々我們有一个花園子極大
姊妹們住着容易沒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園里住两天等我設个法子回明
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々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們皆是預
先說明的如今不去大门只奔後门而来下了車赶散衆人凤姐便带尤氏進
了大觀園的後门来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
知道了今忽見凤姐带了進来引動多人来看問尤二姐一々見过衆人

見他標緻和恱無不稱揚风姐一ゝ的分付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声若
老太ゝ太ゝ知道我先叫你们死園中婆子丫嬛都素懼风姐的又係賈璉國
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関係非常都不管这事风姐悄ゝ的求李纨收養幾
日等回明了我们自然过去的李纨見风姐那邊已收拾房屋况在服中不好
倡揚自是正理只得収下權住风姐又変法将他的了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
的一个了頭送他使喚暗ゝ分付園中媳婦们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
一槩和你们筭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ゝ的吶罕說看他如何
這等賢惠起来了那尤二姐得了這个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ゝ相好倒也安
心樂業的自為得其所矣誰知三日之後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来尤
二姐因說没了頭油了你去回声大奶ゝ拿些来善姐便道二奶ゝ你怎広不

知好歹沒眼色我们奶〻天〻承应了老太〻又要承应这边太〻那边太〻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幾万男女天〻起来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説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〻筭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禮家裡又有这些親友的调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裡调度那里爲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劝你能省些兒罷偺们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賢良人纔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听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丢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様呢一夕話説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说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〻的連飯他怕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或晚一頓所拿來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説过两次他反先亂叫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风

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悦色滿嘴裡姐〻不离口又説倘有下人不到之処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〻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説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还怕誰倘或二奶〻告訴我一个不字我要你們的命尤氏見他這般的好心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説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來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才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尽父親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廠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〻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与旺兒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状子只管往有司衙门中告去就告璉二爷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

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语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气的罵獺狗扶不上墙的種子你细〃的说給他便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没臉若告大了我这裡自然能夠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细说與張華鳳姐又分付旺兒他若告了你〃就和他对词去如此〃〃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听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状子上添上自己说你只告我来往过付一应調唆二爷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状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处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状見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来对词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代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代信早在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兄弟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说不得快来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说你老去罢别闹了于是来

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与他有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磕頭說道這是小的尽知
小的主人寔有此事但這張華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攀折小的在内其中還有別人求
老爺再问張華 磕頭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
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 便說出
賈蓉來察院听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 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使
他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 他托察院只虛張声勢警嚇而已又拿了三百銀
子与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艮
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枉捏虛词誣賴良人都察院 又
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声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
此事且都収下只得賈蓉 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来報信

說有人告你們如此〻〻這般〻〻快作道理賈蓉慌了忙來回賈珍〻〻說我防了這一着只虧他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点察院又命家人去对辞正商議之間人報西府二奶〻來了賈珍听了這个到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风姐進來了說好大哥〻〻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风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咲說好生侍候你姑娘分付他們殺牲口倫飯說了忙命倫馬躲往别處去了這裡鳳姐兒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正迎了出來見风姐氣色不善忙咲說什麽事情這等忙风姐照臉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明成个体统才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两重在身就把个人送了來這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个沒脚蟹連官場

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 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々来了你家幹麼了什麽 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々太々有了话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 如今偺們兩个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来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个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 磕頭只求姑娘嬸々息怒鳳姐兒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这些々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来勸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声說嬸々別動氣仔細手疼讓我自已打嬸々別生氣說着自已奉手左右開弓自已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已问着自已说已後可再 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閑事了已後还单听叔々的话不听嬸々

的話了眾人又是劝又要哄又不敢哄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
悲声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
着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拿來再者咱們只過去見了老太太太太和
眾族人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
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
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里趕着收拾房子一樣和我的道理只等老
太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誰知又是有了
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
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着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点
如今把我的人还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放声又哭起祖宗爹

媽來又要尋死撞頭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
別語只罵賈蓉孽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的鳳姐兒听說哭
着兩手搬着尤氏的臉緊对相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里難到有茄子塞着不
然他們给你嚼子啣上了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还会子平安
不了怎得經官動府鬧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
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个好的他們怎得鬧出这些事来你又沒才幹又沒
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芦就只會一味賠小心圖賢良的名兒總是他們也不
怕你也不听你說着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
我何曾不劝的也得他們听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听着罷
了衆姬妾丫嬛媳婦等已是烏鴉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

們奶〻的不是奶〻也作賤的句了当着奴才們奶〻們素日何等的好来如
今还求奶〻給晋臉說着捧上茶来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
賈蓉出去請大哥〻来我对面问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侄兒娶親这个礼我
竟不知道我问〻也好寺着日後教道子侄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道这事原不
與父母相干都是兒子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〻作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如
今我父親正要出殯嬸〻若闹了起来兒子也是个死只求嬸〻責罰兒子兒子
子謹領这官司还求嬸〻料理兒子竟不能幹这大事嬸〻是何等樣人豈不
知俗語說的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了既作了不肖的事就同那猫
兒狗兒一般嬸〻既教訓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的少不得还要嬸〻費心費
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原是嬸〻有这个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

委屈還要疼兒子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見他母子這般也再难往前施展了
只得又轉過一副形容言談來與尤氏反陪礼說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听
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樣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
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还要嫂子轉替哥〻說了先把這官
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〻放心橫豎一点兒連累不着叔〻嬸
〻方纔說用过了五百两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点五百两銀子與嬸〻送
過去好補上的不然豈有反教嬸〻又添上虧空之名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
有一件老太〻太〻們跟前嬸〻还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兒又
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雖然是
個獃子也獃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更

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樣我一听見這話連夜喜欢的連飯也睡不成赶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奶〻太好性兒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〻太〻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听了這話教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誰知偏不称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个張華來告了一狀我听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声張只得求人去打听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听了兩日誰知是个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笑了說他告什麼到是小子們說原是二奶〻許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凍死餓死也是个死現在有這个理他抓着縱然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还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

層罪俗語说捹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么事作不出来
况且他又拿着这满礼不告等请不成嫂子说我便是个韓信張良听了这話
也把智谋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个商議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谁
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發来訛我是耗子尾上長瘡多少膿血
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来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说完都说不必操心
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过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偺们如今
想了一个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了妄告不實之罪偺们替他打
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時再给他些个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咲道好孩子怨不得
你顧一不顧二的作这些事出来原来你竟糊塗若你说得这話他暫且依
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人既是無頼之徒銀子到手

一日完了他又尋事故訛詐倘又叨登起來這事咱們雖不怕也終担心撂
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他銀子終久不了之局賈蓉原是个明白人听
如此一說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來是非人去是非者這事还得我了纔好如今
我竟去問張華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
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
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去好侄兒你若
疼我只能可多給他錢為是賈蓉深知鳳姐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
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說怎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
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纔
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了這會子這个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

出个主意我又是个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〻還是一片痴心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〻去与老太〻太〻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〻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个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見你妹〻很好而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槩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一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是難等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了暫且住着等滿了服再圓房仗着我不怕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母子想〻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〻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尤氏忙命了環們伏侍鳳姐梳粧洗臉又擺酒飯親自遞酒揀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園中將此事告訴与尤二姐又說我怎

庅㨾心　打听又怎庅設法子須淂如此〻〻方救下衆人無罪少不淂我去折闹
这魚ゆ頭大家才好不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个自然但一有了不是〻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个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着眼看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〻的看〻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太婆〻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〻〻你先認了太〻〻瞧過了再見禮二姐聽了一〻

又從新故意的问過盖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咲问你姓什庅今年十幾了鳳姐忙又咲説老祖宗且别问只説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死央琥珀把那孩子拉過来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嘴兒咲着只淂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手来我瞧〻死央又揭起裙子来賈母瞧畢摘下眼鏡来咲説道更是个齊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鳳姐听説咲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编之話一五一十細〻的説了一遍少不淂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来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听了道這有什庅不是既你這様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淂房鳳姐听了叩頭起来又求賈母着兩个女人一同帶去見太〻們説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兩个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楽之理於

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
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賠送外还給他銀子安家过話張華原無胆無心告
賈家的後来又見賈蓉打發了人来對詞那人原説的張華先退了親我们皆
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之説皆因張華拖欠了我们的債務追索
不興方誣賴小的主人那些个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説張
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収打了一頓赶出来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
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
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所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内按數
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来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
慶兒説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兒一面嚇的来回賈母説如此這

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沒和那家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断賈母聽了忙喚了尤氏過來說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母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母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有對証只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沒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

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

人去找賈蓉々々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暗
々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
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个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
尋不出来你若走時還賞你些路費張華听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倒是好主意和
父親商議已定纔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个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
打听得真了来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
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去未免
賈璉回来再花几个銭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还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还
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
後再尋出这由頭来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旁外

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說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筭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了几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打死了他老子嚇死在店房在那里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親姊親妹還勝十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竟悄悄的封項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

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两銀子又將房中一个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者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中人回来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顔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温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驕矜之容鳳姐聽了忙命兩个媳婦坐車在那边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声忍氣將好顔面换出来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来見賈母与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那日已是臘月十二日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祀然後過来辞拜賈母等人和族中人直送到洒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二人口内答應也說些大理套話不必煩叙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得只是心中又

懷别意無人処只和尤二姐説妹〻的声名狠不好听連老太〻太〻们都知道了説妹〻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揀了来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听見这話氣渾个倒仰查是誰説的又查不出来这日久天長这些个奴才们跟前怎麼説嘴我反弄了个魚頭来拆説了兩遍自己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了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説槐暗相譏刺秋桐自為係賈赦之賜無人借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是先姦後娶没漢子要的娼婦也来要我的強鳳姐听了暗楽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怨暗氣鳳姐既裝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过自拿了錢出来弄菜与他吃或是有時只説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内另做了湯水与他吃也無

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一時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凤姐說奶〻的名声主(都)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凤姐听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到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难以出口園中姊妹如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為凤姐是好意然宝黛一干人暗為二姐担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常(時)来了到还都悯恤他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话来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兒又並無露出一點壞形来賈璉来家時見了凤姐賢良也便不留心况素習已来因賈赦姬妾丫環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如這秋桐輩等人皆是恨老爷平(年)邁昏憒貪多嚼不爛沒的留下這些人作什么因此除了幾個知礼有耻的餘者或有與二門上小么兒们嘲戲的甚至於與賈璉眉来眼去(私)相偷期的

只懼賈赦之威未曾到手這秋桐便和賈璉有舊從未來过一次今日天缘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尔新婚連日那里拆的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〻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凤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〻你爷心坎兒上的人我还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話越發惱了天〻大口亂罵說奶〻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来奶〻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〻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他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凤姐兒在屋裡只裝不敢出声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紅〻的

腱了问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常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家號喪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計的过賈母听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妒鳳丫頭到好意待他他剂这樣争鋒吃醋的可是个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歡喜衆人見賈毋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賤起來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还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看他这般與他排解排解那尤二姐原是个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経得这般磨折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黄瘦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夗央宝劍前来說姐姐你一生為人心痴意軟終吃了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来即進

来財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数應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
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妒婦一同歸至警幻
案下听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
泣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当然何必又生殺戮之
寃隨我去忍耐着天見憐使我好了生豈不兩全小妹嘆道姐姐你終是个癡人
自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还你雖悔过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于
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当然奴亦無怨
小妹听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来看时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
這病便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也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
了下来还可若不然我這命就不保何况於他賈璉亦泣說你只放心我請明

人来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去効力回来好
討膆封的小厮們走去便請了个姓胡的太醫號叫君榮進来胗脉看了
説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説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嘔酸
恐是胎氣胡君榮听了復又命老婆子們請出手来再看〻尤二姐少不得又
從帳内伸出手来胡君榮又胗了半日説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
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〻將金面略露〻
醫生觀〻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
来胡君榮一見魂魄如飛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
他出来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迂血凝結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經
脉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礼抓了藥来調服下去只

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荣一面再遣人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捲包逃走这里太醫便说本来氣血生成虧弱受胎以来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结于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剤如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难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还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说畢而去急的賈璉查是誰請了姓胡的来一时查了出来便打了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说咱们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见这樣没本事的大夫於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陳禱告说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称讚賈璉与秋桐在一処時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罵平兒不

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怀胎如今二奶〻这樣都因咱們無福或犯了什麼冲的他这樣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説係屬兎的陰人冲犯大家算將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屬兎説他冲的秋桐近見賈璉請醫治藥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見如此説他冲了鳳姐兒又劝他説你暫且別處去躲几個月再来秋桐便氣的哭罵道理那起瞎肏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冲了他好个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来了就有人冲了白眉赤臉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指着哄我們那个綿花耳朵的爺罷了縱有孩子也不知姓張姓王奶〻希罕那襍種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誰不成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个到还是一点攙襍没有的呢罵的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

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处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听說慌的數落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麼不好是你父親給的為个外頭来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你要攆他你不如还你父親去到好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户根底下大哭大罵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过来瞧他又悄悄劝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姐我從到了这里多虧姐姐照應為我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閒氣我若逃的出命来我必答报姐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来也只好等来生罷平兒也不禁滴泪說道想来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瞞他的話既听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这些个事来尤二姐忙

道姐〻這話錯了若姐〻便不告訴他〻豈有打听不出來的不過是姐〻說的在先況且我也要一心進來方成个体統与姐〻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打下無可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到還干凈常听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凈想畢扎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几次恨命直脖方咽了下去於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帶齊整上炕躺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鬟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去梳洗鳳姐和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你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憐〻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个樣兒來別太

过迂了墙倒衆人推丫妚不听了急推房门進来看时却穿带的齊ゝ整ゝ死在炕上了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来平兒進来看了不禁大哭衆人虽素習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温和憐下比鳳姐原強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与鳳姐看見当下合宅皆知賈璉進来搂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ゝ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来哭了一場劝住賈璉ゝゝ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開了梨香院的门収拾出正房来停靈賈璉嫌後门出靈不像便对着梨香院的正墙上通街現開了一个大门两边搭棚安壇場做佛事用軟榻鋪了錦假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單盖了八个小厮和九个媳婦圍随從内子墙一帯抬往梨香院来那里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看只見这尤

二姐面色如生比活着还美貌賈璉又摟着大哭只叫奶々你死的不明都是我坑了你賈蓉忙上来勸叔々嘆着些々兒我送了姨娘自己沒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墻賈璉會意只悄々跌脚說我忽略了終久對出来我替你报仇天文生回說奶々卒于今日正卯時五日出不得或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断乎使不得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多停等到外頭还放五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年往南去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宝玉已早过来陪哭一場衆族中人也都来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棺槨喪礼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々太々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觀園中来遶過群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听隐々綽々听了一半言語回来又回賈母說如此这般賈母道

信他胡说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一撒也認真了闹丧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咲道可是这话我又不敢劝他正説着丫环来請鳳姐说二爺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来了便问他什麽銀子賈璉道近来艱難你还不知道偺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鷄兒吃了过年粮昨兒我把两个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做夢呢这裡还有二三十两銀子你要就拿去说着命平兒拿了出来遞与賈璉指着賈母有话又去了恨的賈璉没话可说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櫃一滴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几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昔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来自己用个包袱一齊包了也不命小厮丫环来拿便自己提着来烧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咲忙将二

百兩一包的碎銀子偷了出来到廂房拉住賈璉悄悄遞与他說你只只別作声纔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来点眼賈璉听說便說你謝（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与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着作个念心兒平兒只得掩（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與衆走来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要瞧至晚间果抬了一幅好板進来價銀五百两賒着連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守靈晚来也不進去只在這里伴宿正是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七十回

林代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分付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嘗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逼諸物蝟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个人名單子來共有八个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厮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个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个夗央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

向未和宝玉説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个琥珀
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
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嬛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
原来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着過年過節出
来許多雜事竟将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冷
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連〻接〻閑愁胡
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語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
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外间房内咭咭呱呱笑声不
斷襲人因笑説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兩个人按住温都里那隔肢呢宝
玉聽了忙披上灰鼠襖子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

那晴雯只穿着葱綠苑（杭）紬小袄紅小衣紅睡鞋披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乱蹬笑的喘不過氣来宝玉忙笑說兩个大的欺負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說着也上床来膈肢晴雯〻〻觸癢笑的忙丢下雄奴和宝玉對抓雄奴趁势又将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笑說仔細凍着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倒好笑忽有李紈打發了碧月来說昨兒晚上奶〻在這里把塊手帕子忘了不知可在这里小燕說有〻〻我在地下拾了起来不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出来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乱滚因笑道到是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咭〻呱〻的頑到一處宝玉笑道你們那里人也不少怎么不頑碧月道我們奶〻不頑把兩个姨娘和琴姑娘也賓（拘）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

、前頭去了更寂寞了两个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宝姑娘那裡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雲姑娘落了單正说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说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诗宝玉聽了忙问那里的好詩翠縷咲道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你去了便知宝玉听了忙梳洗了出來果見黛玉宝釵湘雲宝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诗看見他來時都咲说这會子還不起來咱們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倒好湘雲咲道一起诗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生盛况这首桃花诗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起時是沒有名 此是先有名）宝玉听着点頭说狠好且忙着要诗看衆人都又说咱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的说着一齊起來都往

稻香村来宝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内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内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閑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裹烟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来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宝玉看了並不稱讚却滚下淚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淚来又怕眾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问你们怎么得来宝琴笑道你猜是谁作的宝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宝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宝玉笑道我不信這声调口氣迥乎不像蘅蕪之體所以不信宝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〻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說但我知道姐〻斷不許妹〻有此傷悼語句妹〻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〻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眾人听説都笑了已至稻香村

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
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代玉就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
因又大家擬題代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宝釵道使不得從來桃花
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〻來
了姑娘們出去請安罷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
又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灯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
春早打發了兩个小太監送了几件玩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說飯後探春換
了禮服各處去行礼代玉咲向眾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
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〻太〻跟前頑咲
一日如何能得閑空因此改至初五這日眾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

賈政書信到了宝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听上面不過是請
安的話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
听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遥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
日於五月初十日过门风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这日王子騰的夫
人又来接风鳳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生女闲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
林代玉宝釵四人同风姐去衆人不敢違抑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来五人
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宝玉進入怡红院歇了半刻襲人便秉机見景勸他
収一収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宝玉屈指算一算說还早呢襲人道書是
第一件字是第二件到那時你縂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宝玉咲道我
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収着襲人道何曾沒収着你昨兒不在家

我就拿出来共算數了一数終有五六十篇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这几張字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来天天快臨几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过去宝玉听了忙的自巳又親檢了一遍實在搪塞不去便說明日為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安下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窓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来问宝玉方去請问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儘了出来再作別的因此出来遲了賈母听了便十分歡喜就分付他已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来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宝玉听說便往王夫人房中来說明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这會子着急的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積不了的这一趕又趕出病来纔罢宝玉回說不妨事这裡賈母也說怕急出病来探春宝釵等都笑說老

太〻不用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们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塘塞过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爷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来賈母听說喜之不盡原来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问宝玉的工課宝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粧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宝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与宝玉〻〻自己每日也加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来这日正筭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过了誰知紫鵑走来送了一卷東西與宝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来道謝肴史湘雲宝琴二人皆亦臨了几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塘塞了宝玉放了心於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溫理

過几遍正是天々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遏了几處生民地方官題本秦聞奉旨就省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来如此算去至冬月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書字又擱过一边乃是照旧游蕩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来　空使鵑啼燕妒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与宝釵看了又来找黛玉々々看畢咲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却不能湘雲咲道偺們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改个樣兒豈不新鮮些黛玉听了偶然興動便說这話說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着一面分付預備了几色菓点之類一面就打發

人分頭去請眾人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又限出几个調來寫了綰在壁上眾人來看時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宝玉笑道這詞上我們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來于是大家拈鬮宝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宝琴拈得了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宝玉拈得了蝶恋花紫鵑炷了一支夢甜香（重要故又〻寫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宝琴宝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看時宝釵便笑道我先瞧完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嗳呀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宝玉可有了宝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已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燼了李紈等笑道這算輸了蕉丫頭的半首且寫出來探春听說忙寫了出來眾人看時（却是先看後作完的探、是又變）

一格也
上面却只半首 南柯子 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 徒垂絡絡絲 也難綰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
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却好作何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愿認負（輸）不肯勉强塞責將
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你（休）惜 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從（縱）是明春再見
隔年期
衆人笑道 正緊（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不算得說自看黛玉
的 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对（隊）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

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
誰捨誰收　嫁与東風春不管　憑尔去　忍淹留
眾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
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点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几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
江北一般同　偏是离人恨重
眾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声調壯几處誰家兩句最妙宝釵笑道終不免过于
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
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来未必合你們的意思眾人笑道不要太謙
我們且賞鑒自然是好的因看这一首　臨江仙　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　東風捲得均匀
湘雲先笑道好一个東風捲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圍蝶陣乱纷纷　几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
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笑本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绝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这首為尊纏绵悲戚讓瀟湘
妃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蘅蕪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宝琴笑道我们自
然受罰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纨道不要忙这定要重重罰他下次
為例一語未了只听窓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窓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唬了一
跳丫环们出去瞧時簾外丫环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丫环

笑道好一个齐整风筝不知是谁家放的断了绳拿下他来宝玉等听了也都出来看时宝玉笑道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拿下来给他送过去罢紫鹃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单他有这个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探春道紫鹃也学小气了你们一般的也有这会子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讳代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谁放晦气的快掉出去罢把咱们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晦气紫鹃听了敢命小丫头们将这风筝送出与园门上值日的婆子去了倘有人来找好与他们去的这里小丫头们听见放风筝爬不得一声儿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个美人风筝来也有搬高凳去的也有捆剪子股的也有拨籰子的宝钗等都立在院门前命丫头们在院外厂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姐的那一个软翅子大凤凰

好宝釵笑道果然因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们的拿来也放々翠墨嘻笑
々的果然他取去了宝玉又興頭起来也打發个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兒賴
大娘送我的那个大魚取来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姑娘昨兒
放走了寶玉道我还没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横竪是給你放晦氣罢了宝玉
道也罢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罢丫頭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籰
子来說道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爷了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放
这一个罢宝玉细看了一回只見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欢喜便命叫放
起来此時探春的也取了来翠墨帶着几个小丫頭子们在那边山坡上已放了
起来宝琴也命人将自己的一个大紅蝙蝠也取来宝釵也高興也取了一个来却
是一連七个大鴈的都放起来了独有宝玉的美人放不起去宝玉說丫頭們不会

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宝玉頭上出汗申人又笑宝玉
筝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頓脚跺个稀爛代玉笑道那
叫人打了頂線就好了宝玉一面使人拿
个来放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这几个風筝
你們又都拿了许多各式各様的送飯的来頑了
姑娘来放罢代玉听说用手帕墊着手頓了
子果随着風筝的势将籰子一鬆只听一陣豁剌
環申人来放申人都笑道各人都有你先请罢代
是不忍李纨道放風筝圖的是这一樂所以又说放
放些把你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笑道我们姑娘越

不放儿个子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

只接过一把西洋小艮剪子来春篗子根下寸

〻了那風